

序

臺灣在二次大戰後不久，即一九四六年的十一月，是時之臺北縣長陸桂祥邀集黃純青、楊雲萍等地方士紳二十多人召開「臺北縣修志委員會會議」，會中決議建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纂修省志，此為臺灣戰後倡議修省、縣志之先聲，開啓臺灣戰後初期編纂志書之風氣。

臺北縣在全臺各地紛紛纂修地方志的氛圍下，於一九五二年七月成立文獻委員會，正式展開編纂【臺北縣志】之工作。翌月臺北縣政府敦聘盛清沂先生為總編纂，在此之後歷經八年才告完成臺灣戰後第一部【臺北縣志】，全部志書含卷首共二十八卷約三百萬字。

自一九六〇年【臺北縣志】問世以來，將近四十年間，臺北縣政府未再重修或續修臺北縣志。前臺北縣長尤清有感於數十年來臺北縣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各層面多所變化，卻沒有一部較能記載或析論臺北縣前述現象的書籍，乃於一九九六年十月展開編纂【續修臺北縣志】的工作。但截至二〇〇二年十月，除文教志付梓外，餘尚編纂中。有鑑於地方志書不但是具史書性質之地理人文和社會百科全書，更是本縣數十年政經發展與人民生活文化的紀錄，在尤清縣長、蘇貞昌縣長、林錫耀代縣長陸續接棒，繼續全力推動本志之編纂工作，其間並獲府內同仁和地方父老的大力支持。

本續修臺北縣志共分卷一大事記、卷二土地志、卷三住民志、卷四政事志、卷五社會志、卷六經濟



志、卷七選舉志、卷八文教志、卷九藝文志、卷十人物志，另加卷首和卷尾各一卷，除卷首、卷一和卷尾外，各志之下再分篇，合計全志共十志、十二卷五十三篇，約四百二十萬字。本志書之完成，一方面可供本縣縣民認識北縣歷史與吸收豐富知識的媒介，另一方面又可供做政府官員的行政指南和縣民之間心靈交流的橋樑，由是足見本志之完成是本縣一件極富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之建設成果，於茲特為之序。

臺北縣縣長

周錫璋

續修臺北縣志總編纂

張勝彥

第二篇 語言

第一章 臺北縣的語言

第一節 臺灣的語言

第二節 臺北縣的本土語言

壹、烏來的泰雅語

貳、三芝、石門的鶴佬客

參、閩南語在臺北縣的地位

第二章 臺北地區漢語方言文獻

第一節 傳統描寫方言學

壹、日治時代的文獻

貳、董同龢等

參、張振興

肆、丁邦新、楊秀芳

伍、張屏生

第二節 地理方言學

壹、鍾露昇

貳、洪惟仁

參、潘科元

肆、李仲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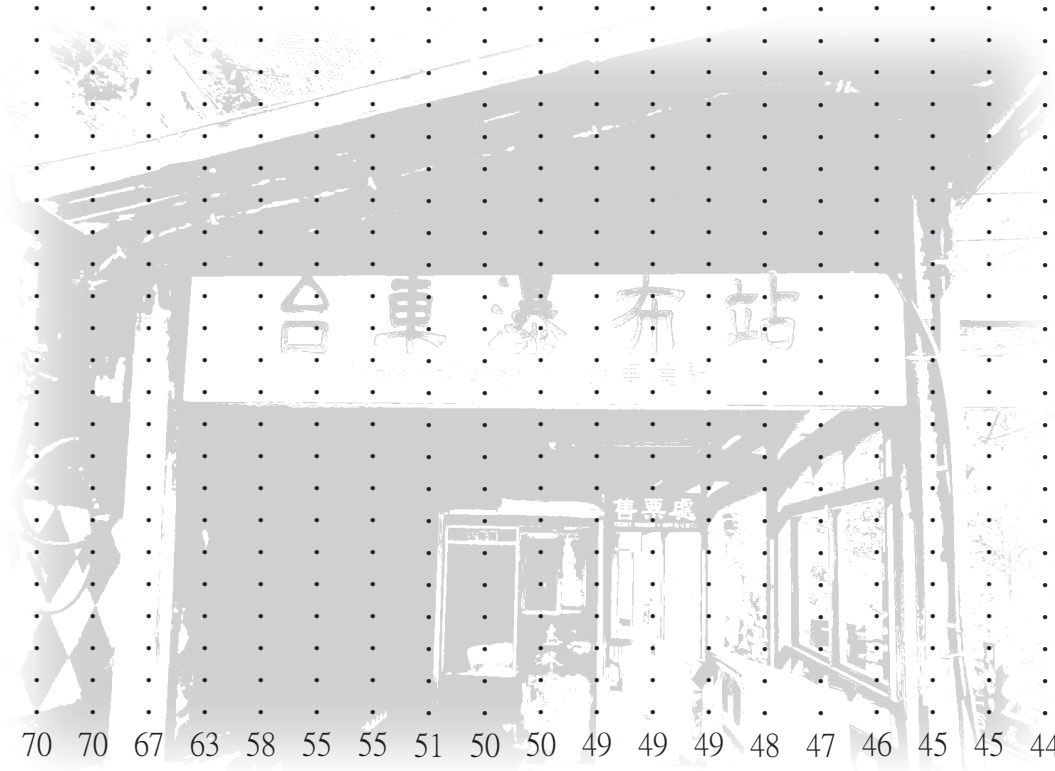
2 2 2 4 4 5 6 7 7 7 9 11 11 11 13 14 14 15 16 17



第三節 社會方言學	18
壹、鍾露昇	18
貳、洪惟仁	19
第三章 臺北地區方言變體與分布	20
第一節 漳泉方言及其混合	20
第二節 聲母的變體與分布	21
壹、傳統的十五音系統	21
貳、臺北地區〈入〉字頭的變體與分布	21
第三節 韻母的變體與分布	23
壹、口元音的方言差異	23
一、口元音系統的類型	23
二、央元音變項的字類	25
三、央元音韻類變體的分布	30
貳、鼻音韻母的方言差異	32
一、鼻音韻核系統的類型	32
二、鼻化元音變項的韻類	33
三、鼻化元音韻類的變體與分布	39
參、元音韻類的方言變異	43
一、〈高高〉字類	43



二、〈香姜〉字類	44
第四節 聲調的變體與分布	45
壹、閩南語的聲調結構	45
貳、臺北地區閩南語聲調的方言差異	46
一、陽入本調的方言類型	47
二、陽平變調的方言類型	48
第四章 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	49
第一節 方言的比較與類型分析	49
壹、變體類型與方言類型	49
貳、變體、類型及其關聯性	50
一、方言對應的規律性與系統性	50
二、變體配方的意涵性關係	51
第二節 臺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	55
壹、方言變項與變體類型	55
貳、變體配方與方言類型	58
第三節 臺北地區閩南語方言的分類問題	63
第四節 臺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分區與分布	67
第五節 方言接觸與方言混雜	70
壹、詞彙擴散現象	70





貳、方言混雜的分類觀察····· 72

【附表】

1. 臺北地區方言音韻特徵對照表·····	82
2. 臺北地區主要方言變項變體關鍵字表·····	112
3. 發音人基本資料·····	114
4. 臺北地區閩南語音標系統——老漳州腔·····	117
5. 臺北地區閩南語音標系統——老泉州腔·····	120

【附圖】

1. 〈臺灣語言方言分布圖〉·····	123
2. 〈臺北地區「字」字聲母變體分布圖〉·····	124
3. 〈臺北地區「熱」字聲母變體分布圖〉·····	125
4. 〈臺北地區「煮」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26
5. 〈臺北地區「豬」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27
6. 〈臺北地區「自」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28
7. 〈臺北地區「短」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29
8. 〈臺北地區「火」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30
9. 〈臺北地區「雞」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31
10. 〈臺北地區「買」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32
11. 〈臺北地區「蔘」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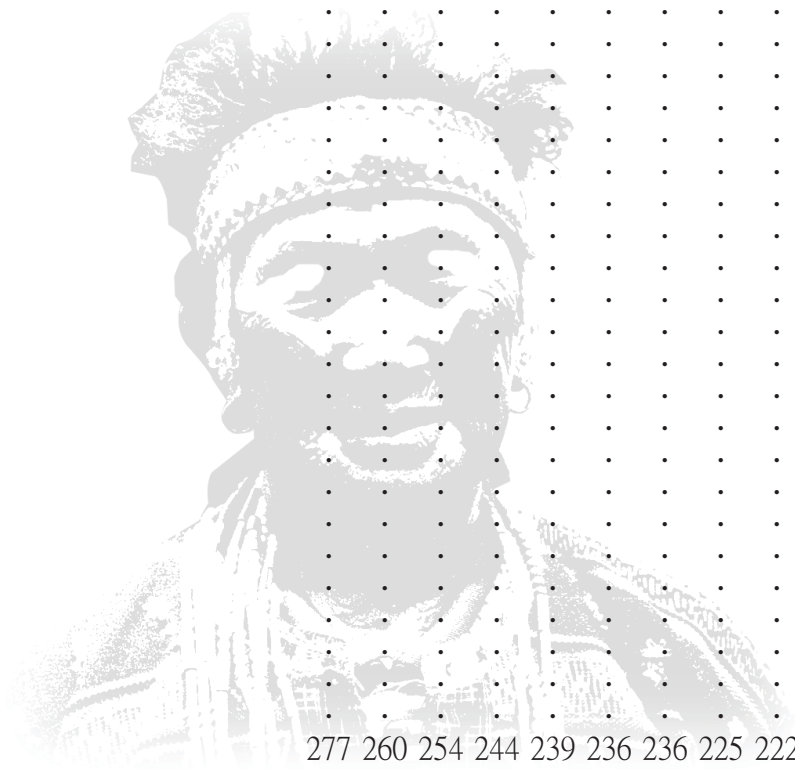
12.	〈臺北地區「斤」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34
13.	〈臺北地區「青」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35
14.	〈臺北地區「還」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36
15.	〈臺北地區「縣」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37
16.	〈臺北地區「橫」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38
17.	〈臺北地區「毛」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39
18.	〈臺北地區「飯」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40
19.	〈臺北地區「梅」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41
20.	〈臺北地區「媒」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42
21.	〈臺北地區「糜」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43
22.	〈臺北地區「保 _底 」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44
23.	〈臺北地區「將 _來 」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145
24.	〈臺北地區陽入本調變體分布圖〉	146
25.	〈臺北地區陽平變調變體分布圖〉	147
26.	〈臺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區圖〉	148
第五章	原住民語言	149
第一節	緒言	149
壹、臺灣原住民現況		149
貳、本縣主要原住民泰雅族的分布		151



參、本章內容概述	153
第二節 泰雅語音韻結構	156
壹、語音系統	160
貳、音韻規則	161
參、音節結構	162
第三節 泰雅語詞彙結構	162
壹、單純詞	163
貳、衍生詞	170
參、複合詞	171
肆、重疊詞	173
伍、外來語借詞	174
第四節 泰雅語語法結構	182
壹、詞序	189
貳、格位標記系統	198
參、代名詞系統	207
肆、焦點系統	213
伍、時貌（語氣）系統	217
陸、存在句（所有句、方位句）結構	217
柒、祈使句結構	217



捌、否定句結構	219
玖、疑問句結構	222
拾、複雜句結構	225
第五節 泰雅語長篇語料	236
壹、烏來部落的發源	236
貳、忠治部落的發源及遷徙	239
參、刺青和婚姻	244
肆、烏來地名的典故	254
第六節 泰雅語基本詞彙	260
參考及引用書目	277
壹（第一章至第六章）	
貳（第五章）	
中文	
英文	



卷三

任民志



目錄

目錄

第二篇

語言





第一章 臺北縣的語言

第一節 臺灣的語言

臺灣地區包括臺灣島、澎湖、金門、馬祖，主島臺灣島面積三萬六千餘平方公里，平原地區只有百分之二六·一七，山坡地百分之二七·二九，其餘是不適人居的高山地區百分之四五·九九。人口密度極高，根據主計處發布的統計，西元二〇〇三年底臺灣總人口為二二六〇萬人，平均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六二五人，在全球千萬人口以上的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二，人口集中在占臺灣島四分之一面積的平原上，因此扣除前述人口稀少的高山地區，臺灣的人口密度將倍增。人口高度都市化，有七成聚居在都會區，都會區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二五五四人，比總平均數高出三倍。

臺灣的族群相當複雜。漢族各族群的人口數及人口比例沒有確實的官方數據，估計各族的人口比例如下（依照黃宣範西元一九九三：二一）：

漢藏語系漢語族——百分之九八·三

其中閩南人百分之七三·三、客家人百分之一二、外省人百分之二三

南島語系——百分之二·七

講南島語的原住民人口最確實。行政院內政部戶政司西元二〇〇四年六月的統計，原住民族人口計四四九、五九二人，占臺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九八。其中以阿美族有一六一、七八二人最多，占原住民族人口的百分之三五·九；十二個已經正名的原住民族中邵族人口最少，只有五一六餘人，占原住民族人口的百分之二，居住在南投日月潭；除阿美族、噶瑪蘭族居住在臺東山脈，達悟族（即雅美族）居住在蘭嶼之外，其餘主要聚居在中央山脈邊緣山麓地帶的部落。

傳統漢語主要有華語、閩南語、客語、福州話四種，但其使用人口數及比例沒有確實的調查統計。

本土漢語使用人口最少的福州話，其人口除加入本島的外省族群外主要集中在馬祖列島（福建省連江縣），人

口九、一十三人（據西元二〇〇四年八月馬祖戶政事務所統計）。

客語分布於臺灣島桃園、新竹、苗栗的山坡地，臺中東勢、南投國姓等丘陵地帶的幾個鄉以及高屏地區的六堆，花東縱谷地帶也有部分客家新移民和閩南人、阿美族混居。此外散居於各地，如彰化員林、雲林西螺、嘉義溪口，高雄甲仙，屏東高樹、車城及滿洲等，和閩南人混居的客家人，因人口相對弱勢，已經改說閩南語，謂之「鶴佬客」（*hōh-lō-kheh*）。

閩南語為閩南人的族語，主要分布在西部海岸、平原地帶、客語區以外的山坡地及離島（澎湖群島、綠島、金門），因人口占大多數，使用人口最多，是最重要的臺灣本土語言，具有自然共通語的地位。在華語進入臺灣以前閩南語是臺灣最強勢的語言，大部分客家人都會聽、說閩南語，外省人、原住民會聽、說閩南語的也不少。有些非閩南人甚至比閩南人更精通閩南語。

以上臺灣傳統語言的分布詳參附圖一〈臺灣語言方言分布圖〉。

不過目前臺灣最強勢的語言已經變成華語。華語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只有約二千人了解，西元一九四五年終戰後，華語隨國民政府進入臺灣，在臺灣擁有官方語言、標準語的地位，稱之為「國語」。因政府「國語運動」的強力推行，目前六、七十歲以下的臺灣人幾乎無不通曉，並已成為外省人第二代及部分臺灣青少年的第一語言。

西元一九五〇年國民政府退守臺灣之同時，大陸各地的方言也隨之進入臺灣，散布在臺灣各個角落的外省人家。有些外省第一代將家鄉話傳給第二代，但很少能夠傳到第三代的。大部分的外省人由第二代起便改說華語，大陸方言幾乎在沒有競爭力的情形下迅速衰亡了。比較能夠保存持久的是空軍眷區的四川話，但隨著眷區的解體，四川話也逐漸消失了。

至今大陸人同鄉聚居而能夠保存家鄉話的是散居在屏東高樹的大陳義胞，說浙南閩南語；南投縣仁愛鄉清境農場的滇緬義胞，說混合的雲南話。不過隨著第一代的凋零，臺灣媳婦的娶入，以及新生代的移出，這些義胞社區也面臨著本土化和華語化的命運。

即使是在臺灣已經存在二、三百年的本土語言也逐漸衰頹，使用場合逐漸萎縮，使用頻率逐漸減少，絕大部分的正式場合（會議場所）、教育場所（由幼稚園、小學至大學）、高級消費場所（高級餐廳、高級百貨公司）、青



少年消費場所（如速食店）均為華語所占據。

最受華語威脅的是南島語。雖然各族在傳統分布區內仍然使用本族的語言，但據原住民委員會公布的數字，原住民已有一六三、二一五人，即百分之三六點三的人口居住在都會區。都會化的原住民因為和不同族群的人混居，其本族的語言文化勢必無法保存，而逐漸同化於漢族。即使在本族分布區內，經過半世紀國語政策的摧殘，目前大部分的原住民青少年都已經不會本族的語言，根據調查各族小學生會講母語的都只有百分之十二左右。所有的臺灣原住民的南島語都可以說屬於「瀕危語言」（endangered languages），若不及早搶救，恐怕在本世紀內將會消失。

閩南語在臺灣語言場域的重要性已經退居第二位，閩南語在南部的中下階層尚有活力，北部受入侵的情形相當嚴重，尤其是新移民特別傾向於支持華語。客語受華語和閩南語的雙重入侵，衰頹情形更為明顯（註〇一）。

第二節 臺北縣的本土語言

臺北縣是一個閩南語相當盛行的地區，除烏來鄉屬於泰雅語分布區，而客語殘餘著一些「鶴佬客」之外，全部是閩南語的傳統分布區。本節特別介紹閩南語以外的兩種傳統本土語言。

壹、烏來的泰雅語

上述的本土語言互相之間都有消長，烏來溫泉區受到漢語嚴重的入侵。三十年前我們到烏來遊覽時還可以欣賞到很多泰雅族唱歌、跳舞與各種服務，但現在幾乎已經看不到原住民的服務，原住民唱的也已經不是傳統的歌曲了。我們最近遊覽烏來村，所聽到的話不是華語就是閩南語。

註〇一：有關臺灣的語言使用情形，詳參Marinus E. van den Berg，西元一九八六、Russell Young（楊永仕），西元一九八九、黃宜範，西元一九九三、洪惟仁，西元一九九七，西元二〇〇四的調查。

烏來鄉山上的部落受到漢人移民的入侵也頗嚴重，在語言上也受到華語的嚴重破壞，許多年輕人已經不會母語了，二十世紀末年開始進行的母語教學，可能減緩母語沒落的頹勢，但成果如何尚待觀察，但就目前母語逐漸在家庭中消失的情形看，其前途令人堪憂。

貳、三芝、石門的鶴佬客

臺灣的客家人可分福建客和廣東客。福建客通常是和閩南漳州人一起移民臺灣，並且混居在一起，如嘉義溪口，雲林西螺、二崙、崙背，彰化員林，桃園八德，臺北縣三芝、石門等地。但現在這些客家語言島不是已經消失就是瀕臨消失，主要原因是客家人因為人口少，缺乏語言競爭力而被混居的閩南人同化為「鶴佬客」。（詳參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西元一九九二：一六五—一九一）

臺北縣閩南語區內有少數地方本來也有混居的客家人，但是現在差不多全部變成「鶴佬客」了。現在臺北縣境內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幾乎全部是隨著戰後都市化的發展由客家區遷徙而來的新移民，使用方言主要是四縣客語，其次是海陸客語，其實際的使用情形，以及語言變化情形需要進一步調查。

本地傳統的客家話大部分是福建永定、詔安客話和廣東饒平話。

洪惟仁西元一九八九年在三芝鄉南部北新庄仔山上發現一個饒平客語村落，叫做車埕，該村的客家人沒有一個人會說饒平話，只有一位當時八十一歲由新竹縣新埔嫁過來的海陸客家媳婦許陳澄嬌老太太保存著沒有子孫聽得懂的饒平客家話，所有的車埕客家人都變成以當地淡水同安腔的閩南語為母語的鶴佬客（註〇二）；三芝原來也有一個永定客語的語言島，但是作者在三芝找到一位還會說永定客話的客家人江連潭先生，當時已經七十九歲了，據他說只有他和他的妹妹會說客家話，其餘的客家人都變成鶴佬客了（註〇三）。三芝原來也有詔安客話，當時訪問到

註〇二：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先生的祖先是車埕移民到中壢的饒平客，如果沒有二次移民，許信良也一定已經變成鶴佬客了。
 註〇三：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就是出身於三芝的永定鶴佬客，李家很早就放棄了客家話了，據說李前總統的尊翁李金龍先生已經不會說客家話了，李登輝先生當然更不會說了。



一位詔安客謝甘露老先生，他也只能記憶一兩個客語詞彙，這個客語方言島已經沒有後代了。而許陳澄嬌老太太和江連潭先生兄妹則可以說是三芝鄉的「末代客家人」。（以上詳參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西元一九九二：一七七—一八三）的記載）

三芝的隔壁石門鄉也有鶴佬客。呂嵩雁在《石門鄉志·語言篇》（西元一九九七）記載了該村還有兩位能說「永定話」的客家人練天鐘和練釵，西元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張屏生在石門鄉乾華村訪問了在十八王公廟賣香的練釵老太太，張屏生根據練釵出示的族譜以及音韻系統的比較，確定石門練氏的客家方言源自福建閩西武平縣。訪問當時練天鐘已經去世，練釵老太太也已八十歲，可以說是石門鄉的末代客家人了。（根據張屏生西元二〇〇二年及其未刊資料）

總之，就「出土」的調查資料來看，臺北縣可以說已經沒有本土客家分布區了，殘存的少數一、二位會說客家話的老人過世之後，臺北縣就沒有本土客家話了。

二十世紀末年起，臺北縣也辦客語教學，但是沒有任何福建客話或饒平客話的教學，有的是以四縣話為主的客語教學。這反映了語言社會的現實，就是現在會說客話的客家人都不是本土客家，而是戰後二次移民遷入的客家人。客家新移民來源複雜，並且都沒有有一個聚居的分布區，而是散居各地。根據語言社會學的原理，散居而又沒有凝聚力的語言，其終究消失的命運是可以預料的。

參、閩南語在臺北縣的地位

綜上所述，目前臺北縣境內具有活力的本土語言只有二種，一是烏來鄉的泰雅語，一是閩南語。

西元二〇〇四年臺北縣烏來鄉原住民二、一四〇人中，泰雅族即有一、九二一人，那些非泰雅族人口大概都是嫁入泰雅族人為妻，或戰後才遷入的新移民，可見烏來鄉屬於泰雅族分布區，其傳統語言是泰雅語。有關烏來原住民的語言詳參本志第二篇（上）《原住民語言》，此處不贅。

西元二〇〇四年臺北縣人口已經超過三六八·六萬人，除烏來鄉的原住民分布區之外，其餘的都是閩南語的分布區，可見閩南語可以說是臺北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本土語言。基於這個理由，本篇紀錄的對象限於閩南語。

第二章 臺北地區漢語方言文獻

臺北地區的漢語方言以閩南語的調查研究為主，隨著學術潮流的演變，由日治時代的詞彙蒐集，戰後的描寫方言學調查，逐漸發展出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的調查研究。茲按方言學發展史的趨勢分爲三節簡介如下：

第一節 傳統描寫方言學

壹、日治時代的文獻

日治時代的閩南語文獻很多，依出版者可以分爲三種，一種是臺灣總督府或其附屬機構的出版品；一種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出版品；一種是民間出版品。臺灣總督府出版的臺語書籍都以總督府所訂的閩南語假名音標注音；教會出版品當然是以教會羅馬字注音。但就量而言，總督府出版品的數量遠比教會豐富。至於民間出版品數量甚少。關於日治時代的臺語文獻，詳參拙著《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五種語言類》（西元一九九六）介紹，此處所討論的文獻以臺北地區語言爲限。

臺灣總督府或其附屬機構的出版品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辭書，一類是會話書，不論是那一類，量都十分豐富，而且質很高。

所謂辭書包括韻書、詞典、語典等。總督府最初編的辭書是韻書類，治臺第二年學務課就出了《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西元一八九六），西元一九〇一年由小川尙義修訂的《訂正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西元一九〇一）出版，假名式注音從此定於一尊，沒有再修改過。

日治時代出版的閩南語辭書有十幾種，最重要的幾本是：

杉房之助編《日臺新辭典》（西元一九〇四），日本物產合資會社臺北支店發行。

小川尙義主編《日臺大辭典》（西元一九〇七），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發行。

東方孝義編《臺日新辭典》（西元一九三一），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內臺灣警察協會發行。



小川尙義主編《臺日大辭典·上、下卷》（西元一九三一—西元一九三二），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發行。

以上所有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所發行的都是小川尙義所主編，總督府所發行的其他二部雖然分別是杉房之助和東方孝義獨力完成，但兩人都曾經在總督府工作過，受過小川尙義的指導。小川尙義可以說是日治時代最偉大的語言學家，他不但實際上主編或指導了很多辭典、教科書的編纂，也是唯一進行臺灣語言，包括漢語比較、閩南語、南島語學術研究的學者（註〇一）。

上述的辭書除了東方孝義的《臺日新辭典》收集範圍比較廣，包括南部、中部的語料，其餘辭典的語料都是在臺北地區蒐集的，因此可以看出是日治時代臺北地區閩南語詞彙調查的紀錄。

日治時代還有很多閩南語或客語會話教科書，總數大約一百多冊，品質都相當高，平均每年出版二冊多的會話書，因為會話有時代性，各種不同的會話書可以說是反映了不同時代的語言、政治、社會、風俗、習慣，是了解臺灣語言、文化的歷史發展最重要的文獻。在所有的教科書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劉克明以假名標音的《臺語大成》（西元一九〇六），日治時代日本人編的臺語會話書都以廈門腔為標準音，劉克明是臺北人，他堅持用「同安腔」教學，這個同安腔其實就是大稻埕、蘆洲一帶流行的方言，我們歸類為「新同安腔」，這個方言接近廈門音，但廈門音受到漳州腔很大的影響，劉克明所記載的大稻埕「新同安腔」相當純粹，沒有漳州腔的成分。戰後以來這個方言已經逐漸向普通腔靠攏，日益失去特色。劉克明（西元一九〇六）為臺北的新同安腔留下一個寶貴的紀錄。

註〇一：關於小川尙義的學術成就，參見李壬癸〈臺灣南島語言學的先驅——小川尙義、淺井惠倫〉（西元一九九七），收入《臺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頁一九九—二一五；洪惟仁〈小川尙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尙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西元一九九四），載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一·二：二六—八四。西元二〇〇七年九月臺中教育大學為紀念小川尙義對臺灣語言學研究的貢獻，舉辦了一次盛大的「臺灣語言學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臺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尙義教授」，相關論文輯錄於《臺灣語文研究》第五期，敬請參閱。

日治時代教會的語文研究主力在臺南，甘爲霖（William Campbell）出版了《廈門音新字典》（西元一九一三），巴克禮（Thomas Barclay）出版了《廈英大辭典補編》（西元一九二二），北部完全沒有成績，但北部教會在清代就已經出版了一部字典：

偕叡理（G. L. Mackay）編，*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the Formosan Vernacular*（《中西字典》，西元一八九一），臺北耶穌教會出版。

偕叡理就是出名的「馬偕」，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會駐淡水傳教師，西元一八七二年抵淡水，爲醫療傳教目的，與牧童、農民學臺語，將所聽到的詞彙用教會羅馬字記下來，編成這本字典。

長老教會在臺灣所編的字辭典最大的問題是作者把所有的音讀都改成廈門音，而不是臺灣的淡水音或臺南音。這些字辭典是爲了實用的目的所編，因此大大降低了在方言學上的文獻價值。

這是長老會牧師所編的閩南語詞典、教科書共同的問題，長老會把廈門音當成是閩南語的標準音，《聖經》也用廈門話翻譯，因此上列所有在臺灣出版的辭典都把發音轉換成廈門音。這個觀念也影響了日治時代的辭書編纂，總督府所編的辭典大部分也是以廈門音爲標準，但小川尚義所編的辭典則廣泛紀錄了所有的方音。

貳、董同龢等

戰後，臺灣歸中華民國管轄，從此日治時代的語言文獻被塵封了數十年。

西元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中央研究院也隨政府遷臺。歷史語言研究所最重要的臺灣繼承人董同龢教授（西元一九一一—一九六三）一面在臺大中文系、考古人類學系講授語言學課程，一面進行戰後首批用國際音標記錄的語言調查。董同龢先生主要的閩南語方言調查作品有〈四個閩南方言〉（西元一九五九），包括晉江（泉州）、廈門、龍溪、揭陽的方言調查，與趙榮琅、藍亞秀合著的《記臺灣的一種閩南話》（西元一九六七）。後者是一部臺北方言的調查報告，報告紀錄了八篇故事，其中除了第八篇取材於《伊索寓言》，其餘都是本地的民間故事；另外有戲一齣，俗諺五十二則，謎語三十七則，歌謠二十四首，長篇歌詞一篇，是臺灣新同安腔的寶貴紀錄。

董同龢等在本書中雖然也提到臺灣閩南語有漳腔、泉腔的方言差，但卻斷言他們所紀錄的方言「代表」整個臺



北地區，作者說：

「我們此次發表的材料的主要部分，都是呂碧霞女士說的。呂女士從小到現在都生活在臺北市及其附近的市鎮，在我們所接觸到的臺灣北部的人之中，還沒有誰的話和他有什麼顯著的差異。」（董同龢等西元一九六七：三—四）

但是根據「接觸」的印象來斷言方言的類型及其分布是不可靠的。洪惟仁在《臺灣方言之旅》（洪惟仁西元一九九二：六〇—六一）批評說：

「經過我們更細密的調查，我們發現『臺北』——不管是臺北縣、臺北市都有相當複雜的方言現象，臺北不是一個單純的方言點。舉現在的臺北市區老派方言為例：

表二——

雞	火	士林
ke	hue	
		大稻埕
kue	he	
		艋舺
kue	hə	
		南港
kæe	hə	

……。」

光是「火雞」這個詞彙的韻母音讀就有四種口音。同書所附的「臺北地區方言分布圖」顯示的方言分布情形清楚地顯示臺北地區閩南語地域方言的複雜性。如果再加上社會方言學的研究成果，臺北地區閩南語的異質性就更嚴重。顯然董同龢等對於臺北地區方言的認識不足。

董同龢等前述的這本著作雖然不完全是口語的紀錄，在方言學上也有一些研究不周到的地方，但卻是第一篇臺灣閩南語，也是第一篇臺北閩南語方言調查報告，這在臺灣方言研究史上不能不說具有深刻的意義。因為他紀錄了長篇故事、俗諺、謎語、歌謠，因此也具有民間文學或俗文學的價值。

參、張振興

張振興《臺灣閩南語方言紀略》（西元一九八三）是大陸學者唯一的一篇臺灣閩南語調查報告，具有歷史的開拓性。

依據作者的說明，調查合作人有二位，一位是臺北市人，講的是臺北的泉州腔，另一位是臺南市人，講的是漳州腔。但是作者對於發音人的背景沒有詳細的交待，只有一句簡單的說明：「他們回到祖國大陸的時間都不長，在這以前除了短時間的離開以外，絕大部分的時間都住在臺北和臺南。」

不過這個調查是西元一九七〇年代在福建所做的，當時兩岸交通完全阻隔，發音人必定是西元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臺以前就到大陸，然後因兩岸對抗、羈留大陸不得歸的臺灣人，受訪時發音人離開臺灣、在閩南居住的時間已經超過二十年了，可以預期其口音應該變了很多。該書中紀錄的「臺灣話」，當然是實際的調查結果，但有一些詞彙或發音，以我們的語感及我們的調查語料判斷，不是道地的臺灣話。比如「望遠鏡」收「望遠鏡」、「千里鏡」二詞，不收「吊鏡」，但臺灣大部分說成「吊鏡」；「鐵軌」收「鐵軌」和「鐵枝」二詞，但「*鐵軌」在臺灣未聞，臺灣一般說「鐵枝仔路」。書中很少日語外來詞，譬如「機車」只收「機車」一詞，但臺灣口語大部分說o-tò-bái、「收音機」只收「收音機」一詞，但臺灣口語大部分說la-jí-oh或la-lí-oh。有些說法似乎沒有聽過，如「少許」收「料少」*liāu-siō、臺灣一般說成「一點仔」tsit-tiām-á、「一寡仔」tsit-kuá-á、發音相似的liāu-siāu是份量單薄、質量不佳的意思，「一條褲」說「*一條褲」，臺灣一般說成「一領褲」tsit-niá-khòo。「用錢」說成「開使」khai-sái、臺灣一般說「開」khai或「開錢」khai-tsînn。這些臺灣不用的詞彙顯示發音人離開臺灣已經很久，口音變了」。

肆、丁邦新、楊秀芳

丁邦新、楊秀芳合著的《臺北市志社會志語言篇》（西元一九九一），主要做傳統方言學的描寫，並嘗試做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研究。

作者引用了董同龢等（西元一九六七）調查呂碧霞女士的語料，呂女士當時六十六歲，因此用來代表老年層。



作者再調查世居臺北吳興街的一對父女，時年四十六歲的王竹雄先生代表中年層，調查其二十四歲的女兒王彩霞小姐代表青年層，以此進行三代方言的比較。作者說：「此一方法一方面將新舊語料合併說明，使以往對臺北方言之記錄與今日之新記錄同時並列，藉以觀察方言差異。此一差異可能為小方言之不同，可能為個人代表社會群體之不同，亦可能為漳音泉音參雜後產生之方言變體。另一方面藉年齡層之差異，可以分析歷史性之語音演變，尤其父女二人之發音不同，代表今日北市閩南語演變趨勢之一斑，值得注意。」（丁邦新與楊秀芳西元一九九一：一二—一三）

但潘科元碩士論文（西元一九九六：七—八）指出，前述丁、楊（西元一九九一）的紀錄中有一個不可解的現象：屬於老年層的呂女士，其音韻系統有六個元音：

i, e, a, c, o, u

而屬於中年層的王先生卻有八個元音：

i, e, a, a, o, u, m

屬於青年層的王小姐又變為與呂女士相同之六元音系統：

i, e, a, c, o, u

對於此種奇異的「回頭演變」，丁邦新、楊秀芳（西元一九九一：一九）已經有所說明：

「此一現象可能並不表示 i 元音在不同環境下變為 i 及 u，而在年輕人語音中復合流為 i。似應視為方音參雜，通常廈門音、漳州音有六個元音，而泉州音則有八個。顯然王先生之語音偏於泉音，而其女之語音則受求學環境及社會環境之影響偏於漳音。」

王小姐異於其父的元音系統，解釋為受到社會上優勢語音的影響而發生簡化是可以理解的，但呂女士與王先生的差異解釋為「方音參雜」卻相當勉強。董同龢（西元一九六七）及丁邦新、楊秀芳（西元一九九一）皆未說明呂女士究竟生長在臺北的哪一個區域，根據我們的類型分析（參見本篇第四章〈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呂碧霞的方言應該屬於大稻埕之類的新同安腔，而王竹雄的方言屬於松山的新安溪腔，中年層的王先生反而比老年層的呂女士保守的事實顯示的是地理方言的意義：安溪腔比同安腔保守——而不是社會方言學的意義：中年層的方言反而比

老年層保守。也就是說並非引文所謂的「小方言之不同」。新安溪腔和新同安腔差別很大，是不同類型的方言，不同方言類型的語料不適合做為社會方言學比較的材料。

丁邦新、楊秀芳（西元一九九一）企圖在傳統方言學上加入社會方言學的元素，在〈不同年齡層詞彙比較表〉一節列出三代之間的詞彙差異，並進行了比較，但在錯誤的前提下，這樣的比較就顯得沒有意義了。

雖然如此，本文是第一次嘗試處理三代間語言差異的問題，算是涉及社會方言的課題了，在臺灣方言研究史上具有開創新方法、啓示後學者的意義。

伍、張屏生

張屏生是臺灣方言學界最多產的學者之一。有關臺北地區的閩南語也有許多調查報告，他的博士論文《同安方言及其部分相關方言的語音調查和比較》（西元一九九六）廣泛地調查了福建、臺灣各地的同安腔方言，並比較其音韻上的差異。其中臺北地區的調查點有蘆洲方言、大同方言（包括大稻埕、大龍峒、社子島），蘆洲方言比大同方言保守，但文中指出社子島因為禁建的關係居民移出者多，移入者少，因而保存了較純粹的同安腔，而大稻埕、大龍峒則摻入了一些漳州腔。

作者並將其調查結果和劉克明《臺語大成》（西元一九〇六）及董同龢等（西元一九六七）調查的發音人呂碧霞的發音進行比較，並製成對照表。資料顯示劉克明保存較純粹的新同安腔，而呂碧霞雖屬新同安腔，卻摻入了不少的漳州腔成分。

張屏生另將所調查的資料撰成《蘆洲方言志（稿）》（未刊稿）、《臺北同安腔閩南話語彙稿》（西元一九九六）。

另外關於臺北殘存的客語方言，張屏生也有一篇《臺北縣石門鄉的武平腔客家話的語音變化》（西元二〇〇二）的調查報告。



第二節 地理方言學

壹、鍾露昇

臺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的另一個流派是留美學者臺灣師大副教授鍾露昇的地理方言學研究。西元一九六七年鍾露昇完成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布》是臺灣漢語地理方言學上的開山之作。這篇調查報告做的是整個臺灣閩南語，臺北地區當然也包括在內，並且調查工作是在臺北進行的，因此和臺北有密切關係。

鍾露昇的調查方法採用西方的傳統地理方言學方法，但是也吸取了高本漢、趙元任所開創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調查方法的精髓，就是非常重視傳統文獻的比較，尤其是閩南語方言比較。爲了突顯閩南語內部方言差，他對閩南語方言下過一番比較方言學的工夫。

鍾露昇的地理方言學調查字表是經過縝密挑選設計的，調查詞項只有二七個，但是每一個調查詞項都是具有顯示方言類型意義的關鍵字，包括：

老鼠、二斤、豬肉、鵝、蜻蜓、雞、棉被、皮鞋、月亮、頭髮、糖廠、男人、女人、蕃石榴、口袋、稀飯、木屐、讀書、肥皂、水井、青蛙、茄子、骯髒、爸爸、媽媽、腳踏車、蕃茄。

關於調查點的細密程度也超出縣級以下，鍾露昇認爲臺灣漳泉雜居，方言複雜，「以縣市爲單位，顯然不夠，因此我們以區、鄉、鎮爲調查點，可以做得細密一些。」

鍾露昇的調查點共計一七四點，調查人數四四八人，平均每一個方言點二·五七人。如果同一個方言點的發音人所回答的都是同一個形式，那當然沒有問題，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的，同一個方言點不同的發音人常有不同的回答。解決這個問題，鍾露昇所採用的是統計法。鍾露昇一面將所有的回答紀錄下來，保存了最原始的資料，一方面以區鄉鎮爲單位，把統計上占多數的形式做爲代表形式，繪入地圖內，共得二七張方言分布圖。爲當代的臺灣閩南語方言分布留下寶貴的紀錄。

如果地區擴大了，這個方法就不靈了。可是鍾露昇也採用平均法另外整理出各縣市的優勢方言分布圖，這就減滅了縣市內部的方言界線了。鍾露昇既然不滿意方言複雜的臺灣調查點止於縣市的層次，又爲在縣市層採用了平均

法，模糊了縣市內部的方言，這是理論上的矛盾。

鍾露昇的地圖是以藍圖繪製，非常模糊。洪惟仁重新將他所紀錄的詳細資料輸入電腦，採用ArcView 8.1點GIS繪製成二次戰後出生的中年層變體分布圖，和中央研究院的「臺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西元一九八八—西元一九九六）老年層變體分布圖作比較就可以進行臺灣閩南語的「表面時間」的語言變異研究（洪惟仁西元二〇〇五〈從兩個時期製作的方言地圖看臺灣閩南語的變化〉）；和洪惟仁等針對大學生所進行的「大專學生閩南語語音認同調查」（西元一九九九）所收集的資料繪製而成的地圖進行「真實時間」的比較。有意義的是這樣的研究將是一種動態的地理方言學研究。

鍾露昇（西元一九六七）是漢語方言學上最細密的調查報告，在漢語地理方言學上也是空前的成就。雖然有一點小缺點，但是瑕不掩瑜，他的成就將永為語言地理學家所懷念。

貳、洪惟仁

洪惟仁自西元一九八五年二月起以個人力量開始對臺灣各地閩南語、及閩南語區內的福建客語（即所謂「鶴佬客」的客語）進行調查，起初他的調查字表只有一〇〇多個，調查方言點約二〇〇個，目的是對臺灣閩南語的調查分布做概略性調查，以便進一步作更詳細全面的調查，後來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漢語方言調查計畫，這個調查便成了一個領航調查（pilot survey）。

洪惟仁將調查經過及簡要的調查成果陸續在各種刊物發表，後來輯為《臺灣方言之旅》（西元一九九二）出版，成為臺灣閩南語及客語方言調查的一個簡要報告。該書所收〈臺灣漢語方言之分布及諸語言之競爭力分析〉（西元一九九二：六七—一〇七）一文對全臺灣的方言類型與分布做了概要性的描寫，臺北地區的方言現象當然也是重點之一。書末依據調查資料繪出「漢語方言地圖」、「臺北地區方言分布圖」，這兩張地圖雖然簡單，卻是戰後第一次根據實際的調查資料繪製的臺灣漢語方言分區圖。本篇（附圖一）、（附圖二六）根據後來陸續出現的新資料重新繪製。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即今語言研究所的前身，自西元一九八八年三月起至西元一九九六年七月止，前



後九年間，在國科會的資助下，斷斷續續進行了六年多的「臺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這是臺灣方言學上最大的地理方言學調查，計畫一直由龔煌城先生擔任主持人，洪惟仁擔任專任助理，駱嘉鵬擔任電腦程式設計，實際進行調查者以洪惟仁為主，負責大部分方言點的調查工作。

這個大型的調查計畫的調查報告，臺北地區部分《臺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北部部分）》（洪惟仁西元一九九〇）在第一年期就已經完成，對於臺北地區的閩南語有詳細的調查紀錄與比較研究。十年後，洪惟仁等在臺北縣政府的資助下繼續調查，增加了調查方言點，撰成《臺北縣方言調查報告》（洪惟仁西元二〇〇一），西元二〇〇二年起洪惟仁又在國科會的資助下開始利用GIS軟體進行地圖繪製工作，除將自己所收集的語料利用Arcview GIS軟體製成各式各樣的臺灣閩南語方言分布圖，並進行地理方言學的研究，並將鍾露昇的資料輸入電腦，以便繪成地圖，進行地理方言學的真實時間比較（洪惟仁西元二〇〇五）。

參、潘科元

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潘科元曾與洪惟仁參與了上述的國科會和臺北縣政府調查計畫，並親自下鄉調查，其碩士論文《大臺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布》（西元一九九六），利用大臺北地區二八個方言點的方言資料進行了類型比較方言學與地理方言學的研究。

潘科元（西元一九九六）對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洪惟仁西元一九九二）及書末所附〈大臺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布圖〉進行更詳細的類型學分析與地理方言學複查。他所比較的變項包括：聲母一類；韻母二六類；聲調五類，都是具有方言差意義的詞項。根據所分析的變體類型及方言調查結果，將臺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為泉州腔、漳州腔、漳泉混合腔三種；泉州腔之下再細分為老安溪腔、新安溪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等。基本上印證了洪惟仁（西元一九九二）的分類，但潘科元（西元一九九六）在漳州腔之下再分老漳腔、新漳腔（註〇二）。並根據調查資料繪製了一張臺北地區的方言分區圖。

本論文另一個重要成就就是提出統計數據，討論方言接觸下音韻變化的詞彙擴散現象，雖然是附帶的貢獻，在臺灣閩南語方言學上也是不可多得的成就。

肆、李仲民

李仲民碩士論文《臺北縣雙溪閩南語初步研究——調查、比較與方言界線之探討》（西元一九九八）是一篇臺北縣雙溪鄉的方言調查報告，這個調查基本上是傳統方言調查，紀錄了豐富的語料，但和過去的方言調查不同的是他在鄉內進行了八個方言點的調查，並且繪製了十七張方言變體分布圖。就是說在傳統描寫方言學上摻入了地理方言學的元素。

前此顧百里的碩士論文《澎湖群島方言調查》（西元一九七八）曾經在澎湖調查了八八個村里的方言，在方言點的密度上可謂前無古人，李仲民的密度只有一半，範圍也不及顧百里廣。但是李仲民的成績至少有兩項超過顧百里：一、就傳統描寫方言學部分來說，顧百里的調查詞項只有五〇〇個，一篇語料，六個鄉鎮各選一個村里，做了六篇簡單的分地報告。李仲民論文第二篇〈語料篇〉製作了一個漳州腔聲韻配合表，一個安溪腔聲韻配合表，約三千個安溪腔詞彙的記音，語料相當豐富；二、顧百里在進行地理方言學調查之前並沒有事先做過方言比較的工夫，因此雖然訪問了遍布整個澎湖群島的八八個村里，各記了五〇個「變化最多的字詞」，事實上大部分不是具有重要方言差意義的關鍵詞，結果只能繪製了一二張的方言地圖。李仲民在進行地理方言學調查之前，對於漳泉之間的方言差異已經胸有成竹，因此針針見血，調查結果所製作的一六張變體分布圖都是非常具有方言意義的地圖。因此無論在傳統描寫方言學上或地理方言學上李仲民都有很大的進步。

作者調查發現雙溪鄉屬於東北岸的老漳州腔，其方言和宜蘭方言非常接近，但是他發現在西南角的泰平村鄰接坪林鄉的張家莊以及鄰近平溪鄉的盤山坑說的方言接近坪林、平溪方言同屬於老安溪腔，不過人口多半已經遷出，

註〇二：洪惟仁（西元一九九二：七九）雖提到中和、永和、板橋原屬漳腔，但因板橋混合太多偏泉腔，所以歸入「混合區」，作者在頁七〇說明：「〈禪〉韻^{ue}幾已絕跡，使板橋在這一點上異於其他的漳州區，不過漳州區也有受泉州腔^{ue}的摻入，只是不像板橋那麼徹底。所以，並不因此而進一步細分老、新，將板橋歸於新漳州腔。」其實如將漳州區細分老、新，而將中和、永和、板橋歸入亦是很好的構想。至於同安腔，洪惟仁（西元一九九二：七九）已說明大龍峒、三重、蘆州和八里、淡水、北投有顯然的的不同，前三點接近廈門、後三點接近泉州。



只剩數戶人家，其口音亦以摻入一些漳州腔。另外，鄰近瑞芳的牡丹村漳腔方言也受到瑞芳泉腔的影響而產生了一些變異。他根據調查資料重建繪製了一張方言分區圖（同書圖十八），並重建了一百年前雙溪的方言分區圖，同時北部的牡丹村尚未混合泉腔成分。

李仲民撰寫中的博士論文把調查範圍擴大到整個東北岸的漳州腔，其目的是要確定由三芝、石門、陽明山、士林、內湖、金山、萬里、基隆、雙溪到宜蘭之間漳腔方言和泉腔方言的界線，及方言接觸所產生的語言變化。

第三節 社會方言學

壹、鍾露昇

鍾露昇的《閩南語在臺灣的分布》（西元一九六七）雖然是臺灣漢語地理方言學上的開山之作，但同時也是社會方言學的開山之作。因為對於發音人限制在鍾露昇所就教的臺北師範大學（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臺灣輔仁大學說閩南語的學生，調查人數共四四八人，其中男性三〇五人、女性一四三人。鍾露昇解釋說：

「一方面因為就地取材，比較方便；一方面想知道這些學生語言背景如何。他們大部分是一年級學生，離開家鄉不久，比較能保存他們的本地語音。語音的使用，常因年齡教育程度而有不同，這些學生的年齡從一八歲到三十一歲，人數最多的是一九—二六歲。又因為他們大都是臺灣光復前後出生的，所以可以看出一個新的語言趨勢；而且在數十年內還可以從本論文看出這一代人的語言現象。」（鍾露昇西元一九六七：一〇）

鍾露昇的大學生方言可以代表終戰後約一九四六年時出生的一代知識青年的閩南語口音。這樣的調查方法合乎社會語言學的原理，我們拿他所留下的紀錄和我們所進行的社會方言學調查計畫中「大專青年閩南語語音認同」部分的調查結果進行了「真實時間」比較的語言變化研究（洪惟仁西元二〇〇四），這可以說是鍾露昇當時做調查時所預料不到的成果了。

當時社會語言學還不發達，年齡、教育程度這些社會階層現象是傳統方言學家忽略的問題，但在鍾露昇的調查中有清楚的界定。就這一點來看，鍾露昇的成就是突出的。雖然他做的不是後來嚴密定義的社會方言學調查，但可

以看成是臺灣社會方言學的啓蒙之作。

貳、洪惟仁

臺灣最大型的社會方言學調查計畫是國科會資助的「臺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調查研究計畫（西元一九九一—西元二〇〇二），西元一九九九年由王旭主持，西元二〇〇〇年起由洪惟仁主持，西元二〇〇二年計畫結束，執行期間共三年。計畫雖然結束，但是實際的調查工作一直繼續進行下來，調查資料不斷在累積之中。其實際成果之一是洪惟仁博士論文《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臺灣普通腔的形成》（西元二〇〇三），其目標在建立臺灣社會方言學的資料庫。洪惟仁根據自己調查的大學生的閩南語認同語料和鍾露昇（西元一九六七）所紀錄的大學生閩南語語料進行真實時間的比較，發表〈變化中的臺灣話——真實時間的比較〉（西元二〇〇四），證明了臺灣閩南語正在進行著變化。

與臺北方言有直接關係的是〈變化中的汐止音：一個臺灣社會方言學的個案研究〉（西元二〇〇二）一文，這是一篇表面時間的比較，由共時的年齡分布可以推斷汐止方言正在進行著變化。

本文的地理方言學語料及語言或方言分布地圖，以及社會方言學資料主要取材於上述計畫洪惟仁的調查研究成果。



第三章 臺北地區方言變體與分布

第一節 漳泉方言及其混合

臺灣閩南語源自閩南漳州和泉州，因而臺灣方言基於來源地不同，各地方言的口音可大別為漳腔與泉腔。雖然如此，臺灣閩南語因漳泉方言頻繁接觸的結果難免發生混合，即俗所謂「漳泉濫」（*tsiang-tsuân-lâm*），也就是「不漳不泉」、「亦漳亦泉」的意思。在臺灣沒有一個方言是純漳腔，也沒有一個方言是純泉腔，都有混合。

但是混合的程度有深有淺。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西元一九九四）把混合程度淺的分為「偏漳腔」、「偏泉腔」，混合程度深到分不清是漳是泉的叫做「混合腔」。整個臺灣的語言及方言分區，繪成〈臺灣語言方言分區圖〉。【附圖一】是作者根據最新的調查重新繪製的新版。

臺灣的閩南語總的趨勢是走向混合，混合的起點從南部的嘉義、臺南、高雄、屏東開始逐漸向東部及北部發展，根據筆者的研究（洪惟仁西元二〇〇三），所有的臺灣閩南語方言都逐漸失去自己的方言特色，互相融合，形成一個新的「臺灣普通腔」，所有的方言都急速而一致地往普通腔的方向衍化。

但在二次大戰以前，工商業尚不發達，臺灣仍處於農業時代，臺北地區的方言可說是漳泉之間壁壘分明。特色鮮明的漳腔方言和泉腔方言至今還保存在老派臺北人的口中，可是臺北地區是臺灣都市化最迅速的地區，同時也是方言變化最急速的地方，隨著年齡的下降，方言特色逐漸模糊了，年輕人的口音已經非常接近「臺灣普通腔」了，也就是變成「混合腔」了。

因方言接觸所產生的變化屬於社會方言學的研究課題，本文根據老派方言的調查資料，從類型地理方言學的觀點，探討臺北地區老派閩南語方言的類型與分布，至於進行中的變化請俟他文。

第二節 聲母的變體與分布

壹、傳統的十五音系統

所有的漳泉閩南語的早期韻書，包括泉州最早的韻書黃謙《彙音妙悟》（西元一八〇〇）、漳州最早的韻書謝秀嵐《雅俗通十五音》（西元一八二〇）都一致記載著閩南語有十五個字頭（聲母）。其音序及音值為（註〇一）：

表三——傳統十五音系統

〈柳〉 l/n,	〈邊〉 p,	〈求〉 k,	〈去〉 kh,	〈地〉 t,
〈頗〉 ph,	〈他〉 th,	〈曾〉 ts,	〈入〉 j [z/dz],	〈時〉 s
〈英〉	〈文〉 b/m	〈語〉 g/ng,	〈出〉 tsh,	〈喜〉 h.

在閩南語傳統聲韻學中，「聲母」謂之「字頭」（ji-thâu），各家用字縱有不同，聲母音位都是十五個，謂之「十五音」（sip-ngóo-in），和羅馬字的標示法最大的不同是：

- 一、無聲母臺羅系統不記任何符號，《十五音》系統則歸為〈英〉字頭。
- 二、閩南語的聲母在音值上雖然有濁音與鼻音的不同，但部位相同的三個濁音 b, l, g 和三個鼻音 m, n, ŋ 各自構成互補分布關係，因此《十五音》系統根據音位學的觀念合併為〈文〉(b/m)、〈柳〉(l/n)、〈語〉(g/ng) 三個「字頭」（ji-thâu），字頭共十五個，因此稱為「十五音」，根據這種傳統聲母歸類法編成的傳統韻

註〇一：按照發音部位可以排成【附表四】及【附表五】的聲母部分。本篇主要以教育部於西元二〇〇六年公告的臺灣羅馬字系統標音，音值與IPA的地方附註於方括弧內。



書通稱為《十五音》系統韻書。

但是部分閩南語現代方言的聲母系統已經開始變化：一是〈入〉歸〈柳〉，j 唸成 [ɲ]，有些方言〈入〉歸〈語〉，j 唸成 g；二是〈出〉歸〈時〉，ɬ 唸成 s。後者出現在臺南縣的關廟、歸仁、仁德，高雄縣的湖內、茄荳。臺北地區〈出〉字頭聲母沒有發現這種地域方言的變異。

貳、臺北地區〈入〉字頭的變體與分布

〈入〉字頭略當於中古的〈日〉母，中古的〈日〉母閩南語部分白話音變成 [ɲ]，如「耳」hīn[hɲ]，但文讀音一律唸成〈入〉字頭。另外，〈入〉字頭也有少數字來自〈喻〉母的字，如「愈」jü、「喻」jü...等，或齒頭音〈精〉母，如「棋子」的「子」(jɿ)，〈從〉母，如「字」jɿ。

臺灣閩南語〈入〉字頭有三種主要的變體：j [dɛ/ɛ] (註○11)、l [d/ɲ]、g。最先變成 [ɲ] 的是泉州腔，後來漳州腔變成 [g]，因此我們把 [ɲ] 變體叫做「新泉音」、[g] 變體叫做「新漳音」。臺北地區的老派〈入〉字頭主要有兩個方言變體：j 和 l，沒有發現有 [g] 變體。但〈入〉字頭聲母在不同韻母之前有不同的變化，我們分為三個環境來看：

在開口（即 i 元音或介音）陰聲韻或入聲韻之前。如：字、迄、二、日、入、兒等字的聲母。以「字」字為例，變體的分布如【附圖二】〈臺北地區「字」字聲母變體分布圖〉所示。

在開口（即 u 元音或介音）陰聲韻或入聲韻之前。如：熱、裕等字的聲母。以「熱」字為例，變體的分布如【附圖三】〈臺北地區「熱」字聲母變體分布圖〉

比較上面兩個分布圖我們發現：j 變體主要分布在漳腔區和老泉腔區的老安溪腔區內；l 可以算是新的變體，

註○二：j 是臺灣閩南語羅馬字通行的正書法，我們借用來涵蓋 [ɲ] 或 [ɲ] 兩種方言變體，本論文於必要時用羅馬字抽象地涵蓋幾個音值不同的音位。

分布在新泉腔的同安腔區、新安溪腔區。由地理分布情形來看，變化的中心在新同安腔區，由大稻埕向周圍的新安溪腔區、老安溪區或漳腔的外圍方向擴散。可見，「↓」這條音變規律是由泉腔方言開始發生，泉腔方言比漳州方言早運作，都市比鄉下早運作。

以不同環境的變化來看，在陰聲韻之前的聲母，開口和合口沒有什麼顯著差異，但在陽聲韻（如ㄣ韻母）之前比在陰聲韻（如ㄧ或ㄨ韻母）之前ㄌ變體的分佈廣闊得多，顯示ㄐ變成ㄌ的規律在陽聲韻之前比較容易發生。我們在社會方言學所證實的（入）字頭聲母化的「結構擴散」現象也可以從地理方言學的研究觀察得到印證（註〇三）。

第三節 韻母的變體與分布

閩南語方言的韻母系統最大的變異在主要元音的變項。可分兩類來看，一類是口音韻；一類是鼻音韻。至於韻尾的變項在老年層沒有什麼重要的變異，不過青少年受到華語的影響，唇音韻尾ㄌ，ㄣ有變成ㄣ，ㄣ的現象。本文根據我們所擁有的中、老年的調查資料，只就口音韻和鼻化元音兩個變項討論如下。

壹、口音韻的方言差異

一、口音韻系統的類型

閩南語漳、泉、臺灣方言的元音系統有四個主要的類型。下表自右及左分別是：老泉腔、老漳腔、北臺灣腔、

註〇三：所謂「結構擴散論」是在詞彙擴散理論上增加語言結構的考慮，要義是說音變的速度是隨著不同的語言結構而不同，參見洪惟仁博士論文（西元二〇〇三）及〈結構擴散：以臺灣話的音變為例〉（西元二〇〇三／一一／二八—三〇），有關（入）字頭的結構擴散參見洪惟仁博士論文（西元二〇〇三）第六、三、一節的討論。根據調查，「↓」是臺灣普通腔音韻變化的趨勢，但是不同的結構音變的速度不同。總結而言，陽聲韻比陰聲韻和入聲韻變得快，合口韻比齊齒韻變得快。



南臺灣腔。四種系統各繪成元音三角圖如下…

表三——四種元音類型

南臺灣	北臺灣	老漳腔	老泉腔
i e æ u a ɔ	i e æ u a o ɔ	i e æ u a o ɔ	i e æ i a e o u a ɔ

老泉腔是比較古老的閩南語元音系統，特色是有兩個央元音：[i]、[e]、[æ]，老漳腔的元音系統中沒有央元音，但是前中元音分為兩階，就是有 e 和 [e] 的對立。泉音的 [i] 對應於漳音或 n，[e] 對應於漳音 e 或 ne（註〇四）。

泉音的 [o] 對應於老漳音的 ou。ou 韻在南漳州和潮州還保存完好，但北漳州、泉州、廈門、臺灣都變成 oo 了，並且 ee 和 e 也失去了對立關係。臺灣閩南語方言大部分已經沒有 æ（不過擬聲詞還有一些偏漳方言保存著 ee 音），但大部分有 oo。所以就元音系統類型來說，臺灣沒有老漳腔，卻還有老泉腔。

臺灣閩南語的主要方言差異是：

一、還有一些泉腔方言如臺灣西部的「海口腔」和臺北的安溪腔、老同安腔仍保存著兩個央元音 i 和 e，這樣的方言有八個元音，謂之「八元音系統」。大部分方言沒有央元音，也沒有漳腔的 ee，只有六個元音，謂之「六元音系統」。

二、雖然同為「六元音系統」，但以臺南為中心的南臺灣方言有進一步的變化，就是 o 逐漸展唇化，變成

註〇四：本文有關的音值標示採用國際音標（IPA），音位標示除非是特別強調方言差異，不得已採用 IPA，主要採用西元二一

〇〇六年教育部公告的「臺灣羅馬字拼音方案」（簡稱「臺羅拼音」）必要時加注音值於方括弧「」內。臺羅拼音與 IPA 相當接近，元音部分參照此處的說明。

or[ɤ]，北臺灣的老派雖然還保存圓唇的 o，但新派有逐漸展唇化的傾向。

不論 o 元音是否展唇化，南北方言只是音值上的差異，不是音系上的變異。但央元音的有無與變化，不只是音值的差異，更是音韻上的變異，這才是方言差異的重點。

臺北地區兩種元音系統都有，包括（老、新）安溪腔、老同安腔是「八元音系統」；新同安腔、漳腔、混合腔是「六元音系統」。臺北地區的老派 o 都是圓唇的，屬北臺灣型，但年輕人已經逐漸展唇化，向南臺灣型靠攏。

二、央元音變項的字類

閩南語韻母系統中方言對應最有規則的，是央元音變項。我們把泉州黃謙《彙音妙悟》（西元一八〇〇）做為老泉音的代表，漳州謝秀嵐《雅俗通十五音》（西元一八一八）做為老漳音的代表，互相比較，歸納成一〇個字類，擬音根據洪惟仁西元一九九六 a，西元一九九六 b。閩南語祖語的擬音及臺北已消失的變體加 * 號表示：

表三——三央元音韻類與音讀對照表

	閩南祖語	彙音妙悟	老泉音	新泉音	十五音	老漳音	新漳音	例字
一	*y	居	i	u/i	居	i		魚、去…
二	*i	居	i	u/i	龜	u		自、思…
三	*ə	科	ə	e	伽	e		短、退…
四	*uə	科	ə	e	檜	ue		過、皮…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əŋ	*ən	*əm	*əu	*əi	*əi
生	恩	箴	鉤	杯	雞
*iŋ	in	*im	*əu / *ou	ue	əe
iŋ	un	im	io/ɔ	ue	ue
經	巾	箴	沽	稽	稽
eŋ	in	ɔm	*ou	*ei	*ei
iŋ		am	ɔ	e	e
爭、生…	巾、斤…	蔘、森…	後、貿…	八、買…	雞、鞋…

由上表可知，老泉音的特色是保存了大量的央元音，閩南語祖語的央元音全部保存。但是現代閩南語已經沒有一個方言完整地把它央元音保存下來，即使是最保守的安溪腔方言都有幾個央元音變成非央元音了，而新泉音和漳音則已經完全喪失了央元音了。

本文中字類的表示法是複合《彙音妙悟》和《十五音》的字母名稱來稱呼。如〈雞稽〉類指的是出現在《彙音妙悟》〈雞〉字母同時出現在《十五音》〈稽〉字母的字。

上述一〇個字類的音讀以閩南語祖語為準，不計介音，只算韻腳可以分為三大類：一至四只有一個元音，屬

註〇五：閉音節中接鼻音韻尾韻母的在漢語音韻學叫做「陽聲韻」，接塞音韻尾的韻母在漢語音韻學叫做「入聲韻」，但上表中為簡單起見只列陽聲韻，省略入聲韻，也就是傳統所謂「以舒賅入」敘述法。

「單元音韻母」；五至七央元音之後接一個滑音韻尾，屬「雙元音韻母」；八至一〇央元音之後接一個輔音韻尾，屬「閉音節韻母」（註〇五）。

閩南語祖語的央元音，老泉音大部分都保存完好，但雙元音韻母〈雞稽〉字類在唇音之後被同化為合口音ue，是所有字類中央元音消失得最快的字類，在二百年前的《彙音妙悟》已經因為聲母的同化作用變成合口化為ue而歸為〈杯〉字母（註〇六）。至於漳州音有不同變化，不但央元音變成非央元音，滑音韻尾也趨向於消失，北漳州和所有臺灣的偏漳腔、混合腔方言的滑音韻尾都消失了。

泉腔方言雖然也趨向於消失滑音韻尾，但老安溪腔把〈雞稽〉韻的-i韻尾變成e，構成特異的ae韻母，如「買雞」唸成bue¹-kere[bue¹ke¹]；其他的泉腔方言又紛紛把ae變成ue，「買雞」唸成bue¹-kue，〈雞稽〉與〈杯稽〉又合成一類。漳州的〈雞稽〉韻沒有分成兩類，*ai非央元音化之後變成*ei，和*ou一起喪失元音韻尾，變成e。所有的臺灣漳腔都走這樣的變化路線。

（七）〈鉤沽〉字類的*ne音讀只保存在福建永春的老派，我們只在移民臺灣的永春老人余承堯先生採集到這樣的發音，即使是現代永春方言*ne也跟著泉州市變成io¹了（參見林連通、陳章太《永春方言志》（西元一九八九））。

*ne在現代閩南語方言分為兩個方向變化，一個方向是變成nei，再變成io。漳州鄰接泉州的長泰就唸成nei，可以註〇六：泉州《彙音妙悟》〈杯〉字母（*ue，如「買」唸成bue¹）都是一些唇音字，而〈雞〉字母（*ae，如「雞」唸成ke¹）則完全沒有唇音字，兩者成互補分布關係。這兩類字在《十五音》都歸同〈稽〉字母（*ei，如「買」唸成bei¹；「雞」唸成kei¹），並未分化，所以我們擬測閩南語祖語（五）〈雞稽〉、（六）〈杯稽〉這兩類字是同一韻，古音都唸成*ai。五、六兩個字母原是開口音，但泉腔的總趨勢是變成合口音，只是過程上發生了「結構擴散」現象，在唇音聲母的後面，二百年前的《彙音妙悟》時代就已經變成〈杯〉字母了，然後〈雞〉字母再慢慢的變成合口音，和〈杯〉字母合流為ue。關於〈杯稽〉類的方言比較及泉州音的合口化過程詳參拙著〈閩南語有標元音的崩潰與介音化〉（西元二〇〇一）。



看成現代泉腔由**ne*變成*io*的過度階段。現代泉州方言以泉州市為中心，包括三邑、永春，到臺灣的海口腔都走這個方向，變成*io*。

**ne*另一個音變方向是變成*nou*，然後喪失元音韻尾變成*o*，泉州的西部由安溪、同安到漳州走的是這個方向。同安和漳州變的比較快（註〇七），都唸成*o*，福建安溪腔至今仍唸成*nou*（註〇八），但臺灣安溪腔、同安腔都已經變成。既然臺灣的漳州腔也變成*o*，結果整個臺北地區都處在〈鉤沽〉類都讀*o*的方言類型涵蓋下。因此我們也沒有辦法把〈鉤沽〉類的變體類型做為分別臺北方言類型的變項之一。

不過臺北地區的〈鉤沽〉類的字除了底層的*o*讀之外也有一些字唸成*io*讀，如「貿易」的「貿」唸成*bōo*，但是「後悔」的「後」和「忠厚」的「厚」唸成*hiō*。這是整個臺灣的普遍傾向，*io*音讀在臺灣甚至有當成文讀形式的趨勢（如「後悔」唸成*hiō-hué*的*hiō-hué*的人多），臺北地區。這是方言接觸產生的移借，在下章中討論。

（八）〈箴箴〉字類的**ue*音讀在泉州保存的比較好，臺灣只有鹿港等少數方言保存*ue*或*im*的唸法，大部分都變成新泉音*im*了。老漳音*[ue]um[ɿ]*，因為主要元音*ue*和韻尾*u*都是唇音，受到限制，許多地方的新漳腔變成*am*。臺北的老漳腔仍然唸*um*，臺北的混合腔方言傾向於接受新泉音*im*，這是方言接觸的結果。

（一〇）〈生經〉字類**be*變體即使福建泉州市方言保存著和*in*的區別，但舒聲混同為*ɿ*，入聲變成*ak*。臺灣沒有發現過類似的老泉音*be*或*ɿ*的讀法，所有的臺北方音都統一唸*in*，如「學生」的「生」不論漳泉一律讀成*sin[sɿ]*，沒有分別，所以這個字類也本是臺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變項。

以上的方言比較分析，排除了一些在臺北地區的閩南語沒有差異性的〈生經〉字類、及因為零星的移借現象產生混雜的〈鉤沽〉類，留下一些可以做為方言類型分析的變項，製成如下的表二—四，共得八個方言變項。央元音

註〇七：同安方言參見張屏生的博士論文（西元一九九五：一四三—一四四）。張屏生比較同安方言〈鉤沽〉類的字音總結說：「同安、金門、馬公除了『母』字外，其餘唸*o*韻。湖西則全部唸*io*韻。」按湖西的*io*是由漳州長泰的*eu*變來的，走的路線和三邑一樣。不過湖西「雨」**hou*（今漳泉各地方言都已經變成*chʰ*）也變成*hiō*，和三邑不同。

註〇八：臺北縣三峽老安溪腔的發音人蘇大興先生（西元一九二〇年出生）在受訪時告訴我們，他的父親曾鄭重地糾正他說「諸侯」的「侯」要唸成*hou*。大概這個*ou*變體在二十世紀初期間在臺北老安溪腔還保存在當時的老人口中。

音類的變異是一個關鍵性的變項，我們可以根據這個變項的方言對應關係及方言的變體類型配方，把臺北方言分為幾個類型：

表三——四臺北地區央元音韻類的方言類型與變體類型

類型	韻類	老安溪腔	新安溪腔	老同安腔	新同安腔	偏泉州腔	偏漳州腔	漳州腔
一	居居	i	i	i	u	i	i	i
二	居龜	i	i	i	u	u	u	u
三	科伽	ə	ə	ə	e	e	e	e
四	科檜	ə	ə	ə	e	e	ue	ue
五	雞稽	æe	ue	ue	ue	ue / e	e	e
六	杯稽	ue	ue	ue	ue	ue / e	e	e
七	箴箴	im	im	im	im	im	im	ɔm
八	恩巾	in	un	un	un	in	in	in

由上表可知，漳州腔和混合偏漳腔非常接近，只有一個韻類不同，就是（八）〈箴箴〉類老漳腔唸成[ɔm]，而混合腔唸成[im]，如「蔘仔」，老漳音唸成[sɔm·a]，臺北新漳音接受了泉州音，唸成[sim·a]。



不但漳泉之間不同，即使同屬泉系方言，也有一些次方言存在，除了〈杯稽〉類所有泉系方言都唸成ue，如「買賣」唸成bue·bue·（箴箴）類所有泉系方言都唸成im，如「蔘仔」所有泉系方言都唸成sim-á。

三、央元音韻類變體的分布

表三一四已經把臺北地區的方言類型與變體類型做一個清楚的羅列。現在我們要把各個變體類型及方言類型呈現在地圖上。限於篇幅的限制，我們無法把所有的涵字全部製成變體分布圖，並且收在本文中，我們只能每一類選一個代表字，讀者可以根據此字的音讀變體分布，推論同字類的其他字也有平行分布的情形。茲將表三一四的八個字類的代表字及同類的涵字列表如下（各個涵字加上下標字以表其出現的環境）：

表三一五央元音韻類的代表字與涵字

附圖	內容韻類	變體	代表字	同類涵字
五	居居	i/i/u	豬	豬肉、魚、去、國語、選舉、證據、有佇咧、箸、鋤頭、汝、老鼠、蕃薯、順序、北一女、煮飯、服務處、四書……
六	居龜	i / u	自	自動車、自由、思想、四書、私……
七	科伽	ə / e	短	一塊、長短、到退、落雪、坐、袋、戴、相賽、絕種……
八	科檜	ə/e/ue	月	過節、揣頭路、炊粿、挨粿、空課、按死、回批、起火、也未、和尙、皮、飛、尾、歲、賠、倍、果子、髻、癩、缺、一槓（截）、灰、稅、襪、貨、鍋、卜也母（要不要）、月、解說、郭……
九	雞稽	æ/ue/e	雞	鞋、溪、街、會曉、初一、土地、年節、底、節、儕（多）、雞、提（拿）、做工、犁、笠、改、解說、易、疥、四界、契約、題、芋仔、替、第、整齊、梳、疏、蔬、細、黍、洗、矮、狹、圓仔糕……

一〇	杯稽	ue / e	買	八、買賣、 寫批 、袂曉 （不會） …
一一	箴箴	im / ɔm	蔘	蔘、森…
一二	恩巾	in/un/ in	斤	手巾 、 芹菜 、一斤 肉 、 樹根 、銀行…

各個代表字的變體分布繪成附圖四至一二。例字取自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龔煌城教授主持的「臺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西元一九九〇）所使用的調查字表，代表字語料取自該調查所收集的方言資料，經過電腦資料管理系統，用ArcView GIS繪製地圖。地圖的背景是我們對臺北方言的分區圖，分區的標準參見表五及本章末節的分區說明。茲將各個字類的變體分布情形說明如下：

〈居居〉類：以「煮」及「豬」字音為代表。這兩個字的韻母有三個變體：iŋ是老泉音，ɯ是新同安音，ɿ是漳音。「豬」字普通腔以ɿ為優勢音，「煮」字普通腔以tsɿ為優勢音，但在臺北地區的老漳腔仍然唸成tsɿ，漳泉區界分明。【附圖四】〈臺北地區「煮」字韻母變體分布圖〉及【附圖五】〈臺北地區「豬」字韻母變體分布圖〉清楚地呈現著，老年層的三種變體基本上和我們的方言分區是一致的，但是中年層顯示泉音的iŋ[ɿ]在萎縮之中，漳音則稍有向新安溪區擴張的趨勢。

〈居龜〉類：以「自」字音為代表，這個字有tsiŋ[tsi]、tsuɿ二音。【附圖六】〈臺北地區「自」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顯示中央元音的tsiŋ分布在安溪腔區、老同安腔區，tsuɿ分布在漳腔區、新同安區及混合區。

〈科伽〉類：以「短」字音為代表，這個字有tɛi[tɛ]、tɛɿ二音。【附圖七】〈臺北地區「短」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顯示中央元音的tɛi分布在安溪腔區、老同安腔區，tɛɿ分布在漳腔區、新同安區及混合區。

〈科檜〉類：以「月」字音為代表，這個字有三個字音gɛh[ɣ]是老泉音，gɛh[ɣ]是新泉音，guɛh[ɣueɿ]是漳音。【附圖八】〈臺北地區「火」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附圖顯示，老泉音分布在安溪腔、老同安腔，新泉音分



布在新同安腔，混合區的樹林，漳音分布在漳腔區。

〈雞稽〉類：以「雞」字音為代表。這個字有三個變體，老泉音[kere|kae]，新泉音kue，漳音ke。【附圖九】〈臺北地區「雞」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顯示老泉音只分布在老安溪區，其餘的地區漳泉分明，漳音分布在漳腔區、混合區，新泉音分布在新安溪區、同安腔區。

〈杯稽〉類：以「買」字音為代表。這個字有兩個變體，泉音bué，漳音bé。【附圖一〇】〈臺北地區「買」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顯示漳泉分明的現象，泉音分布在泉腔區及混合區，漳音分布在漳腔區。

〈箴箴〉類：以「蔘」字音為代表。這個字有兩個變體，泉音sin，漳音som。【附圖一一】〈臺北地區「蔘」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顯示漳音som只分布在漳腔區，其餘的方言點都唸泉音sin。

〈恩巾〉類：以「斤」字音為代表。這個字有三個變體，老泉音kin[kin]/ken1，新泉音kun，漳音kin。【附圖一二】〈臺北地區「斤」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顯示老泉音只分布在老安溪腔區，漳音分布在漳腔區和混合區（板橋、樹林），新泉音分布在老新同安區和新安溪腔。

上面的方言變體分布圖顯示老泉音基本上合乎我們上面所顯示的方言類型的變體類型配方，ae和ɿ這兩個老泉音只分布在老安溪腔，e、i分布在泉腔區，只有新同安區變成e、u。漳腔分布在漳腔區。混合區則兩方面的變體都有。

貳、鼻音韻母的方言差異

一、鼻音韻核系統的類型

鼻化元音和鼻輔音可以做為一個音節的韻核，構成「鼻音韻」，不止鼻化元音可以擔任韻核的角色，鼻輔音也可以，這是閩南語音節結構的重要特色，因此我們不叫鼻化元音系統，而叫鼻音韻核系統。

閩南語的鼻音韻母在系統上和音讀上都有方言差，只是系統上的差異比較小。茲將漳泉的鼻音韻母韻核系統分別羅列如下：

表三一六四種鼻音韻母類型

南臺灣	北臺灣	老漳腔	老泉腔
$\begin{matrix} m \\ \tilde{i} \\ \tilde{e} \\ \tilde{u} \\ \eta \end{matrix}$	$\begin{matrix} m \\ \tilde{i} \\ \tilde{e} \\ \tilde{u} \\ \eta \end{matrix}$	$\begin{matrix} m \\ \tilde{i} \\ \tilde{e} \\ \tilde{u} \\ \eta \end{matrix}$	$\begin{matrix} m \\ \tilde{i} \\ \tilde{u} \\ \eta \end{matrix}$

從表面看無論南北臺灣都和老漳腔一樣，比較特殊的是老泉腔，其特色是沒有 $\tilde{e}$ 。這是泉州音發生音變的結果，在歷史上泉腔方言把所有的 $\tilde{e}$ 都變成 $\tilde{i}$ 了。至於老漳腔原來有 $\tilde{o}$ 和 $\tilde{ou}$ 的對立，新漳腔混同為一個 $\tilde{u}$ 了。臺灣任何方言都沒有兩個鼻化中元音的對立，因此寫成 $\tilde{e}$ 或 $\tilde{e}:$ 、 $\tilde{o}$ 或 $\tilde{u}$ 並沒有區別。

二、鼻化元音變項的韻類

語音系統的類型是表面的，方言之間在音韻上的差異遠比語音上的差異複雜。造成差異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鼻化中元音移位的速度與方向不同，二是聲母去鼻化的程度不同。說明如下：

(一) 鼻化中高元音移位的速度與方向不同

閩南語不論漳泉都有鼻化中高元音位移的傾向。這有兩個原因：

一、鼻化元音的區別功能不如口元音，鼻化元音的數目不能像口元音那麼多，所以鼻化元音傾向於位移、簡



併；

二、鼻化高元音傾向於變成鼻輔音，有兩種變化，（一）主要元音變成「成音節鼻音」（syllabic nasal） m 或 n ；

（二）韻尾變成鼻音韻尾 $-n$ 或 $-ŋ$ 。

因為各地方言移位的速度和移位方向的不同，而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方言類型。以下是一些閩南語祖語的鼻化元音發生音變成漳泉差異的主要字類，做央元音韻類的做法，我們把《彙音妙悟》（西元一八〇〇）做為老泉音的代表，《雅俗通十五音》（西元一八一八）做為老漳音的代表，互相比較，歸納成八個具有方言差異的字類，各附擬音，列如下表。擬音及臺北地區不見的變體加星號*表示：

表三一七 鼻韻核韻類與主要字類對照表

	一	二	三	四
	閩南祖語			
	*ẽ	*ĩi	*uẽ	*uĩi
	青	隻	關	關
	老泉音			
	i	*ii	*uiĩ	*uiĩ
	新泉音			
		uĩ/ãi	uĩ/uãi	uĩ/uãi
	十五音			
	更	經	官	觀
	老漳音			
	*ẽ	*ẽi	*uẽ	*uẽi
	新漳音			
	ẽ	eŋ/eŋ/ iŋ;an	*uã /uãi	uan
	例字	反、還…	橫、關…	縣、懸…

以下分鼻化元音位移和輔音化兩類來說明：

一、鼻化元音的位移

首先談主要元音的位移。我們看漳腔方言，中元音都有下移的傾向，如〈青更〉類 * $\text{ẽ} \rightarrow \text{ɛ}$ ，〈毛扛〉類 * $\text{õ} \rightarrow \text{ɔ}$ ，在合口介音之後的〈關官〉類 * uẽ 更下移為 uǎ （如《十五音》的方言）或分裂為 uǎi （臺灣大部分漳腔方言），〈關觀〉類閩南語祖語 * uǝi ，現代漳音唸 uan ，「慣^勢」 kuan 應該曾經經過鼻央元音下降的中間過程 $\rightarrow \text{uan}$ 。介於漳泉之間的同安腔主要元音是央元音時跟漳腔有共同的傾向 * $\text{uǝi} \rightarrow \text{uǎi}$ （但還沒有進一步變成 uan ）。

但是前、後的鼻化高元音走上移的路線，如〈毛扛〉類，陰聲韻的字如「^頭毛」字（*mō⁵），至今仍然唸(m)五，但來自中古陽聲韻的除漳州長泰方言之外大部分次方言都跟泉腔一樣發生上移，如〈箱薑〉類 *iō→iu⁵，如「箱」*siō→siū⁵，「薑」*kiō→kiū⁵，甚至進一步變成韻化鼻音，如〈毛揮〉類 üi→ng，至今臺北的老漳腔都還保存 üi 音讀；但〈毛扛〉類 ō→ū→ŋ，如「長」*tō→tŋ⁵、「扛」*kō→kŋ⁵，是閩南語音變的普遍傾向，即連漳州方言也只有長泰等少數方言還保存著老漳音 ō，都變成 ŋ⁵了。

另一類是閩南語祖語的「央鼻化元音」類（表三—八第二、四類），不同的方言類型各有不同的發展：

類 *uəi 混同爲 *uəi 也一起變成 uəi。如「關」kuai¹、「橫」huai⁵、「縣」kuai⁷、「慣」kuai³。



(二) 同安以外的泉腔方言向上位移，然後後移，如安溪、泉州市、三邑等的央元音也和前後元音一樣上移，如〈雙經〉類 **gi* → *ji* → *ü*，〈關觀〉類 **uei* → *üi* → *ü*，開合口混同了，和〈關官〉類 **ue* 都一起混同為現代泉音的 *ü*。

(三) 漳腔方言向前位移，然後進行韻尾輔音化的變化。如〈雙經〉類 **gi* → **ei* → *ej/ej* → *ij*。**ei* 只分布在漳平縣，其他的漳腔方言韻尾都輔音化了。關於輔音化的問題，留下一節分析。

上述央元音變項變化的結果新安溪腔和老同安腔變成無法區別，所幸鼻化元音的演變方向成為安溪腔和同安腔有異，這個現象遂成為區別臺北安溪腔和同安腔的重要變項之一。

二、鼻化元音輔音化

鼻化的高元音繼續上移，就變成鼻輔音，是為「鼻元音輔音化」。鼻元音輔音化發生在韻核（主要元音），就變成「音節性鼻音」（syllabic nasal）；如果發生在韻尾，變成鼻音韻尾，就會把鼻化的陰聲韻變成陽聲韻。就方言音變的方向來看，泉腔方言比較偏好鼻音韻核輔音化，而漳腔方言比較偏好鼻音韻尾輔音化。

二、一 鼻音韻核輔音化

表三一八中第五、六、七三個鼻化元音字類泉音都傾向於輔音化，如〈毛扛〉類 **ö* → **ŋ*（五）、〈毛禪〉類 **üi* → *ŋ*（六）、〈梅糜〉類 **uei* → *m*（七），但在漳腔，輔音化的速度各地不一致。〈毛扛〉類不論在漳州或臺灣的漳腔方言，鼻輔音化相當普遍；〈毛禪〉類整個臺灣都傾向於鼻輔音化，唯北部的桃園、宜蘭、臺北的老漳腔還保存著鼻化元音，成為本地的方言特色。

二、一 鼻音韻尾輔音化

鼻化元音後面的韻尾也會輔音化，如表三一七第（二）（四）兩個字類，漳音都變成 *ŋ* 或 *n* 韻尾了，並且元音也發生位移，如〈關觀〉類 **uei* → *uan*，〈雙經〉類 **gi* → *ei* → *ej/ej* → *ij*。這些字在老泉音都還保存著 *i* 韻尾，

新泉音發生音段簡化，但是音節末尾還是有一個鼻化的 *i* 音，沒有發生音變。

〈𪛗經〉類漳州音變成 *en/enj*，臺灣保存這種變體的主要分布在彰化縣的員林、永靖等鄉鎮，大部分都泉腔化為 *inj* 了。臺北方言不論漳泉都也以 *inj* 變體占優勢。有些方言，如澎湖（湖西、西嶼）進一步把〈𪛗經〉類的 *i* 韻尾變成 *-n*，**ai* → *ai* → *an*（註○九），如「指頭仔」唸成 *tsân-thâu-á*，「還錢」唸成 *hân-tsin*。臺灣本島也有這種零星的現象。

在鼻化元音位移的過程中同時也會發生音類混同的現象。如表三—七所示，（五）（六）兩類〈十五音〉分別屬於〈扛〉**o*、〈禪〉*in* 的字母，〈臬音妙悟〉都合併為〈毛〉字母 **ŋ*，（二）（四）合併為〈關〉字母 **ui* ↓ *ü* 了，在漳腔方言都沒有合併而分為二類。但漳腔韻尾輔音化之後卻也和其他的陽聲韻發生混同，如（三）混同於〈經〉*iŋ* 韻，（四）混同於〈觀〉*uan* 韻。

上列八個鼻音韻字類中，臺北地區閩南語漳泉方言沒有方言差異的只有〈箱薑〉類。〈箱薑〉類漳腔唸 **io*，主要分布在臺南縣市，中南部嘉義、雲林、彰化等縣只有零星分布，臺中以北只有桃園新屋鄉大牛稠方言可以聽到，臺北地區的漳腔沒有唸 **io* 的，都唸 *iŋ*，因此可以不列入臺北地區的方言變項。

下表所列的是臺北地區可以類型化的六個鼻音韻母：

表三—八 臺北地區鼻音韻類的方言類型與變體類型

	方言類型韻類	安溪腔	同安腔	漳州腔	混合腔	例字
一	青更	<i>ĩ</i>	<i>ĩ</i>	<i>ẽ</i>	<i>ẽ</i>	青、盲…
二	𪛗經	<i>uĩ</i>	<i>ãi</i>	<i>inj</i>	<i>inj</i>	反、還…
三	關官	<i>uĩ</i>	<i>uãi</i>	<i>uãi</i>	<i>uãi</i>	橫、關…
四	關觀	<i>uĩ</i>	<i>uãi</i>	<i>uan</i>	<i>uan</i>	縣、懸…

註○九：詳參張屏生博士論文（西元一九九五：一四五）。



五——	毛扛	ŋ	ŋ	õ	毛
五——	毛扛	ŋ	ŋ	ŋ	兩
六	毛禪	ŋ	ŋ	ŋ	問、園
七	梅麌	m	m	uẽ	麌、媒

上表六個韻類可以任何方言變體的差異性很容易地分別漳、泉方言。至於漳、泉次方言可以分別的變項比較有限，從表三一八可以大略窺其一、二。

表二——四〈幾經〉、〈關官〉、〈關觀〉三個字類安溪腔全部混同爲ɛ，只有同安腔保存ɛ¹（二）與ɛ²（二、四）的分別。在央元音韻類的變項中新安溪腔和老同安腔具有一致性，但（二）（三）（四）這三個字類正好提供分別新安溪腔和老同安腔的資訊。三個字類都唸ɛ¹的是安溪腔，〈幾經〉字類唸ɛ²、〈關官〉、〈關觀〉字類唸ɛ³的是同安腔。

（二）聲母去鼻化的程度不同

閩南語方言之間常有聲母去鼻化情形不一致而產生方言差的現象：有些字泉音保存鼻音、漳音無鼻音；有些字漳音保存鼻音、泉音去鼻音。漳、泉內部次方言也有差異。

臺灣閩南語各方言有一個共同的音韻特色，就是同音節內的聲母有鼻音，韻核一定有鼻音；韻核有鼻音的，聲母一定有鼻音，這叫做「聲母、韻核鼻音協同」，很少不遵守這條規則的方言。閩南語韻母的鼻音成分大部分是從陽聲韻的鼻音韻尾來的，除表三一八所列（五——）「毛」字、（七）「麌」、「媒」外都是中古的陽聲韻。

表三一八的例字，鼻音成分都是從聲母來的。這一類字最集中的是〈梅麌〉類，涵字有「梅」、「媒」、「麌」等，這些字類的方言差不只是韻母有無鼻音，還牽涉到聲母的差異，茲列表舉例如下：

表三一九臺北地區幾個鼻音不一致的字音變體

	韻類	安溪腔	同安腔	漳州腔	混合腔	例字
一	梅檜	m	m	bue		梅
二	梅糜	hm	hm̃	muãi	muãi	媒
三	科糜	bə	be	muãi	muãi	糜、妹

由上表可知，除「媒人」的「媒」字漳泉一致有鼻音之外，其餘各字的鼻音都不一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泉腔，除了已經去鼻化的（三）外，其餘保存鼻音的（一）、（二）類都都發生鼻音輔音化（音節化）了。但漳州腔沒有這個傾向。

三、鼻化元音韻類的變體與分布

以上表三一八及表三一九所列共九個關鍵字類，每一個字類都可以做為分別漳泉腔的變項。至於漳泉內部次方言，能夠分別方言類型的變項就少得多了。同屬泉腔的安溪腔和同安腔只有三個字類可以分別。

現在讓我們從各個字類中各選一個字做為代表，看看它們的變體類型與地理分布，讀者可以根據此字的音讀變體分布，推論同字類的其他字也有平行分布的情形。

表三二一〇鼻音韻類的代表字與涵字

附圖	內容韻類	變體	代表字	同類涵字
一三	青更	ĩ/ẽ	青	姓、三更、冥、 ^半 破病、青盲、生 ^因 、躡、柄、平、病、羹、經、坑、拼 ^{（分）} 、彭、澎、鄭、井、諍、靜、晴、 ^{（鐵）} 銓、姓、嬰、星、青 ^色 、醒、楹、硬、繃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梅檜	毛禪	毛扛	關官	關觀	雙經
m/muĩ/ bue/muãi	ŋ/uĩ	mŋ/ɔ̃	uĩ/uãi/uan	uĩ/uãi	uĩ/ãi/iŋ
梅	卯	毛	橫	慣	還
梅仔	損、荒 轉(返) 羅卯、食飯、鍛菜、酸、軟、楓仔、光、廣東、遠、園、黃、算、卷、貫、勸、斷、	頭毛	橫、關	慣勢、臺北縣、懸(高)	肩、有(硬)、戶、奠、反片、倒反、房間、還錢

二〇	梅糜	hm/muĩ/ muẽ/muãi	媒 媒儂
二一	科糜	bə/be/muẽ /muãi	糜 糜、小妹

茲將各代表字的類型與分布繪製成分布地圖，說明如下。

(一)〈青更〉類：以「病」字音為代表這個字音有兩個變體，漳音pēnn[pě̃]，泉音pinn[pĩ̃]。【附圖一三】〈臺北地區「青」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顯示所有的泉腔區都用pinn變體，漳音只分布在漳腔區的三芝、金山、貢寮，混合區的板橋，但樹林用泉音。

(二)〈雙經〉類：以「還」字為代表，這個字有臺北有兩個變體：漳音hīng[hĩ̃]，同安音hāinn[hāĩ]，沒有泉音（註一〇）。【附圖一四】〈臺北地區「還」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顯示漳音幾乎占著壓倒性的優勢，同安音表現苟延殘喘的趨勢。

(三)〈關觀〉類：以「縣」字為代表。這個字音有三種安溪音kuīnn[kuĩ̃]，同安音kuāinn[kuãĩ]，漳音kuān。【附圖一五】〈臺北地區「縣」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顯示泉音的分布比較受到局限，同安音只分布在同安

註一〇：泉音uinn大概原本就是一個弱勢的變體，在臺灣的分布範圍很小。在泉州的分布大概也有限，《彙音妙悟》雖然是個典型的泉音韻書，但是它的〈雙〉字母並不唸-uii或-uĩ，而唸-aĩ。



區，安溪音只分布在安溪腔區，表現新安溪腔區與老同安腔的區別功能。但是不論是安溪音或同安音都表現受到漳音的侵蝕而顯現衰退的趨勢，漳音表現較強大的競爭力，不但固守著漳腔區，並且猛烈地向泉腔區入侵。

(四)〈關官〉類：以「橫」字為代表。這個字的安溪音 *huǎnn[huǎi]*，同安音和漳音都是 *huǎinn[huǎi]*。

【附圖一六】〈臺北地區「橫」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顯示 *huǎnn* 分布在安溪腔區，而 *huǎinn* 分布在同安腔區和漳腔區、混合區。但是同安腔的大龍峒和大稻埕已經摻入，並存著安溪音，顯示安溪音在臺北市區有較大的競爭力。

(五)〈毛扛〉類：以「毛」字為代表，這個字泉音 *m̃g[m̃ɿ]*，漳音 *m̃ô[m̃ɿ]*，【附圖一七】〈臺北地區「毛」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顯示「毛」字音也是一個區別漳泉音的關鍵性變項，漳音分布在漳腔區及混合區，泉音分布在泉腔區。

(六)〈毛禪〉類：以「飯」字音為代表。這個字有兩個變體，泉音 *p̃ng[p̃ɿ]*，漳音 *p̃inn[p̃uǐ]*。【附圖一八】〈臺北地區「飯」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顯示泉音的分布範圍比較大，漳音局限在漳腔區的三芝、金山、貢寮，但士林、內湖已受到泉音侵蝕。這個臺北市周邊的漳腔方言只在部分字音殘存著漳音，泉音表現比較強勢的競爭力。

以下討論〈梅糜〉類四個字音的變體分布。

(七)〈梅〉字音：「梅仔」的「梅」字有兩個變體，泉音 *m̃*，漳音 *buê*，少數說成 *m̃uǐ*，有的地方說成 *m̃uê* 或 *m̃uài*，不過臺北地區沒有這個說法。【附圖一九】〈臺北地區「梅」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顯示泉音都只分布在泉腔區，而漳音分布在漳腔區和混合區。

(八)〈媒〉字音：「媒儂」的「媒」字有四種以上的變體，但臺北縣的老派只有兩種，泉音 *hm̃*，漳音 *muài*。【附圖二〇】〈臺北地區「媒」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顯示漳泉之間可謂壁壘分明。泉音分布在安溪腔區和同安腔區，漳音分布在漳腔區及混合腔的板橋，但樹林偏泉，用泉音。

(九)〈糜〉字音：「糜」（稀飯）有三個主要的變體。老泉音 *bér[beǐ]*，新泉音 *bé*，漳音 *muài*。【附圖二一】〈臺北地區「糜」字韻母變體分布圖〉顯示老泉音分布在老、新安溪腔區、老同安腔，新泉音分布在新同安腔；漳音分布在漳腔區和混合腔區，但樹林偏泉，用新泉音。

參、元音韻類的方言變異

上文中主要討論央元音、鼻音兩個主要韻類，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韻類也值得討論。

一、輔音韻尾的混同，新派的閩南語由於受到華語（國語）的影響，有把-m混同於-n韻尾，甚至三個鼻音都混同爲-n的傾向，譬如把「心肝」sim-kuann 唸成「新官」sin-kuann，甚至唸成「升官」sing-kuann。

二、把 oo[c] 混同爲 o，或 o 混同爲 oo[c]，如「蠔仔煎」ô-â-tsiann 唸成「芋仔煎」ôo-â-tsiann。不過這個現象只限於新派，並且是整個臺灣的新派閩南語的共同傾向，不限於臺北地區。

以上這些新派的語言變化，都是受到華語教育的影響所致，這些現象需要做社會方言學調查，本文只討論老派的地域方言，此處暫時略過。

傳統漳泉方言之間的除央元音和鼻音之外，還有一個元音差異，就是泉腔 ɔ 元音字類的漳泉變異。閩南語祖語的主要元音 *ɔ 出現在許多不同的韻母，現代閩南語紛紛向上位移，但是位移的字類、位移的落點各有不同，因而產生了不同的方言變體，現代泉音都唸成 ɔ，漳腔在不同的字類有不同的變化，因而構成漳泉差異的變項。相關的有兩個字類值得討論，一是〈高高〉類，一是〈香姜〉類，茲分述如下：

一、〈高高〉字類

泉州《彙音妙悟》的〈高〉字母 *ɔ 可以分析爲兩個字類：〈高姑〉類和〈高高〉類。

《彙音妙悟》〈高〉字母 *ɔ 《十五音》歸入〈姑〉字母的字類，相當於中古遇攝一等，如「姑」、「苦」、「戶」等字。我們把這個〈高姑〉字類的閩南語祖語擬爲 *ou。閩南語自南漳州、潮州以下都唸成 ou，但北漳州、泉州都變成 ɔ 了。臺灣閩南語也都一致地唸成 ɔ，所以〈高高〉類不能成爲可以分別方言類型的變項。

《彙音妙悟》〈高〉字母 *ɔ 《十五音》歸入〈高〉字母的字類，即〈高高〉類是個文讀音字類。有兩個來源，一類相當於中古效開一的文讀，如「高」koo、「考」khoo 等，漳州、廈門沒有文白異讀，都唸成 o；一類相當於中古果一的文讀，相當於《十五音》的〈高〉字母。如「果」koo、「[ɛ]」khoo/khóm、「河」hoo 等。這兩個不同的來源的字類，漳州、廈門沒有文白異讀，《十五音》歸入〈刀〉字，唸成 o，在現代漳泉臺灣閩南語已經



混同為一個字類，臺灣泉腔唸成 $\circ$ ，漳腔唸成 $\circ$ ，臺北地區的漳泉方言也這樣的對應關係。列表如下：

表三——臺北地區〈高高〉類的變體類型對照表

附圖	內容韻類	泉音	漳音	代表字	同類涵字
二二	高高	oo	o	保	保庇、島、可惡、課長

同類涵字本來還有很多，但其他的字，泉腔多半已經變成漳腔，上表中所列的字還保存著 $\circ$ 讀。這個字類以「保庇」的「保」字音為代表，泉音唸成 poo ，漳音唸成 $p\acute{o}$ 。【附圖二二】〈臺北地區「保庇」字韻母變體分布圖〉清楚地呈現著，泉音分布於泉腔區，漳音分布漳腔區，兩者涇渭分明。

二、〈香姜〉字類

這個字類在泉州的《鼻音妙悟》歸〈香〉字母 $-i\eta$ ，對應於漳州《十五音》的〈姜〉字母 $-ia\eta$ ，是一個純粹的文讀韻類。泉州的 $-i\eta$ 韻有兩個來源，一來自中古通攝三等，漳腔也唸成 $-i\eta$ 韻（〈恭〉字母），漳泉音是一致的；一來自中古宕攝三等，漳腔唸成 $-ia\eta$ 。後者構成漳泉之間的這個方言變項：〈香姜〉字類，臺北地區〈香姜〉類呈現漳泉的差異，因此值得討論。列表如下：

表三——臺北地區〈香姜〉類的變體類型對照表

附圖	內容韻類	泉音	漳音	代表字	同類涵字
二二	香姜	$i\eta$; ick	$ia\eta$; ick	將	將來、相信、思想、約會

本文的敘述以「將來」的「將」做為代表字，泉音唸成 $tsiong[tsi\eta]$ ，漳音唸成 $tsiang[tsia\eta]$ 。【附圖二三】

〈臺北地區「將^來」字韻母變體分布圖〉清楚地呈現著，泉音分布於泉腔區，漳音分布漳腔區，兩者涇渭分明。

第四節 聲調的變體與分布

壹、閩南語的聲調結構

閩南語的聲調非常複雜，最重要的有「主聲調」和「變化調」之分。所謂「主聲調」就是傳統聲韻學所謂的「四聲」或「八音」。中古聲韻學家把漢語的聲調分為四個調類，各稱為平、上、去、入，謂之「四聲」，近代漢語發生聲母清化，結果把聲母清濁的區別轉嫁到聲調的區別，因而四聲都可以分為陰陽二類，謂之「陰四聲」、「陽四聲」，可以有八個調類，這種後起的調類系統謂之「八音」。不過並不是每一個方言都整齊地分為八個。只有粵語、少數吳語多於八個，大部分的漢語方言只有部分調類分陰陽，並且部分調類併入其他的調類，因此通常總聲調數都少於八個。如北京話只有平聲分陰陽，並且入聲消失、併入其他調類，因此總聲調數只有四個；四縣客語只有平聲、入聲分陰陽，總調類數有六個，海陸客語去聲也分陰陽，因此有七個調類；閩南語泉州腔有八個調類，八音俱全，但部分泉腔及漳腔陽上、陽去混同，因此只有七個調類。

大部分漢語方言只有部分聲調一個調類可以有本調、變調的變異，通常是升調，如北京話的第三聲（降升調）有本調和變調的區別，四縣客語的陰平（升調）、海陸客語的上聲（升調）有變調，但大部分的閩南語每一個實語素音節的調類都有本調和變調的變異（註一一）。

註一一：虛語素不一定本調、變調俱全，比如「咁好」、「咁有影」的「咁」（kam²），疑問副詞，永遠只出現在變調的位置，本調永遠不出現，它的調類（上聲）是根據變調推測的。但如「卡好」、「卡歹」的「卡」，程度副詞，也永遠只出現在變調的位置，本調永遠不出現，它的調類到底是上聲？陰去？陰入？就很難決定。因為程度副詞的「卡」是輕讀詞，調值是高短調[kha³]，和主聲調的任何變調都不一樣，本字也不容易推定，所以它的調類不容易決定。

陽去	7	二二 [1111]	一一 [1111]	舊、雨
陽入	8	一一一〇 [(p, t, k) 1111〇] (漳) 一〇 [(p, t, k) 111〇] (老泉) 11〇 [(p, t, k) 四〇] (新泉)	一〇 [(p, t, k) 111〇]	俗、力
喉陽入	h8	一一一〇 [(ʔ) 1111〇] (漳) 111〇 [(ʔ) 111〇] (老泉) 11〇 [(ʔ) 四〇] (新泉)	一一 [1111]	白、食

上表顯示臺北地區閩南語方言的聲調相當一致，四聲除上聲外都分陰陽，所以總調數都是七個，但入聲分爲二類，收 p, t, k 的口入聲和收 ʔ 的喉入聲，喉入聲的喉塞音韻尾只是聲調的一部分，在變調的位置喉塞音就消失了，被一個低調的調尾所取代，因而變調的調型和口入聲變調的調型不同。

主要的方言變異有以下兩類：

本調的調型：「陽入」是高調、中調還是升調。

變調的調型：「陽平」同陰平或陽去。

除此之外還有喉陽入本調的喉塞音韻尾是否消失也是一個方言變項。陽入聲的調型是「二二〇」，口入聲的韻尾 ʔ, t, k 無論是本調或變調都不會消失的，因此都是促聲調；但臺北地區許多的喉入聲韻尾 ʔ 正急速地脫落。喉入聲失去了喉塞音韻尾之後，調型自然發生「二二〇」→「二二」的變化，這樣一來，無論本調或變調都和陽去無法分別而互相混同了。這是一個變化中的現象，整個臺灣北部的共同趨勢，臺北地區的青少年幾乎都脫落了，中老年也大部分都脫落了，但這個現象主要是社會方言的差異而非地域方言的差異，在同一個方言點內，不但有個人方言差，同一個人也不很穩定。所以本文只介紹兩個主要的聲調變項：陽入本調和陽平變調。

一、陽入本調的方言類型

如表三一一三所示，臺北地區的陽入本調主要有三個變體：漳音的中平調二二〇，老泉音的升調二三〇，新泉



音的高短調三〇。【附圖二四】〈臺北地區陽入本調變體分布圖〉顯示高短調只分布在同安腔區，其中大稻埕採用二二〇；升調是一個沒落的老泉音，只存在在老安溪腔的老派，而且在這個地區也和並存二二〇，其餘的地方包括漳腔、混合腔、新安溪腔都是二二〇的天下，可見漳腔的陽入中調調型是臺北地區最受盛行的變體。這個結果和我們針對全臺灣的社會方言學調查所呈現的：陽入本調的中調化音變趨勢（洪惟仁博士論文西元二〇〇三：一六六一—六八）是一致的。

二、陽平變調的方言類型

如表三一—三所示，臺北地區的陽平變調有兩個變體：漳腔的中調二二，泉腔的低調一一。泉腔所有陽聲調的變調都是低調，但漳腔的陽平變調卻是中調。【附圖二五】〈臺北地區陽平變調變體分布圖〉顯示中調變體分布在東北漳腔區、板橋等地的混合偏漳區，而低調變體即分布在所有的泉腔區，包括老、新安溪腔區，老、新同安腔，還有混合偏泉的樹林。由此看來陽平變調變體是分別臺北地區漳泉方言類型最標準的變項，因為所有的漳腔方言都一致地採用漳腔的中調二二，而所有的泉腔方言都一致地採用泉腔的低調一一。

第四章 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

第一節 方言的比較與類型分析

壹、變體類型與方言類型

方言變異相當複雜，個別的例外在所難免，不但方言界線不能一刀切。古典方言地理學派大師舒哈特（Hugo Schuchardt）研究羅馬方言的結果認為方言之間並沒有一個明顯的界線，所謂「方言」的分布領域無法確定。他並且認為語言成分的混合是常態，沒有混合過的語言是不存在的。他又認為每一個個人有自己的方言史、每一個詞都有自己的歷史，西元一八八五年以後他甚至否定有所謂語音規律。

舒哈特所講的是事實，方言變異因素有縱的變化、有橫的移借，但方言移借無法否定自然演變的規律性。方言的語音移借雖然可能混亂了字類間的界線或造成字類重整，字音在詞彙間的擴散也可能產生老、新變體並存的現象，但是方言混合通常只限於局部的字類或字類中局部的涵字，不能因為方言有混合現象而否定了方言類型的存在和方言對應的規律性。

臺灣是漳泉方言的混合，但是字音混雜只是局部的現象，臺灣閩南語方言中混雜得最厲害的是南部混合腔，越往中部方言的界線越明顯，特別是老派，方言界線十分明顯。

本章根據大量而廣泛的臺北閩南語方言調查資料，比較了臺北方言字音的一致性與差異性，結果發現臺北地區的閩南語，方言之間的語音變異具有相當嚴密的對應規律。當字類的變體類型和方言對應規律分析出來，方言接觸所造成的混雜現象也自然浮現了，把混雜現象分別處理，臺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分類與分區也就水到渠成了。

第三章主要在進行變體的類型歸納與分布。本節根據各個方言的變體配方，進行方言分類，並利用 ArcView GIS 把各種方言類型在臺北地區的分布繪製成方言分區圖。

我們繪製的地圖可以儘量做到一定程度的精密，但不可能絕對的精密。方言變異是一個連續體，方言分類與分區只是一個概略，兩個方言區之間必然有一個過渡的模糊地帶，等語線沒有辦法一刀切開，這是方言地理學先天的



限制。方言過渡地帶的語言變異應該歸入社會方言學或社會地理方言學的研究範疇，請俟另文的分析（註〇一）。

貳、變體、類型及其關聯性

一、方言對應的規律性與系統性

方言比較的程序，首先要界定語言範疇，進行方言一致性和差異性的比較，然後歸納出「通變系統」（diastem）（註〇二）。比較各個方言的字音，將可以發現某些字類，各個方言的音讀是一致的，但是有些字類各個方言的音讀有差異。

語音是會變的，但同一個語言不同的範疇、不同的方言變化方向或變化速度不一致，因而產生了不同的「變體類型」。音韻的變化往往不是零星的，而是成群結隊的，成類的變化。當變體類型分析出來，我們就會發現方言對應的規則性，因此根據少數字的音讀可以推斷其他字的字音，也就是說類型與變體之間具有一定的關聯性。這個關聯性可以歸納成三個基本原則：

（一）同類字音讀的一致性：同一個字類裡面各涵字的唸法相當一致，如〈居居〉類韻母的字有豬^肉、魚、去、國語、選、據、有、佇、咧、箸、鋤頭、汝、老鼠、蕃薯、順序、北、女、煮飯、服務處、四書……等涵字。同一個方言，同一字的字，韻母應該都是一樣的。假定調查一個受訪者，得知其中一個字，比如「豬」字唸ㄓ，那麼我們可以推測〈居居〉類其他涵字的韻母也應該都是ㄓ，這樣的推測通常在調查了幾個字音之後就可以印證了。有時會出現不規則的例外，也可以根據這條原則判斷是方言接觸的結果。譬如聽到有一個臺北人把「豬」唸成ㄓ，我們知道「豬」屬於〈居居〉字類，唸ㄓ是同安腔，可以推斷〈居居〉字類其他的字也應該唸成ㄓ。如果這個人（譬如臺北大稻埕人）同字類的其他涵字都唸成ㄓ，只有這個字唸成漳音的ㄓ，我們可以推斷這是移借的結果。事實上，臺北同安腔方言正在進行著這樣的移借（參見本章第五節「方言接觸與方言混雜」）。

註〇一：有關方言漸層分布的研究成果，參見洪惟仁與張素蓉（西元二〇〇八年）、洪惟仁與簡秀梅（西元二〇〇七年）。
 註〇二：有關通變系統之理論，參見洪惟仁博士論文（西元二〇〇三年）及〈閩南語的方言比較與通變系統〉（西元二〇〇三年）。

(二) 方言對應的規律性：同一個字類在閩南語祖語未分化時的音讀應該是一致的，但是因為方言音變方向或音變時間的不一致，因而發生了方言變異。但是語音的變化有一定的規律，不會亂變，因此同類字音讀才有一致性，方言間才有嚴整的對應關係。

(三) 方言變異的系統性：語言的變項是有層次性的，一個大類必要時可以再分成幾個小類，而構成一個層次性的系統。方言都是由一個共同語分化出來的，不同方言同類字的語音變化方向或變化的速度不一致，但是方言的自然變化都是成類的、規律的變化。這些方言差有些表現在大類上，有些表現在次類上，大的方言差多半表現在大類的差異，次方言的方言差多半表現在次類的差異。方言變化的速度所以不一致是因為有些字類容易變，變得快，有些字不容易變，變得慢，因此方言變異具有一種「意涵性關係」，任何方言變體的配方不是隨意的排列組合。根據這個原則，方言的音韻結構、變體配方有一個類型，根據其方言類型由A字類的變異加以推知B字類的音讀。

字類內的方言變體有一致性，方言間的對應關係有規則性，方言變異也有系統性，因此方言的變體配方有一定的秩序，方言的類型也相當有限，方言變體才能有「可預測性」。方言地理學的調查可以設計一個只有一兩百字的方言調查字表，就能概略地掌握整個地區的方言變異的全貌就是基於這個原理。不然，方言差異非常混亂，方言變異不能推斷，方言就變得極為複雜，調查變得非常困難。

二、變體配方的意涵性關係

所謂「意涵性關係」(implicational relationship)指的是一種變體的存在意涵著另一種變體的存在，就是說，在一個方言內，由一個字類的音讀可以預測另一個字類的音讀。

閩南語方言變體之間的意涵性關係可以舉央元音字類為例來加以說明。泉腔方言是央元音保存最好的一個閩南語方言，我們把所有老泉音具有央元音的韻母都歸類為「央元音字類」。臺北地區的泉腔方言保存的央元音韻母有四個「韻類」，對應於泉州韻書《彙音妙悟》的〈居〉*-i、〈科〉*-e和〈雞〉*-ee、〈恩〉*-ii四個「字母」(註○三)。前兩個泉腔字母是單音韻母，而後二類屬於雙音韻母，按音節結構，四個韻類可以歸納為二大類。

註○三：本文中音值描寫用國際音標(IPA)，文字敘述部分採用教育部西元二〇〇六年公告的「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系統」，這四個「字母」的臺羅拼音分別是〈居〉*-i(ir)、〈科〉*-e(er)和〈雞〉*-ee(ere)、〈恩〉*-in(inn)。



這四個韻類，泉州音本來都有一個央元音韻核，但是臺北的泉系方言都各有兩種變體，其中一種是保存央元音的變體，我們稱為「老泉音」，一種是已經變成非央元音的變體，謂之「新泉音」。列表如下：

表四——臺北地區泉系方言央元音字類的變體類型

韻類	類型				
	居	科	雞	恩	
老泉音	i	ə	æ	in	雙音韻母
	u	e	ue	un	
新泉音					單音韻母
韻母類型					

Labov所謂變異的「有序異質性」概念運用到方言學上，最精彩的表現是方言變體在方言類型間的意涵性階層關係。泉系方言之間央元音韻類的變體配方正表現了意涵性關係。譬如老安溪腔的雙音韻母保存著央元音，那麼可以預期單音韻母也一定保存了央元音；單音韻母的央元音非央元音化了（如新同安腔），那麼雙音韻母絕不會保存央元音。我們也不能倒過來這樣推論，譬如說雙音韻母央元音的消失，不能推論單音韻母央元音也消失；單音韻母保存央元音（如新安溪腔和老同安腔），也不能保證雙音韻母也保存央元音。這些因為央元音在雙音韻母比單音韻母難發音，因而比較容易非央元音化，既然較難發音的雙音韻母都能夠保存央元音的方言，單音韻母當然能夠保存央元音了；反之，連單音韻母都不能央元音，雙音韻母怎麼能夠保存央元音呢？

這個意涵性關係如下表所示：

表四——二泉系方言央元音各字類變體配方的意涵性階層關係

韻類	類型		老安溪腔		新安溪腔		老同安腔		新同安腔		韻母類型
居居			i	i	i	i	i	i	u	u	單音韻母
居龜			i	i	i	i	i	i	u	u	
科伽			e	e	e	e	e	e	e	e	
科檜			e	e	e	e	e	e	e	e	
雞稽			æ	æ	ue	ue	ue	ue	ue	ue	雙音韻母
恩巾			ən	un	un	un	un	un	un	un	

上表顯示，泉系方言以老安溪腔最古老，四個韻類都保存著央元音，〈雞稽〉æ和〈恩巾〉in的古泉州音，譬如汐止、三峽、林口的老安溪腔「一隻火雞十斤重」唸成 tsit tsiah hër-kere tsap kim tâng，注意「雞」唸成 kere，「斤」唸成 kim，如「火」唸成 hër，「豬」唸成 tir。央元音都保存著。老安溪腔〈雞稽〉和〈恩巾〉等雙音韻母保存著央元音保證了其他四個單音韻母也保存著央元音。

可是新安溪腔和老同安腔雖然單音韻母都保存著央元音，但兩個雙音韻母的央元音卻不能保存。譬如「火雞」唸成 hër-kue，「一斤豬肉」唸成 tsit kun tir-bah，單音韻母的央元音保存著，雙音韻母的央元音消失了。

至於新同安腔，連單音韻母都喪失了央元音，「火」唸成 hé，「豬」唸成 tu，雙音韻母的央元音也變了，「雞」唸成 kue，「斤」唸成 kun。

我們在臺北地區沒有發現任何一個方言單音韻母失去了央元音，而雙音韻母卻又唸成央元音，如「火雞」唸成 *hë-kere或「一斤豬肉」唸成 *tsit kim tu-bah 的方言。這樣的變體配方違反了方言變體「意涵性關係」的原則。

央元音是比較不自然的（unnatural）、有標的（unmarked）的音，發音比較困難。央元音在雙音韻母中所占的



時間只有在單音韻母中的一半，其發音的困難度遂增加了一倍，因而雙音韻母中的央元音比較容易變成非央元音。從辨音的角度來看也是一樣，央元音不但難發音，也比較不容易辨音，因為在它之前有 σ 元音，之後有 θ 元音，一個泉州人的耳朵需要能夠辨別三個中元音，顯然是比較困難的，因此需要較長的音長供給辨音的資訊，雙音韻母中央元音的音長只有單音韻母的一半，可以推論央元音在雙音韻母中比在單音韻母不容易辨音，自然就容易非央元音化。

總之央元音在雙語韻母中比單音韻母中更有標，有標音比無標音容易變化，有標音在有標的音節結構中比在無標的結構中更容易變化為無標音，因此有標音在地理上的分布也就更受局限。臺北地區的閩南語（雞稽）和（恩巾）兩個韻類保存了央元音的只有臺北盆地南部盆腔地帶的老安溪腔方言。

泉腔方言（居）字類非央元音化為 u 了，同為央元音的（科）字類也往往平行地非央元音化而唸成 e 韻，臺北方言如同安腔就是進行這樣的平行變化。任何方言沒有單音韻母非央元音化，而雙音韻母卻能夠保存央元音的。

央元音的崩潰是整個閩南語的共同趨勢，但不是所有的方言一時間全部變成非央元音。不同的音節結構崩潰的速度不一樣，不同的方言崩潰的速度也不一樣，有先有後，參差不齊。具體說來，雙音韻母先「非央元音化」，接著擴散到單音韻母，最後所有的央元音韻母都非央元音化了，這樣的現象筆者稱之為「結構擴散」（structural diffusion），（詳參洪惟仁西元二〇〇三）。「結構擴散」是造成方言分化的原因，而變體的「意涵性關係」體現為方言類型的系統性。

由此可見，方言之間雖然表面上變異複雜而雜亂，可是因為同一個字類中變異是一致的，各個字類的方言變體配方也有一定的系統性，因此方言對應是有嚴密的規律性，也就是Labov所謂變異的「有序異質性」（註〇四）。

註〇四：Labov所謂的「有序異質性」本來指的是一個方言中的不同社會階層的變體具有一定的系統性關係，把這個觀念在方言學上同樣適用。

第二節 臺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

上節中我們以央元音字類為例分析了臺北地區的方言類型，我們是根據整體的漳泉系方言比較結果，把具有差異性的方言變體分為漳音和泉音，再各分為老派和新派。然後再依照不同方言的變體配方，把臺北地區泉腔方言分為三個類型：（一）老安溪腔、（二）新安溪腔或老同安腔、（三）新同安腔三種，也就是說我們根據央元音韻類的四種配方可以把泉腔方言分為三個類型。

表四一二也同時顯示，依照這四個央元音字類的方言差，安溪腔和同安腔容易區別，但是新安溪腔或老同安腔並沒有辦法分別，這兩個方言類型需要靠其他的變項來區別。分別方言類型只靠有限的幾個變項有時是不夠的，因此這一節要整體地分析臺北閩南語方言的方言變項與變體類型，進而歸納出臺北閩南語的方言類型。

壹、方言變項與變體類型

方言比較的結果可以了解方言的一致性和差異性，但是區別方言類型，方言的一致性沒有用處，需要的是方言的差異性。

一個具有方言差異性的變項一定包含著兩個以上的變體（variants）。現在我們將所有可以分別臺北方言類型的聲母、韻母、聲調等變項的所有字類、涵字、變體羅列如下表（表中打*號的變體在臺北地區的方言調查中沒有發現，又依照傳統韻書的觀念，把喉塞音韻尾當成只是聲調的冗贅性特徵，不算是韻尾，因此不記）。



表四——三臺北地區閩南語重要的方言變項與變體類型

方言類型												字類變體	方言類型
12 關官 白	11 熊經 白	10 青更 白	9 恩巾	8 箴箴 文	7 杯稽 白	6 雞稽 白	5 科檜 白	4 科伽 白	3 居龜	2 居居	1 入入		老泉
*-uĩĩ	*-ĩĩ	- ĩ	- in	- im	*-əe	-əe	- ə	- ə	- i	- i	j ⁵		新泉一
*-uĩ	*-uĩ		-un	-im	-ue	-ue	-ke	- e	- u	- u	l-		新泉二
-uāi	-āi												老漳
-uāi	-iŋ	- ě	-in	-am	- e	- e	-ue	- e	- u	- i	j -		新漳一
				*-am							*g-		新漳二
關橫	千間前還反 戶 模	生青病更暝	芹斤根銀	蔘森	買賣批八	雞街初挨細會節	揣回火未過和卜稅	退短	自思史	薯鼠女據汝去佇	日字裕熱乳	涵字例	

22 陽平變調	21 陽入本調	20 香羌 文	19 高高 文	18 科糜 白	17 梅糜 白	16 梅檜 白	15 毛禪 白	14 毛扛 白	13 關觀 白
11	230	-iɔŋ -iɔk	- ɔ	bə	hm	m	- ŋ	mŋ	-uĩ
	30			be					-uãi
				*bue					
22	*120	-iaŋ -iak	-o	mue	*muẽ	bue	-uĩ	mõ	-uan
	220			muai	muãi	*muẽ			
	20			*mai		muãi			
紅皮鋤	縛毒著白	將相約	保島	糜妹	媒	梅	卵飯酸軟轉鍛	毛	縣慣峒

註○五：〈入〉字頭聲母偏泉腔大部分唸成[ɔ]，偏漳腔大部分唸成[ɛ]，在齊齒音之前顎化，上表中不加分別，按教會羅馬字和TLPA、臺羅拼音的習慣標成[i]。



以上，聲母一類、韻母十九類、聲調二類，共二十二個變項。每一個都是能夠分別臺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類型的變項。這些變項在臺北地區具有差異性，因而具有分別方言類型的功用。不過在臺北地區以外的方言不一定具有分別方言的差異性，別的地區可以分別方言類型的變項在臺北也不一定具有方言差異性，比如《十五音》的〈薑〉字母是區別漳泉系閩南語重要的方言變項之一，主要是漳音的 $\ddot{o}$ 和泉音的 $\ddot{u}$ 兩種變體，但在臺北地區，不論漳泉都唸成 $\ddot{u}$ ，沒有方言差。所以〈薑〉字母這個變項在臺北地區不是一個具有方言區別性意義的變項，因此在上表中就沒有收錄這個變項。

貳、變體配方與方言類型

每一個方言，既然成為方言，必然有能夠區別於其他方言的特徵。上面所舉的二十二個變項，每一項的變體類型都可以成為區別方言類型的特徵，但事實上臺北地區方言最多只能歸納為七種漳泉音配方，所以只要少數的方言特徵就可以區別這七種方言，不一定要用到二十二個特徵。

如前所述我們只用央元音韻類的四個字類就可以把泉腔方言分為三種，但如表四—二所示，不能區別新安溪腔與老同安腔。我們必須再取一個能夠區別新安溪腔與老同安腔的特徵才能夠把泉腔方言分為四種。這個工作非常容易，因為新安溪腔與老同安腔除了央元音韻類之外，在鼻音韻母、聲調的變項中都有一些區別，只要從其中任取一個當作區別性特徵，就可以加以分別了。

我們把我們認定的關鍵性方言變項叫做「方言區別性特徵」或簡稱「方言特徵」，至於其餘的特徵就是「方言冗贅性特徵」了。

比對分析的結果，我們最多可以把臺北方言分為七個基本類型，加上方言混雜的烏來鄉「混合腔」，共八個類型。詳細的理由下文討論。為了全面地了解整個臺北閩南語方言的概況，我們先根據調查資料，將所有二十二變項的變體在七個方言類型的分布，也就是各方言類型的變體配方，及臺灣普通腔列如下表（字類的分析根據漳州《十五音》和泉州《彙音妙悟》，字類的名稱第一個字取自《彙音妙悟》，第二個字取自《十五音》）：

表四——四臺北地區方言的變體配方

字類／變體	老安溪	新安溪	老同安	新同安	偏泉	偏漳	老漳	普通腔
毛扛 _白	mŋ	mŋ	mŋ	mŋ	mŋ	mõ	mõ	mõ
關觀 _白	-uĩ	-uĩ / -uan	-uãi / -uan	-uãi	-uĩ / -uan	-uan	-uan	-uan
關官 _白	-uĩ	-uĩ	-uĩ / -uãi	-uãi	-uĩ	-uãi	-uãi	-uãi
鯀經 _白	-iŋ	-iŋ	-iŋ / ãi	-iŋ / ãi	-iŋ	-iŋ	-iŋ	-iŋ
青更 _白	-ĩ	-ĩ	-ĩ	-ĩ	-ĩ	-ẽ	-ẽ	-ẽ
恩巾	-in	-un	-un	-un	-in	-in	-in	-in
箴箴 _文	-im	-im	-im	-im	-im	-ɔm	-ɔm	-im
杯稽 _白	-ue	-ue	-ue	-ue	-ue	-e	-e	-e
雞稽 _白	-əe	-ue	-ue	-ue	-ue / -e	-e	-e	-e
科檜 _白	-ə	-ə	-ə	-e	-e	-ue	-ue	-ue
科伽 _白	-ə	-ə	-ə	-e	-e	-e	-e	-e
居龜	-i	-i	-i	-u	-u	-u	-u	-u
居居	-i	-i	-i	-u	-i	-i	-i	-i
入入	j-	l-	l-	l-	j- / l-	j-	j-	j-



陽平變調	陽入本調	香羌 文	高高 文	科糜 白	梅糜 白	梅檜 白	毛禪 白
11	<u>230</u> / <u>220</u>	ioŋ	-ɔ	bə	hm	-m	-ŋ
11	<u>230</u> / <u>220</u>	ioŋ	-ɔ / -o	bə	hm	-m	-ŋ
11	30	ioŋ	-ɔ / -o	bə	hm	-m	-ŋ
11	30	ioŋ	-ɔ / -o	be	hm	-m	-ŋ
11	<u>220</u>	ioŋ	-ɔ / -o	be	hm	-m	-ŋ
22	<u>220</u>	iaŋ / ioŋ	-o	muāi	muāi	-muāi	-ŋ
22	<u>220</u>	iaŋ	-o	muāi	muāi	-muāi	-uĩ
22	<u>220</u>	ioŋ	-o	muāi	muāi	-muāi	-ŋ

以下分聲母、韻母、聲調三個範疇，分別說明如下：

一、聲母

〈入入〉字類的老漳、老泉都一樣讀成 j [tɕ/ɲp] (註○六)，但泉腔方言傾向於變成新泉音 l，臺灣南部有些漳腔方言變成 g，但臺北方言幾乎沒有這種變體。根據這個變項可以把新泉腔方言和老泉腔方言或漳腔方言分別出來，新安溪腔和同安腔都唸成 l，其餘的方言唸成 j。

註○六：〈入〉字頭聲母的音值漳腔多唸成擦音 [ɕ]，泉腔多唸成 [ɲ]，齊齒音前都會顎化，本文不計較這些音值上的差異，音位上用 [ɲ] 來標示。

二、韻母

漳腔和泉腔之間韻母的差異性最大，如表四—三所示由二〈居居〉韻類至二〇〈香羌〉韻類，每一個變項的老漳音、老泉音都不同。但是新泉音和新漳音便有一些趨同變化。表四—四所示，臺北方言之中差異性最大的安溪腔和老漳腔，幾乎每一個變項都可以分別兩者，只有一一〈雙經〉韻類老新安溪腔和漳腔都唸^{ㄉㄧ}，反而同安腔有些變成^{ㄉㄧ}，但有些字還唸^{ㄉㄧ}，^{ㄉㄧ}很有特色，可以區別漳腔，也可以區別安溪腔。

由二〈居居〉至九〈恩巾〉共八個韻類共同的特色是老泉音的主要元音都是央元音，因此稱之為「央元音韻類」。最早央元音化的是七〈杯稽〉韻類，《彙音妙悟》（西元一八〇〇年）時代已經唸成^{-ue}了，臺灣已經沒有唸成老泉音的方言。如表四—四所示，臺北的安溪腔八〈箴箴〉韻類也已經變成⁻ⁱⁿ，但其餘六個韻類，老安溪腔還保存央元音。

但如表四—二所示，央元音韻類分類單音韻母和雙音韻母二類，新安溪腔與老同安腔一樣，雙音韻母已經非央元音化，只有第二，三兩個字類保存央元音，因此，表四—四的九〈恩巾〉兩個韻類可以根據是否保存央元音變體把老安溪腔區別出來。至於新同安腔，沒有保存任何央元音，但是跟漳腔亦不一樣，趨同變化的韻類只有四〈科伽〉韻類，其餘都不相同，兩種口音很容易區別。

第一〇—一三四個字類是鼻化音韻類。漳泉最重要的區別性變項是一〇〈青更〉韻類，這個韻類字數很多，並且漳泉內部的方言差異小，容易區別漳腔與泉腔。其餘三個韻類，漳泉也不同，但同安腔很有特色，都有一個^{ㄉㄧ}韻腳。如前所述，一一〈雙經〉韻類老新安溪腔和漳腔都唸^{ㄉㄧ}，但同安腔有些字還唸^{ㄉㄧ}，根據這些殘留的^{ㄉㄧ}變體，可以把同安腔分出來，在央元音韻類的範疇新安溪腔和老同安腔不容易區別，靠著這個鼻化音韻類的差異就可以區別新安溪腔和老同安腔兩種方言類型了。

一四〈毛扛〉和一五〈毛揮〉韻類的韻母老漳腔都是鼻化元音，泉音全部都高化為韻化鼻音^{ㄉㄧ}，很容易區別漳泉腔。〈毛揮〉韻類新漳音已經泉音化，但東北海岸仍然和宜蘭一樣唸成^{ㄉㄧ}，是老漳腔的區別性特徵。

一六〈梅檜〉、一七〈梅藥〉泉音也高化為韻化鼻音^{ㄉㄧ}（「毛」字）或^{ㄉㄧ}（「媒」、「梅」），漳音仍然唸成鼻化元音，一八〈科藥〉（「藥」字）的泉音已經去鼻化，韻母沒有鼻音。這幾個韻類可以區別漳泉腔，但泉腔方



言內部相當一致，只有一八〈科糜〉去鼻化的結果，可以靠元音區別，「糜」字新同安腔非央元音化唸成 *hè*，其餘老派方言唸成 *hər*。

一九〈高高〉老泉音唸成 *o*，如「保庇」唸成 *póo-pì*，「島」唸成 *tóo*，但同韻字大部分已經變成漳音 *o*，凡是唸成 *oo* 的可以判定是泉腔方言。

二〇〈香光〉韻類漳泉內部方言相當一致，泉腔一致唸成 *-iəŋ*，可以和漳腔 *-iaŋ* 分別，但整個臺灣 *-iəŋ* 是優勢音，偏漳腔方言也有部分字接受 *-iəŋ* 音讀。

三、聲調

在聲調上可以區別同安腔和安溪腔的是二二字類「陽入本調」，同安腔的特色是高短調〔二〇〕；有些臺北的安溪腔保存高升調〔三三〇〕（註〇七），但是臺北安溪腔的升調特徵沒有鹿港那麼明顯，比較平，並且大部分的人都變得跟漳腔一樣的中平調〔三三〇〕，比陰入的〔二〇〕長。因此「陽入本調」這個變項只能把同安腔區別出來。

至於二二字類「陽平變調」漳泉不同，漳音與陰平變調混同，泉音與陽去變調混同，是區別漳泉腔的重要區別性特徵，但漳、泉腔內部方言相當一致，沒有辦法用來區別次方言。

根據以上所分析的，臺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可以依據實際的語料分為五個標準類型，這五個方言標準類型屬於縱向分化的結果。另外因為橫向移借也相當嚴重，尤其是板橋地區及對岸的樹林地區方言混雜的情形相當嚴重，可以另外分出兩種新方言，共七種類型。詳細的方言分類問題討論參照下節。

註〇七：本文的聲調標示法採用筆者一貫的辨義調階法，將臺灣閩南語的調階分為高、中、低三階，分別用三，二，一標示，入聲休止音用 0 表示，一個音節有兩個 *mora*，一個 *mora* 一個調素，各用一個數字標示，如果兩個調素共用一個 *mora*，用底線標示只占半個 *mora* 的時間。

第三節 臺北地區閩南語方言的分類問題

最早為閩南語分類與繪製分區地圖的是小川尚義在《日臺大辭典》（西元一九〇七年）所附的〈臺灣言語分布圖〉（收入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西元一九九二年）卷末）。這張地圖的臺北地區部分只將閩南語分為「漳州」、「泉州」二類。東北海岸及板橋地區、新莊的小部分、安坑都歸入漳州腔，其餘歸入泉州腔。

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西元一九九二年）把臺灣閩南語分為三種口音：「偏漳腔」、「偏泉腔」、「混合腔」。卷末所附的〈臺北地區方言地圖〉中把泉腔再細分為「安溪腔」、「同安腔」，「安溪腔」再細分為「老安溪腔」、「新安溪腔」，「同安腔」再細分為「老同安腔」、「新同安腔」，而把板橋附近的地區，包括樹林、新莊都歸入「混合區」內。至於漳腔並沒有再細分。不過這張分布圖也有疏忽地方，李仲民《臺北縣雙溪閩南語初步研究——調查、比較與方言界線之探討》（西元一九九八年）的調查發現雙溪鄉屬於漳州腔，因此漳泉的分界線應該移動到雙溪的西界。

潘科元（西元一九九七年）以拙著（洪惟仁西元一九九二）的方言分類為基礎，根據細密的比較重新分類，將「同安腔」分為「老同安腔」、「新同安腔」，並重新繪製了臺北方言分區地圖。我在拙著中已經指出「同安腔」分為老、新二派，只是沒有顯示在地圖上，細分為二腔當然是合理的。但他又把拙著的「混合腔」細分為二區，板橋歸入「新漳州區」，樹林歸入「混合區」，兩者以大漢溪為界。這是潘科元在臺北地理方言學的貢獻。

但是關於「新漳州區」或「混合區」的名稱及定義，也有商榷的餘地。

拙著《臺灣方言之旅》（西元一九九二：六七—九二）在詳述了漳腔特色和泉腔特色之後，討論所謂「漳泉混合區」（嘉南平原、花蓮壽豐以南地區屬之）的定義，說：

「這個地區之所以稱為漳泉混合區，是因為其音韻系統混合了漳泉的特色，無法歸入漳州腔或泉州腔之故。這個區內已經發展出一種優勢音系統……」（頁八七）

也就是說漳、泉音混合的程度太高，無法分清是漳、是泉時，就歸入「混合區」。但是上文中並沒有清楚地說明到底混合到什麼程度才算是「混合腔」，也沒有列出「混合腔」的特色。因此所謂「混合腔」、「混合區」變成



了一個模糊的概念，不如所謂「偏泉腔」、「偏漳腔」的概念清楚。

潘科元說明把樹林分類為「混合腔」的原因說：

「樹林已有許多特徵組轉為漳州腔，以至於與其他屬於我們歸納為泉州區的方言點差太多，無法再歸入泉州區了。這特別是由於轉成漳州腔的組數雖較少，但其中包含的字特別多。但是若要把它歸於漳州區，顯然更不足，於是必然要另立一類為漳泉混合區了。」（潘科元西元一九九七：六九）

又板橋分類為「新漳州腔」的原因只有一個：

「漳州區內的板橋，受泉州腔較大的影響，〈禪〉韻讀ㄘ已經絕跡，使板橋在這一點異於其他的漳州區，不過漳州區其他方言點亦有受到泉州腔ㄘ的滲入，只是不像板橋那麼徹底。」（潘科元西元一九九七：七〇）

潘科元似乎希望把所有的口音都細分為老、新二腔。既然安溪腔、同安腔都可以分為老、新二腔，那麼把漳州腔分為老、新二腔就很整齊。但問題是：

（一）我把嘉南平原和臺東劃入「混合腔」的原因還有如上引的「這個區內已經發展出一種優勢音系統」，我所謂「臺灣優勢音」受到很多人的引用，但「優勢」一詞通常指的是語言或方言，如「優勢語言」或「優勢方言」，不指一種口音，所以我最近改稱為「臺灣普通腔」（參見洪惟仁西元二〇〇三博士論文），指的是一種臺灣地區混合的口音，也可以說是臺灣閩南語共同的混合趨向，在這個定義下，「普通腔」是一種社會語言學統計上的概念，有一定的形式內涵，而所謂「混合腔」是方言分類上的概念，不一定有確定的形式內涵，雖然「混合腔」接近於「臺灣普通腔」，但「混合腔」容許不同的方言變體，不是單一的方言類型。拙著（洪惟仁西元一九九二）所謂臺北地區的「混合腔」就是這樣的概念，潘科元根據板橋與樹林、新莊的差異性要加以分類是很好的主張。

根據上述的分析臺北地區唯一合乎「混合腔」定義的是烏來的閩南語。烏來原本是泰雅語的分布區，但是戰後閩南人紛紛遷入，人口已經逐漸凌駕原住民，這些閩南語來自臺灣各地，老一輩的口音混雜，新的一輩趨向於變成混合腔。

這種混合腔其實是臺灣閩南語的一種新趨向，所有的臺灣閩南語，包括臺北地區的閩南語都正在融合之中，融合成一個新的混合方言，也就是「臺灣普通腔」，這個新方言的研究屬於社會方言學的範疇，無法在本研究中細

述，敬請參照拙著（洪惟仁西元二〇〇三博士論文）的研究。本文處理的是臺北地區的老派方言，不處理年輕人的新派方言，從社會方言學的觀點來看，臺灣閩南語的方言分類只能適用於老派，新派只有越趨融合，方言界線越模糊，而無法分類了。

（二）安溪腔、同安腔分為老、新二腔，是基於自然演變的關係，如表一及表二所示央元音崩潰的緣故，而不是因為混入漳音的緣故。事實上如下節所將指出的，泉腔方言無論是安溪腔或同安腔都混雜了不少漳州腔的成分，其混入的程度絕不比板橋混入〈禪〉字母的泉州成分少。如果因為板橋混入一點泉音就可以分類為「新漳州腔」，那麼所有的臺北泉州腔豈不是都應該歸類為「新泉州腔」，而沒有「老泉州腔」了嗎？

（三）我（洪惟仁西元一九九二）所謂的「偏漳腔」、「偏泉腔」指的是方言類型上仍然可以辨別是漳是泉的方言。臺北的閩南語基本上漳、泉特色仍然是相當於明顯的，如果要把臺北「混合腔」加以分類可以根據這個分法分類。「偏漳腔」以板橋為代表、「偏泉腔」以樹林為代表。

觀察板橋方言的成分，除八〈箴箴〉唸 *ɔm*、二〇〈香光〉唸 *iaŋ*，跟「臺灣普通腔」*iŋ*、*ioŋ* 不同外，其餘都很相似。雖然臺灣普通腔整個偏向於漳州腔，因此由老漳腔、偏漳腔到普通腔的差異性不太大，但板橋的口音漳腔的成分仍然相當大，不能歸類為「混合腔」的一種。

但是樹林的口音較接近泉州腔，如五〈科檜〉唸 *e*、一〇〈青吏〉唸 *i*、一二〈關官〉唸 *ɛ*、一七〈梅麌〉的「媒^偶」唸 *ɦu*、一八〈科糜〉的「糜」唸 *be*，共五個變項同於泉州腔而異於普通腔。可見樹林更適合歸類為「偏泉腔」，不適合歸類為「混合腔」。依據第一二〈關官〉唸 *ɛ* 的特徵，樹林可以歸入安溪腔下的一個小類，叫做「偏安溪腔」，因為它的底層顯然是安溪腔，只是摻入了較多的普通腔成分罷了。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知，本文同意潘科元（西元一九九七年）把板橋和樹林分為兩種方言類型，但不能同意把樹林歸類為「混合腔」。樹林可以說是在新安溪的基礎上再吸收了一些漳腔特色，應該歸類為「偏安溪腔」。簡稱「偏泉腔」。基於板橋基本上仍然可以辨別為漳腔，故歸類為「偏漳腔」。

以上是依照口音特色的濃淡程度進行二次方言的分類。在這個系統中，只有安溪腔可以再分成三種，漳州腔和同安腔只分為兩種，混合腔不再次分類。現在按照臺北地區的調查語料，將分類系統納入臺灣閩南語的分類系統，



得出的分類結果為如下表所示：

表四——五臺北地區閩南語分類

方言	次方言	二次方言
漳腔方言	漳州腔	老漳腔 偏漳腔
泉腔方言	同安腔	老同安腔 新同安腔
		老安溪腔 新安溪腔
		偏安溪腔
混合方言	混合腔	混合腔

這個分類系統比起先前的分法更細，洪惟仁（西元一九九二）的「偏泉腔」應該改為「泉腔方言」或「泉系方言」，泉腔方言自然分化的次方言類型有「安溪腔」、「同安腔」，和「漳州腔」各細分為老、新二派。另外把混合較多漳音的安溪腔方言歸類為「偏安溪腔」，簡稱「偏泉腔」（註〇八）。泉腔方言共分為五個類型。

漳腔方言比較穩定，也比較接近臺灣普通腔，所以分類比較單純。凡漳州《十五音》〈禪〉字母唸成ㄣ的方言叫做「老漳腔」。板橋方言已經喪失這個特色，吸收泉音的ㄣ，因此我們把板橋、土城歸類為「偏漳區」。漳腔方

註〇八：臺北地區沒有偏同安腔，因此「偏泉腔」可以指「偏安溪腔」。

言共分爲二個類型。

加上「混合腔」，臺北地區的方言可以分爲八種類型。

第四節 臺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分區與分布

根據上面的方言分類以及實際收集的方言語料，我們把臺北地區的方言分爲七個類型，其所屬方言點列如下表：

表四——臺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分區

二次方言	方言區及方言點
老漳腔	東北海岸帶：三芝北部丘陵地、石門、金山、基隆（中興隧道以下市區及海岸部分）、瑞芳海岸部分（包括九分、金瓜石）、貢寮、雙溪等臺北縣東北海岸帶。 士林內湖區：臺北市士林區（陽明山以南，基隆河以北，社仔除外）、內湖區。 鶯歌中湖區：鶯歌鎮東湖里、中湖里以西鄰近桃園市、八德市各里。
偏漳腔	板橋中和區：臺北縣板橋（浮洲里除外）、中和、土城（頂埔、馬祖田除外）、新店市新店溪西岸（大安坑）。
老安溪腔	基隆山區：基隆市五堵、六堵、七堵、八堵。 臺北盆地南舷帶：臺北市南港；臺北縣汐止、萬里鄉南端溪底村（厝仔上天）、平溪、坪林、土城南部（頂埔及馬祖田）、三峽、鶯歌、樹林柑園、林口、泰山，五股南部（成泰路一段及以西山區）。此區延伸到桃園縣蘆竹鄉、龜山鄉與臺北縣交界的山區。



新安溪腔	瑞芳暖暖區：臺北縣瑞芳（海岸除外）；基隆市暖暖。 臺北盆南區：臺北縣石碇、深坑、新店（新店溪以東）；臺北市木柵、景美，松山至艋舺等市區部分。
偏泉（安溪）腔	大漢溪西岸區：樹林（柑園除外）、新莊、板橋浮洲里。
老同安腔	淡水河口區：臺北縣淡水、北投、八里等淡水河口地區。 永和區：臺北縣永和市。
新同安腔	基隆河口區：基隆河口兩岸的臺北市士林社仔、大龍峒、大稻埕及對岸的臺北縣蘆洲、三重、五股北部。
混合腔	烏來區：烏來鄉北部。

把上述臺北地區方言分區資料匯入ArcView GIS軟體繪成〈臺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區圖〉，就是【附圖二十六】的樣子。由這個圖來看方言類型的分布，有幾個地理方言學上的問題值得討論：

（一）從整個臺灣北部來看，由【附圖二十六】可見，老漳區分布區東北片由臺北縣東海岸的三芝、石門、金山、基隆、九分、金瓜石、貢寮、雙溪一直向南連接到宜蘭縣；由金山越七星山向南延展到基隆河岸的士林、內湖；西片老漳腔在臺北縣西南邊越過龜山嶺的桃園臺地北半部（蘆竹鄉除外），本片大部分在桃園縣內，只有鄰接桃園、八德兩市的鶯歌西部的中湖地區是老漳腔方言深入臺北縣的小塊。兩片老漳區和烏來的泰雅語區形成一個外環，把泉腔方言包在環內。

（二）整個臺北盆地及盆駁地帶像一個大布袋，淡水河口譬如布袋口。布袋的外緣除了基隆河以北士林、內湖兩地的漳腔區以外，其餘的廣大地區都是泉腔方言的分布地。布袋的底部是安溪腔區，位在布袋的頸部及口部是同安腔區，而新店溪和大漢溪的交匯處，是安溪腔和同安腔兩個方言區的交界。

（三）臺北泉腔布袋的中心卻又包著一個板橋中和區的漳腔方言片，形成了一個漳腔方言島。整個臺灣北部地區形成了漳包泉，泉包漳的地理形勢。

(四) 漳泉交界地帶的板橋和大稻埕附近是清代分類械鬥最嚴重的地帶，同時也是方言接觸的「前線」，方言融合的「爐心」。東北海岸的老漳腔和泉腔方言有大屯山、中央山脈、基隆河等自然疆界阻隔，老漳腔區成了偏遠地區，不容易受到泉腔的影響，因而比較能夠保存老漳腔的特色，但士林和板橋就沒有那麼單純，都接受了不少的泉腔特色。接近士林、大直的大稻埕、大龍峒同安腔，也受到漳州腔的影響，相對的士林漳州腔也相當的泉腔化，但漳泉分別還是很明顯，老派還保存相當多的特色。漳泉方言融合最嚴重的是第二個爐心大漢溪下流。以大漢溪為界，西岸的樹林、新庄屬於「偏泉腔」，東岸的板橋、中和、土城的漳腔方言四面被泉腔方言團團圍住，不能不受泉腔影響而變成「偏漳腔」。

(五) 安溪腔分布在臺北盆地南半部和其南麓山區。距離「爐心」越遠的地方就越能保存原鄉的方音。「老安溪腔」分布在臺北盆地的南麓地帶，因為遠離了「爐心」，才能保存老安溪腔；距離「爐心」越近的地方越可能受到其他方言的影響，接受其他方言的成分，或者受到牽引而及早發生自然演變，這些地方就變成「新安溪腔」了。更有進者，以安溪腔為底層的樹林、新莊因為雜居了一些漳州人，影響之下，混雜了更多的漳州腔成分，因而變成了「偏泉腔」。

(六) 同樣的，老同安腔分布在偏僻的淡水河口，遠離了「爐心」，因而能夠保存同安腔的央元音特色，越往上游，越接近「爐心」的三重、大稻埕都喪失了央元音而變成「新同安腔」了。同為「新同安腔」，最接近大稻埕「爐心」的地方，如大稻埕受到漳腔的影響最大。只有有自然疆界保護的同安腔方言才能減少被融合的速度，永和和社仔島就是例子。永和雖然和中和的漳州腔區交接，可是其東、北、西三面都被新店溪所包圍著，在福和橋開通以前是一個交通不便的閉塞地帶，因而奇蹟似地保存了老同安腔的特色；還有社仔是一個封閉的洲島，在百齡橋開通以前，也是一個閉塞的地方，因而在同安腔方言中保存最多的同安腔特色。



第五節 方言接觸與方言混雜

前文所述的方言特徵與方言類型是從語言發展的縱關係所作的分析，在這個分析中，為了條理化、結構化、系統化的目的，暫時把方言接觸所產生的混雜現象加以排除，也就是做了「理想化」(idealization)的工作。事實上，方言的分化除了自然演變的縱關係，還有方言接觸所產生的橫關係，也就是「方言移借」。純粹的方言只是一種方便假設，方言混雜是正常的現象。

任何方言或語言只要有接觸就不可能不互相移借。臺北的閩南語方言之間並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有自然的疆界，阻隔了互相的接觸，方言移借更加難免。加上臺灣的交通發達，教育發達，大眾傳播發達，還有徵兵制、都市化等因素，人民接觸頻繁，漳泉間互相移借的情形無法避免。

臺北地區正面臨著急速演變的時期，這種演變有兩種情形，一種是社會方言的演變，任何一個地點進行社會方言學調查時，我們都可以看見老、中、青、少各個年齡層的方言特徵有顯著的變化，表現了正形成一個「臺灣普通腔」的過渡現象（參見洪惟仁西元二〇〇三博士論文）。這個問題因為篇幅的限制，暫時不談，這裏要談的是地域方言的演變。

壹、詞彙擴散現象

十九世紀的地理語言學家已經發現方言特徵或語言特徵的橫向傳播像投石池中，水波向四方擴散一樣，因而提出所謂「波傳論」(wave theory)。比較表四—三及表四—四可見，臺北閩南語的主要方言變項中，已經有幾項因方言移借而產生了變化。〈高高〉韻類泉腔原來唸成³，但臺北的泉腔方言已經大量移借了漳音^o，有些字音轉唸^o，或³^o並存。在聲調方言，安溪腔的陽入調值喪失了高升調，逐漸變成中平調，大概也是受到漳腔的影響。

相對於臺北泉州腔系統性移借漳音的情形，老漳音算是比較穩定而保守，這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漳州方言區和泉腔方言有大自然疆界阻隔，東北海岸以大屯山稜和泉腔方言阻隔，士林、內湖以基隆河與泉腔方言阻隔；其次更重要的是臺北漳腔的音韻系統早就變得比較無標(unmarked)，所以穩定而不易變化，相對的，泉腔的音韻

系統有許多有標的 (marked) 央元音、升調，所以比較容易變化。但漳腔也有一些比較有標的音，比如〈禪〉字母 ɛ ，正如安溪腔的 * ɛ 變成了漳腔的 ɛ ；老漳腔的 ɛ 也變成了泉腔的 ɪ 了。移借現象如果比較嚴重，我們就歸入混合方言來處理。本節討論比較零星的移借。

潘科元（西元一九九七年）關於臺北方言零星的移借有深入而細密的研究。他發現臺北方言之間的字音傳播是以「詞彙擴散」的方式在進行的。「詞彙擴散」現象不但出現在自然演變，更適用於方言接觸所產生的變化（註〇九）。詞彙擴散的模式，如王士元（西元一九六九年）所揭示的：

表四——詞彙擴散模式

C4	A	A	A	A	B
C3	A	A	A	B	B
C2	A	A	B	B	B
C1	A	B	B	B	B
	t1	t2	t3	t4	t5

上表中 A 表舊音，B 表新音，這是一個方言由 A 變成 B 的模式。由 t1 到 t5 表示時間的變化，C1 到 C4 表示同一個字類的不同涵字或同一個字在不同的詞彙環境 (context)。在 t1 的階段，所有的字音都唸 A，t2 以後 A → B 的規律逐漸在 C1、C2、C3、C4 運作，直到 t5，所有的字音都變成 B，而完成這個音變規律。而在 t2 到 t4 的階段就是 A、B 兩個變體並存的時代。

註〇九：Wang and Lien（西元一九九三年）檢討了過去文獻上：方言混合與辭彙擴散是不相容的成見。他們以潮州話為例證明詞彙擴散確實發生在方言混合所引起的音變中。



潘科元整理臺北地區方言，發現相同條件的某一類字是一個字一個字逐漸轉變，而不是一下子整個變過去的，證明方言接觸也遵循著「詞彙擴散」的模式變化。以下是一些實例。

貳、方言混雜的分類觀察

一、〈居居〉字類的混雜

如表四——四所示，〈居居〉字類漳音 i，泉腔方言除新同安腔唸 u 之外，其他的方言都唸成 i。自然演變的情形應該如此，但事實上不是每一個類型的方言都只是整齊的遵循這個規則變化，還有互相混雜的情形。方言可以根據一些特徵進行方言定性，但是落實到實際的語言成分時，我們將發現因為方言混雜的關係，每一個方言的「純度」是有差異的，把這種純度加以量化，即所謂「方言純度指數」，從混雜的特徵來計算，就是「方言混雜指數」。

臺北新同安腔〈居居〉字類的字原本都是唸 u，但潘科元（西元一九九七：二二）發現新同安腔的各個方言點參差地出現了讀漳音 i 的例外。如下表所示：

表四——八臺北新同安腔〈居居〉字類的字音混雜

據	箸	煮	豬	社子	蘆洲	三重	大龍峒	大稻埕
ku ₁₁	tu ₂₂	tsu ₃₁	tu ₃₃	ku ₁₁	tu ₂₂	tsu ₃₁	tu ₃₃	ku ₁₁ / ki ₁₁

佇	去	汝	女	鼠	魚
tu ₂₂	k ^h u ₁₁	lu ₃₁	lu ₃₁	ts ^h u ₃₁	hu ₁₂
ti ₂₂	k ^h u ₁₁	lu ₃₁	lu ₃₁	ts ^h u ₃₁	hu ₁₂
ti ₂₂	k ^h i ₁₁	lu ₃₁	lu ₃₁	ts ^h u ₃₁ / ts ^h i ₃₁	hu ₁₂
ti ₂₂	k ^h i ₁₁	li ₃₁	lu ₃₁	ts ^h u ₃₁	hi ₁₂ / hu ₁₂
ti ₂₂	k ^h i ₁₁	li ₃₁	li ₃₁	ts ^h u ₃₁ / ts ^h i ₃₁	hu ₁₂

潘科元將以上所舉字音的移借漳音程度加以指數化：一個字如果完全改讀ㄣ韻母，得1分，如果ㄣ、ㄨ、ㄣ、ㄣ兩可，得〇·五分，如果仍讀ㄣ、ㄣ，得0分。以方言點做比較，加起來得到各方言的漳腔化指數：社子〇，蘆洲一，三重一·五，大龍峒三·五，大稻埕五。從地點來看，漳腔化指數正好反映了城鄉差異，都市化越深的方言點得分越高，也就是移借漳音的程度越深，越閉塞的地方越能保守原音。

以例字做比較，各字的漳腔化指標數如下：豬〇，煮〇，箸〇，據〇·五，魚〇·五，女一，鼠一，汝二，去二，佇四。數字顯示指標數和詞頻成正比，越常用的字，如「汝、去、佇」，變得越快，最常用的介詞「佇」變得最快。這種情形和廈門音相當類似，廈門音的〈居居〉字類通常唸成u，但是「汝、去、佇」等字也唸成i韻。由此可見字音的變化和詞頻有顯著的相關性。



二、〈龔經〉韻類的混雜

再看幾個泉腔鼻音韻類，如表四—三編號一一—一三號變項，方言移借的情形。安溪腔屬於與《彙音妙悟》一樣〈龔〉（開）、〈關〉（合）二分的方言。《彙音妙悟》的〈龔〉（開）字母的發音，依歷史紀錄及考證，早期泉州音應該讀成 * ɕi ，而〈關〉讀為 * ɕei （參見洪惟仁一九九六：五五—五七）。

〈龔經〉韻類的老泉音 ɕi 在臺北已經消失，安溪腔完全唸成 ɕi ，因為已經完成了由 $\text{ɕi} \rightarrow \text{i}$ 的音變，所以我們不知道變化的過程。如果說臺北安溪腔由 $\text{ɕi} \rightarrow \text{i}$ 是自然演變，這是不太可能的假設，因為兩個變體之間沒有任何相似性，比較可能的假設應該是移借漳音，而不是自然的演變。換言之，安溪腔的〈龔經〉韻類整個移借了漳音。

同安腔也正在大量移借了漳音的 ɕi 以取代了原來的 ɕi ，有些已經完成了移借手續，有些字則 ɕi 與 i 並存，成了混雜的情形。如下表所示：

表四—九臺北同安腔〈龔經〉韻類的字音混雜

三 重	八 里	社 子	淡 水	蘆 洲	還 錢
hãi_{12}	hãi_{12}	hãi_{12}	hãi_{12} / hiŋ_{12}	hãi_{12} / hiŋ_{12}	
tiŋ_{22}	tiŋ_{22}	tiŋ_{22}	tiŋ_{22}	tãi_{22}	有（硬）
$\text{ts}^{\text{h}}\text{iŋ}$	$\text{ts}^{\text{h}}\text{iŋ}$	$\text{ts}^{\text{h}}\text{iŋ}$	$\text{ts}^{\text{h}}\text{iŋ}$	$\text{ts}^{\text{h}}\text{iŋ}$	千
kiŋ_{33}	kiŋ_{33}	kiŋ_{33}	kiŋ_{33}	kiŋ_{33}	間
tsiŋ_{12}	tsiŋ_{12}	tsiŋ_{12}	tsiŋ_{12}	tsiŋ_{12}	前
piŋ_{31}	piŋ_{31}	piŋ_{31}	piŋ_{31}	piŋ_{31}	倒 反
tiŋ_{22}	tiŋ_{22}	tiŋ_{22}	tiŋ_{22}	tiŋ_{22}	戶 櫬

大稻埕	大龍峒
hǎi ₁₂	hǎi ₁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s ^h iŋ	ts ^h iŋ
kiŋ ₃₃	kiŋ ₃₃
tsiŋ ₁₂	tsiŋ ₁₂
pǎi ₃₁	piŋ ₃₁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如上表可見，臺北同安腔正步著安溪腔的後塵，進行著ㄅ→ㄆ的漳腔化音變，能夠保存同安腔原音特色的只有加網底的幾個少數方言的少數字音（「還錢」、「有（硬）」字）。八里、三重、大龍峒、大稻埕已經完成了移借變化，但淡水、蘆洲、社子還沒有完成，音變規律的運作已經接近尾聲，即將完成。我們由這幾個殘存的特徵還可以窺見同安腔的音變過程，並作為判定同安腔方言的證據。

三、〈關官〉與〈關觀〉韻類的混雜

〈關官〉與〈關觀〉兩個韻類在《彙音妙悟》的系統同屬〈關〉字母，但漳州《十五音》分成二類字母：〈官〉字母與〈觀〉字母。不過有些泉州方言也分成二類（參見洪惟仁一九九六：五六）。

由下表可見臺北方言之間互相混雜的情形，下表中能夠保存老方言原來的特色的加網底標示。

表四——○臺北地區方言〈關官〉與〈關觀〉字類的字音混雜

安溪腔		方言	
三峽	汐止	例字	字類
kuĩ ₃₃	kuĩ ₃₃	關	關官
huĩ ₁₂	huĩ ₁₂	橫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𨵿（高）	關觀
kuan ₁₁	kuĩ ₁₁	慣 勢	
kuĩ ₂₂ / kuan ₂₂	kuĩ ₂₂ / kuan ₂₂	縣	



同安腔						安溪腔			
大稻埕	大龍峒	三重	八里	淡水	蘆洲	萬華	木柵	林口	石碇
kuāi ₃₃ / kuī ₃₃	kuī ₁₂	kuā ₁₂	kuī ₁₂	kuī ₃₃	kuī ₃₃	kuī ₃₃	kuī ₃₃	kuī ₃₃	kuī ₃₃
huī ₁₂	huāi ₁₂ / huī ₁₂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ī ₁₂	huī ₁₂	huī ₁₂	huī ₁₂
kuan ₁₂ / kuāi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āi ₁₂	kuāi ₁₂ / kuan ₁₂	kuāi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ī ₁₁ / kuan ₁₁
kuāi ₂₂	kuāi ₂₂	kuan ₂₂	kuāi ₂₂	kuāi ₂₂ / kuan ₂₂	kuāi ₂₂	kuan ₂₂	kuan ₂₂	kuan ₂₂	kuī ₂₂

漳腔	
士林	金山
kuāi ₃₃	kuāi ₃₃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kuan ₁₁	kuan ₁₂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₂₂	kuan ₂₂

由上表可見，臺北安溪腔〈關官〉類全部唸成 ε ，保存了泉音特色，但〈關觀〉類大量移借了漳音的 ua ，只有汐止「慣」唸成 $kuā$ ，石碇的「縣」唸成 $kuā$ ，此外有三筆語料是泉、漳音並存。

至於同安腔方言，只有位於同安區中心的蘆洲能夠完全保存同安腔韻母的 $uā$ 讀，其餘的方言都多少吸收了漳音。〈關官〉韻類和漳州腔都讀 $uā$ ，但部分字音移借了安溪腔的 ε 變體；〈關觀〉類則至少一半以上的筆數吸收了漳州腔的 uan 變體，完全被取代或互相並存。

潘科元（一九九七：四二）依據上述計算方言特徵指數的方法，算出臺北同安腔各個方言保存同安腔變體和吸收其他方音的指數，茲略作修正，列如下表：

表四——臺北同安腔方言〈關官〉與〈關觀〉字類方言特徵指數

蘆洲	淡水	八里	三重		
5	3	3	3	uāi	同安腔
0	1	1	0	uĩ	安溪腔
0	1	1	2	uan	漳州腔
5	5	5	5	合計	



大龍峒	2	1.5	1.5	5
大稻埕	2	1.5	1.5	5
合計	18	5	7	30

上表清楚地顯示，位於同安區中心的蘆洲的同安腔指數最高（五），其次是較邊緣的淡水、八里、三重（三），位於臺北市區的大龍峒和大稻埕指數最低（二），顯示同安腔特徵由中心地帶的蘆洲向臺北市的方向逐漸褪色。都市化程度越高，方言接觸的程度也越高，因此同安腔特色的沒落自然和都市化程度，即與其他方言接觸的程度呈顯著的相關性。

其次，同安腔分布區南界臺北新安溪腔區，北界士林漳州腔區，接觸面積差不多，兩種鄰接方言對同安腔的影響力也是勢均力敵。除了三重因為緊鄰漳腔方言而與安溪腔不相鄰，安溪腔指數為○，漳腔指數為2之外，其餘各方言點，安溪腔與漳州腔的指數都相同。

與此相對的，漳州腔的金山、士林這個字類並沒有發生方言混雜的現象，顯示漳州音的穩定性。

四、〈高高〉字類的字音混雜

《彙音妙悟》〈高〉字母對應於《十五音》〈高〉字母，相當於中古果攝和效攝一等的字屬於文讀字類，泉州音都唸成 o ，如「哥」 $kɔ^1$ 、「過」 $kɔ^3$ 、「課」 $k^4ɔ^3$ 、「保」 $pɔ^2$ 、「島」 $tɔ^3$ ……等，漳州音都唸成 o 韻。臺灣的普通腔以漳音為主要成分，從這個字類的字大部分漳音化的事實也可以印證。但是臺北方言還殘存著幾個字唸成 o 韻，譬如「無課」 $bo^5 k^4o^3$ 唸成「無褲」 $bo^5 k^4ɔ^3$ ，造成趣談，還有「保庇」唸成 $pɔ^2pi^3$ ，致使有些人以為本字是「補庇」。本調查以「保」、「島」為例，研究臺北方言漳泉混雜的情形。以下是各方言點的語料，同時計算出各個方言區的泉音指數：

表四——二臺北地區方言〈高高〉字類的字音混雜

同安腔					安溪腔								方言區
三 重	蘆 洲	社 子	八 里	淡 水	萬 華	木 柵	石 碇	林 口	三 峽	汐 止	坪 林	平 溪	方言點
pɔ ₃₁	po ₃₁	pɔ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ɔ ₃₁	pɔ ₃₁	po ₃₁	pɔ ₃₁	pɔ ₃₁	pɔ ₃₁	pɔ ₃₁	pɔ ₃₁	保 庇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島
2	1	2	1	1	2	2	1	2	2	2	2	2	泉腔指數
				一·二八六								一·八七五	全區平均指數



老漳腔					同安腔	
貢寮	金山	三芝	士林	內湖	大稻埕	大龍峒
po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to ₃₁	to ₃₁	to ₃₁	to ₃₁	to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0	0	0	0	0	1	1
				○		

上表顯示，漳腔方言的泉音指數是0，就是說沒有一個方言接受泉音；安溪腔泉音保存的情形最好，各個方言點的泉音指數幾乎都是二，只有石碇的「保庇」唸成 po₂，平均指數一·八七五；同安腔各方言點泉音指數相當參差，平均指數只有一·二八六，差不多介於漳泉之間。

根據張屏生的博士論文（一九九六：二八二），現代同安方言所有〈高高〉字類的字都跟漳音一樣唸成 o，和《彙音妙悟》的系統不同，和《拍掌知音》的系統相當。拙著曾考證後者屬於同安方言的韻書（參見洪惟仁《臺灣文獻書目解題：語言類》一九九六：一一一），據此推測，臺北同安腔大概本來讀成 o，ɔ 的韻讀是由安溪腔借來的。

【附表一】

臺北地區方言音韻特徵對照表

例言

一、本字表語料來源主要根據中央研究院龔煌城教授所主持之「臺灣地區閩南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西元一九八八年—一九九六年），及洪惟仁主持之「臺北地區方言調查」計畫（西元二〇〇一年）；部分資料來自潘科元碩士論文《大臺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布》（西元一九九六年），其中部分資料由前述龔煌城教授計畫提供，部分同安腔方言語料由張屏生教授提供。（參見【附表三】所載記音人部分）

二、本表所有資料均由調查者親自到當地訪問當地耆老。受訪者限六十歲以上，世居本地，不常出門者。性別、職業不拘，但以男性勞動者為優先。

三、關於方言發音人之背景、調查人、記音人之資料參見【附表三】〈發音人基本資料〉。

四、本表所收語料限於對臺北地區閩南語有方言差異之關鍵字。至於在整個臺灣或整個閩南語具有差異性，但在臺北地區為一致性之變項下之涵字不在收錄範圍。如〈箱薑〉字類泉州音為 ɕi 韻，漳州音為 ɕi 韻，但在臺北地區都唸成 ɕi 韻，故所有〈箱薑〉字類均不在本表收錄之列。

四、本表採用國際音標（IPA）記音。轉寫方式採偏向音位之寬式記音法，其聲調之標示法，採用三調制，1表低調、2表中調、3表高調。



表一

南五股	泰山	林口	南土城	三峡	坪林	汐止	七堵	平溪	
dzi ₂₂	dzi ₂₂	l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字
dzi ₂₂	dzi ₂₂	l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二
dzit ₂₂	dzit ₂₂	lit ₂₂	dzit ₂₃	dzit ₂₂	dzit ₂₂	dzit ₃	dzit ₃	dzit ₂₃	日
dzip ₂₂	dzip ₂₂	lip ₂₂	dzip ₂₂	dzip ₂₂	dzip ₂₂	dzip _{22/3}	dzip _{22/3}	dzip ₂₂	入
lu ₂₂	lu ₂₂	lu ₂₂	dzu ₂₂	dzu ₂₂	dzu ₂₂	dzu ₂₂	dzu ₂₂	dzu ₂₂	裕
lua ₂₂	lua ₂₂	lua ₂₂	dzua ₂₂	dzua ₂₂	dzua ₂₂	dzua ₂₂ / dzua ₃	dzua ₂₂ / dzua ₃	dzua ₂₂	熱
tsu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煮
tsu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薯
ku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據
tu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箸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鼠

大龍 峒	五 股	三 重	蘆 洲	社 子	永 和	八 里	淡 水	萬 華	木 柵	石 碇	
li ₂₂	dzi ₂₂	li ₂₂	li ₂₂	li ₂₂	dzi ₂₂	li ₂₂	li ₂₂	li ₂₂	li ₂₂	dzi ₂₂	字
li ₂₂	dzi ₂₂	li ₂₂	li ₂₂	li ₂₂	dzi ₂₂	li ₂₂	li ₂₂	li ₂₂	li ₂₂ dzi ₂₂	li ₂₂	二
lit ₃	dzit ₃	lit ₃	lit ₃	lit ₃	dzit ₃	lit ₃	lit ₃	lit ₂₃	lit _{23/22}	dzit _{3/22}	日
lip ₃	dzip ₃	lip ₃	lip ₃	lip ₃	dzip ₃	lip ₃	lip ₃	lip ₂₃	lip ₂₃	dzip ₂₂	入
lu ₂₂	lu ₂₂	lu ₂₂	lu ₂₂	lu ₂₂	lu ₂₂	lu ₂₂	lu ₂₂	lu ₂₂	lu ₂₂	dzu ₂₂	裕
lua _? ₃	lua _? ₃	lua _? ₃	lua _? ₃	lua _? ₃	lua _? ₃	lua _? ₃	lua _? ₃	lua _? ₂₃	lua _? ₂₂	dzua _? ₃ / dzua _? ₂₂	熱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u ₃₁	tsu ₃₁	tsu ₃₁	tsu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煮
tsu ₁₂	tsu ₁₂	tsu ₁₂	tsu ₁₂	tsu ₁₂	tsu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öi ₁₂	薯
ku ₁₁	ku ₁₁	ku ₁₁	ku ₁₁	ku ₁₁	ku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據
tu ₂₂	tu ₂₂	tu ₂₂	tu ₂₂	tu ₂₂	tu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箸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i ₃₁	tts ^h i ₃₁	t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鼠



三 芝	內 湖	士 林	北 瑞 芳	北 土 城	中 和	板 橋	樹 林	新 莊	大 稻 埕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li ₂₂	li ₂₂	字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li ₂₂	li ₂₂	二
dzit ₂₂	dzit ₂₂	dzit ₂₂	dzit ₂₂	dzit ₂₂	dzit ₂₂	dzit ₂₂	dzit ₂₂	lit ₂	lit ₂	日
zip ₂₂	lip ₂₂	dzip ₂₂	dzip ₂₂	dzip ₂₂	dzip ₂₂	lip ₂₂	lip ₃	lip ₂	lip ₂	入
dzu ₂₂	dzu ₂₂	dzu ₂₂	dzu ₂₂	dzu ₂₂	dzu ₂₂	dzu ₂₂	dzu ₂₂	lu ₂₂	lu ₂₂	裕
dzua ₂₂	dzua ₂₂	dzua ₂₂	dzua ₂₂	dzua ₂₂	dzua ₂₂	dzua ₂₂	dzua ₂₂	lua ₂₂	lua ₂₂	熱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煮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薯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ku ₁₁ ki ₁₁	據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u ₂₂	箸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u ₃₁	鼠

南 土 城	三 峽	坪 林	汐 止	七 堵	平 溪	
hi ₁₂	hi ₁₂	hi ₁₂	hi ₁₂	hi ₁₂	hi ₁₂	魚
ti ₃₃	ti ₃₃	ti ₃₃	ti ₃₃	ti ₃₃	ti ₃₃	豬
li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汝
k ^h li ₁₁	k ^h li ₁₁	k ^h li ₁₁	k ^h li ₁₁	k ^h li ₁₁	k ^h li ₁₁	去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佇
tsi ₂₂	tsi ₂₂	tsi ₂₂	tsi ₂₂	tsi ₂₂	tsi ₂₂	自
si ₃₃	si ₃₃	si ₃₃	si ₃₃	si ₃₃	si ₃₃	思
si ₃₁	si ₃₁	si ₃₁	si ₃₁	si ₃₁	si ₃₁	史
dzu ₃₁	dzu ₃₁	dzu ₃₁	dzu ₃₁	lu ₃₁	dzu ₃₁	豆乳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爭取
tə ₃₁	tə ₃₁	tə ₃₁	tə ₃₁	tə ₃₁	tə ₃₁	短

表二

貢 寮	雙 溪	金 山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字
dzi ₂₂	dzi ₂₂	dzi ₂₂	二
dzit ₂₂	dzit ₂₂	dzit ₂₂	日
dzip ₂₂	dzip ₂₂	zip ₂₂	入
dzu ₂₂	dzu ₂₂	dzu ₂₂	裕
dzua? ₂₂	dzua? ₂₂	dzua? ₂₂	熱
tsi ₃₁	tsi ₃₁	tsi ₃₁	煮
tsi ₁₂	tsi ₁₂	tsi ₁₂	薯
ki ₁₁	ki ₁₁	ki ₁₁	據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箸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鼠

紅
竹
竿
一
束
心



蘆洲	社子	永和	八里	淡水	萬華	木柵	石碇	南五股	泰山	林口	
hu ₁₂	hu ₁₂	hu ₁₂	hi ₁₂	hi ₁₂	hö ₁₂	hö ₁₂	hö ₁₂	hu ₁₂	hi ₁₂	hi ₁₂	魚
tu ₃₃	tu ₃₃	tu ₃₃	ti ₃₃	ti ₃₃	tö ₃₃	tö ₃₃	tö ₃₃	tu ₃₃	ti ₃₃	ti ₃₃	豬
lu ₃₁	lu ₃₁	lu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lö ₃₁	lö ₃₁	lö ₃₁	lu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汝
k ^h u ₁₁	k ^h u ₁₁	k ^h u ₁₁	k ^h i ₁₁	k ^h i ₁₁	khö ₁₁	khö ₁₁	khö ₁₁	k ^h u ₁₁	k ^h li ₁₁	k ^h li ₁₁	去
ti ₂₂	tu ₂₂	ti ₂₂	ti ₂	ti ₂₂	tö ₂₂	tö ₂₂	tö ₂₂	tu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佇
tsu ₂₂	tsu ₂₂	tsu ₂₂	tsi ₂₂	tsi ₂₂	tsö ₂₂	tsö ₂₂	tsö ₂₂	tsu ₂₂	tsi ₂₂	tsi ₂₂	自
su ₃₃	su ₃₃	su ₃₃	si ₃₃	sö ₃₃	sö ₃₃	sö ₃₃	sö ₃₃	su ₃₃	si ₃₃	si ₃₃	思
su ₃₁	su ₃₁	su ₃₁	si ₁	si ₃₁	sö ₃₁	sö ₃₁	sö ₃₁	su ₃₁	si ₃₁	si ₃₁	史
lu ₃₁	lu ₃₁	lu ₃₁	lu ₃₁	lu ₃₁	lu ₃₁	lu ₃₁	dzu ₃₁	lu ₃₁	lu ₃₁	lu ₃₁	豆乳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爭取
te ₃₁	te ₃₁	tv ₃₁	tə ₃₁	tə ₃₁	tə ₃₁	tə ₃₁	tə ₃₁	tv ₃₁	tə ₃₁	tə ₃₁	短

內湖	士林	北瑞芳	北土城	中和	板橋	樹林	新莊	大稻埕	大龍峒	五股	三重	
hi ₁₂	hi ₁₂	hi ₁₂	hi ₁₂	hi ₁₂	hi ₁₂	hi ₁₂	hi ₁₂	hu ₁₂	hu ₁₂	hu ₁₂	hu ₁₂	魚
ti ₃₃	ti ₃₃	ti ₃₃	ti ₃₃	ti ₃₃	ti ₃₃	ti ₃₃	ti ₃₃	tu ₃₃	tu ₃₃	tu ₃₃	tu ₃₃	豬
li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lu ₃₁	汝
k ^h i ₁₁	k ^h i ₁₁	k ^h i ₁₁	k ^h i ₁₁	k ^h i ₁₁	k ^h i ₁₁	k ^h i ₁₁	k ^h i ₁₁	k ^h i ₁₁	k ^h i ₁₁		k ^h u ₁₁	去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佇
tsu ₂₂	tsu ₂₂	tsu ₂₂	tsu ₂₂	tsu ₂₂	tsu ₂₂	tsu ₂₂	tsu ₂₂	tsu ₂₂	tsu ₂₂	tsu ₂₂	tsu ₂₂	自
su ₃₃	su ₃₃	su ₃₃	su ₃₃	su ₃₃	su ₃₃	su ₃₃	su ₃₃	su ₃₃	su ₃₃	su ₃₃	su ₃₃	思
su ₃₁	su ₃₁	su ₃₁	su ₃₁	su ₃₁	su ₃₁	su ₃₁	su ₃₁	su ₃₁	su ₃₁	su ₃₁	su ₃₁	史
dzi ₃₁	dzi ₃₁	dzi ₃₁	dzi ₃₁	dzi ₃₁	dzi ₃₁	lu ₃₁	lu ₃₁	lu ₃₁	lu ₃₁	lu ₃₁	lu ₃₁	豆乳
ts ^h i ₃₁	ts ^h u ₃₁ / ts ^h i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u ₃₁	lua ₂₃	lua ₂₃	爭取
te ₃₁	te ₃₁	te ₃₁	te ₃₁	te ₃₁	te ₃₁	te ₃₁	te ₃₁	te ₃₁	te ₃₁	te ₃₁	te ₃₁	短

紅
仔
菜
心



表三

三峽	坪林	汐止	七堵	平溪	
t ^h ə ₁₁	t ^h ə ₁₁	t ^h ə ₁₁	t ^h ə ₁₁	t ^h ə ₁₁	退
hə ₁₂	hə ₁₂	hə ₁₂	hə ₁₂	hə ₁₂	回
hə ₃₁	hə ₃₁	hə ₃₁	hə ₃₁	hə ₃₁	火
kə ₁₁	kə ₁₁	kə ₁₁	kə ₁₁	kə ₁₁	過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未
ts ^h ə ₂₂	ts ^h ə ₂₂	ts ^h ə ₂₂	ts ^h ə ₂₂	ts ^h ə ₂₂	揣
bəʔ ₂	bəʔ ₂	bəʔ ₂	bəʔ ₂	bəʔ ₂	卜
kəe ₃₃	kəe ₃₃	kəe ₃₃	kəe ₃₃	kəe ₃₃	雞
kəe ₃₃	kəe ₃₃	kəe ₃₃	kəe ₃₃	kəe ₃₃	街
ts ^h əe ₃₃	ts ^h əe ₃₃	ts ^h əe ₃₃	ts ^h əe ₃₃	ts ^h əe ₃₃	月初
əe ₃₃	əe ₃₃	əe ₃₃	əe ₃₃	əe ₃₃	挨 糗

貢寮	雙溪	金山	三芝	
hi ₁₂	hi ₁₂	hi ₁₂	hi ₁₂	魚
ti ₃₃	ti ₃₃	ti ₃₃	ti ₃₃	豬
li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li ₃₁	汝
k ^h i ₁₁	k ^h i ₁₁	k ^h i ₁₁	k ^h i ₁₁	去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ti ₂₂	佇
tsu ₂₂	tsu ₂₂	tsu ₂₂	tsu ₂₂	自
su ₃₃	su ₃₃	su ₃₃	su ₃₃	思
su ₃₁	su ₃₁	su ₃₁	su ₃₁	史
dzi ₃₁	dzi ₃₁	dzi ₃₁	dzi ₃₁	豆乳
ts ^h i ₃₁	ts ^h i ₃₁	ts ^h u ₃₁	ts ^h i ₃₁	爭取
te ₃₁	te ₃₁	te ₃₁	te ₃₁	短

永和	八里	淡水	萬華	木柵	石碇	南五股	泰山	林口	南土城	
tʰɿ ₁₁	tʰə ₁₁	tʰə ₁₁	tʰə ₁₁	tʰə ₁₁	tʰə ₁₁	tʰɿ ₁₁	tʰə ₁₁	tʰə ₁₁	tʰə ₁₁	退
hɿ ₁₂	hə ₁₂	hə ₁₂	hə ₁₂	hə ₁₂	hə ₁₂	hɿ ₁₂	hə ₁₂	hə ₁₂	hə ₁₂	回
hɿ ₃₁	hə ₃₁	hə ₃₁	hə ₃₁	hə ₃₁	hə ₃₁	hɿ ₃₁	hə ₃₁	hə ₃₁	hə ₃₁	火
kɿ ₁₁	kə ₁₁	kə ₁₁	kə ₁₁	kə ₁₁	kə ₁₁	hɿ ₁₁	kə ₁₁	kə ₁₁	kə ₁₁	過
bɿ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ɿ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未
tsʰɿ ₂₂	tsʰə ₂₂	tsʰə ₂₂	tsʰə ₂₂	tsʰə ₂₂	tsʰə ₂₂	tshɿ ₂₂	tsʰə ₂₂	tsʰə ₂₂	tsʰə ₂₂	揣
bɿʔ ₂	bəʔ ₂	bəʔ ₂	bəʔ ₂	bəʔ ₂	bəʔ ₂	bɿʔ ₂	bəʔ ₂	bəʔ ₂	bəʔ ₂	卜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əe ₃₃	kəe ₃₃	kue ₃₃	雞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əe ₃₃	kəe ₃₃	kəe ₃₃	街
tsʰue ₃₃	tsʰue ₃₃	tsʰue ₃₃	tsʰue ₃₃	tsʰue ₃₃	tsʰue ₃₃	kue ₃₃	tsʰəe ₃₃	tsʰəe ₃₃	tsʰe ₃₃	月初
ue ₃₃	ue ₃₃	ue ₃₃	ue ₃₃	ue ₃₃	ue ₃₃	ue ₃₃	əe ₃₃ / e ₃₃	əe ₃₃	əe ₃₃	挨 標



中和	板橋	樹林	新莊	大稻埕	大龍峒	五股	三重	蘆洲	社子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退
hue ₁₂	hue ₁₂	he ₁₂	he ₁₂	he ₁₂	he ₁₂	he ₁₂	he ₁₂	he ₁₂	he ₁₂	回
hue ₃₁	hue ₃₁	he ₃₁	he ₃₁	he ₃₁	he ₃₁	he ₃₁	he ₃₁	he ₃₁	he ₃₁	火
kue ₁₁	kue ₁₁	ke ₁₁	ke ₁₁	ke ₁₁	ke ₁₁	ke ₁₁	ke ₁₁	ke ₁₁	ke ₁₁	過
bue ₂₂	bu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bo ₅)	b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未
ts ^h ue ₂₂	ts ^h ue ₂₂	ts ^h e ₂₂	ts ^h e ₂₂	ts ^h e ₂₂	ts ^h e ₂₂	ts ^h e ₂₂	ts ^h e ₂₂	ts ^h e ₂₂	ts ^h e ₂₂	揣
bue _{ʔ2}	bue _{ʔ2}	be _{ʔ2}	be _{ʔ2}	be _{ʔ2}	be _{ʔ2}	be _{ʔ2}	be _{ʔ2}	be _{ʔ2}	be _{ʔ2}	卜
ke ₃₃	ke ₃₃	k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雞
ke ₃₃	ke ₃₃	k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kue ₃₃	街
ts ^h e ₃₃	ts ^h e ₃₃	ts ^h e ₃₃ ts ^h ue ₃₃	ts ^h ue ₃₃	ts ^h ue ₃₃	ts ^h ue ₃₃	ts ^h ue ₃₃	ts ^h ue ₃₃	ts ^h ue ₃₃	ts ^h ue ₃₃	月初
e ₃₃	e ₃₃	ue ₃₃	ue ₃₃	ue ₃₃	ue ₃₃	ue ₃₃	ue ₃₃	ue ₃₃	ue ₃₃	挨 標

貢 寮	雙 溪	金 山	三 芝	內 湖	士 林	北 瑞 芳	北 土 城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t ^h e ₁₁	退
hue ₁₂	hue ₁₂	hue ₁₂	hue ₁₂	hue ₁₂	hue ₁₂	hue ₁₂	hue ₁₂	回
hue ₃₁	hue ₃₁	hue ₃₁	hue ₃₁	hue ₃₁	hue ₃₁	hue ₃₁	hue ₃₁	火
kue ₁₁	kue ₁₁	kue ₁₁	kue ₁₁	kue ₁₁	kue ₁₁	kue ₁₁	kue ₁₁	過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未
ts ^h ue ₂₂	ts ^h ue ₂₂	ts ^h ue ₂₂	ts ^h ue ₂₂	ts ^h ue ₂₂	ts ^h ue ₂₂	ts ^h ue ₂₂	ts ^h ue ₂₂	揣
bueʔ ₂	bueʔ ₂	bueʔ ₂	bueʔ ₂	bueʔ ₂	bueʔ ₂	beʔ ₂	beʔ ₂	卜
ke ₃₃	ke ₃₃	ke ₃₃	ke ₃₃	ke ₃₃	ke ₃₃	ke ₃₃	ke ₃₃	雞
ke ₃₃	ke ₃₃	ke ₃₃	ke ₃₃	ke ₃₃	ke ₃₃	ke ₃₃	ke ₃₃	街
ts ^h e ₃₃	ts ^h e ₃₃	ts ^h e ₃₃	ts ^h e ₃₃	ts ^h e ₃₃	ts ^h e ₃₃	ts ^h e ₃₃	ts ^h e ₃₃	月初
e ₃₃	e ₃₃	e ₃₃	e ₃₃	e ₃₃	e ₃₃	e ₃₃	e ₃₃	挨 標



表四

石 碇	南 五 股	泰 山	林 口	南 土 城	三 峽	坪 林	汐 止	七 堵	平 溪	
sue ₁₁	sue ₁₁	səe ₁₁	səe ₁₁	səe ₁₁	səe ₁₁	səe ₁₁	səe ₁₁	səe ₁₁	səe ₁₁	細
e ₂₂ /ue ₂₂	ue ₂₂	əe ₂₂	əe ₂₂	e ₂₂	əe ₂₂	əe ₂₂	əe ₂₂	əe ₂₂	əe ₂₂	會
tsue _{ʔ₂}	tsue _{ʔ₂}	tsəe _{ʔ₂}	tsəe _{ʔ₂}	tsue _{ʔ₂}	tsəe _{ʔ₂}	tsəe _{ʔ₂}	tsəe _{ʔ₂}	tsəe _{ʔ₂}	tsəe _{ʔ₂}	節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買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賣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批
pue _{ʔ₂}	pue _{ʔ₂}	pue _{ʔ₂}	pue _{ʔ₂}	pue _{ʔ₂}	pue _{ʔ₂}	pue _{ʔ₂}	pue _{ʔ₂}	pue _{ʔ₂}	pue _{ʔ₂}	八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蔘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森
kun ₃₃	ku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ən ₃₃	kern ₃₃	kin ₃₃	斤
kun ₃₃	ku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ə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根

大 稻 埕	大 龍 峒	五 股	三 重	蘆 洲	社 子	永 和	八 里	淡 水	萬 華	木 柵	
sue ₁₁	sue ₁₁	sue ₁₁	sue ₁₁	sue ₁₁	sue ₁₁	sue ₁₁	sue ₁₁	sue ₁₁	sue ₁₁	sue ₁₁	細
e ₂₂	e ₂₂	e ₂₂	e ₂₂	e ₂₂	ue ₂₂	e ₂₂	ue ₂₂	ue ₂₂	ue ₂₂	e ₂₂ /ue ₂₂	會
tsue ₂	tsue ₂	tsue ₂	tsue ₂	tsue ₂	tsue ₂	tsue ₂	tsue ₂	tsue ₂	tsue ₂	tsue ₂	節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買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賣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p ^h ue ₃₃	批
pue ₂	pue ₂	pue ₂	pue ₂	pue ₂	pue ₂	pue ₂	pue ₂	pue ₂	pue ₂	pue ₂	八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蔘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森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斤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kun ₃₃	根

紅
仔
菜
心



貢 寮	雙 溪	金 山	三 芝	內 湖	士 林	北 瑞 芳	北 土 城	中 和	板 橋	樹 林	新 莊	
se ₁₁	se ₁₁	se ₁₁	se ₁₁	se ₁₁	se ₁₁	se ₁₁	se ₁₁	se ₁₁	se ₁₁	sue ₁₁	sue ₁₁	細
e ₂₂	e ₂₂	e ₂₂	e ₂₂	e ₂₂	e ₂₂	e ₂₂	e ₂₂	e ₂₂	e ₂₂	e ₂₂	e ₂₂	會
tse _{ʔ₂}	tse _{ʔ₂}	tse _{ʔ₂}	tse _{ʔ₂}	tse _{ʔ₂}	tse _{ʔ₂}	tse _{ʔ₂}	tse _{ʔ₂}	tse _{ʔ₂}	tse _{ʔ₂}	tse _{ʔ₂}	tsue _{ʔ₂}	節
be ₃₁	be ₃₁	be ₃₁	be ₃₁	be ₃₁	be ₃₁	be ₃₁	be ₃₁	be ₃₁	be ₃₁	bue ₃₁	bue ₃₁	買
b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bue ₂₂	bue ₂₂	賣
p ^h e ₃₃	p ^h e ₃₃ 3	p ^h e ₃₃	p ^h e ₃₃	p ^h e ₃₃	p ^h e ₃₃	p ^h e ₃₃	p ^h e ₃₃	p ^h e ₃₃	p ^h e ₃₃	p ^h e ₃₃	p ^h ue ₃₃	批
pe _{ʔ₂}	pe _{ʔ₂}	pe _{ʔ₂}	pe _{ʔ₂}	pe _{ʔ₂}	pe _{ʔ₂}	pe _{ʔ₂}	pe _{ʔ₂}	pe _{ʔ₂}	pe _{ʔ₂}	pue _{ʔ₂}	pue _{ʔ₂}	八
sm ₃₃	sm ₃₃	sm ₃₃	sm ₃₃	sm ₃₃	s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蔘
sm ₃₃	sm ₃₃	sm ₃₃	sm ₃₃	sm ₃₃	s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sm ₃₃	sim ₃₃	sim ₃₃	森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un ₃₃	斤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un ₃₃	根

表五

木 柵	石 碇	南 五 股	泰 山	林 口	南 土 城	三 峽	坪 林	汐 止	七 堵	平 溪	
k ^h un ₁₂	k ^h un ₁₂	k ^h un ₁₂	k ^h in ₁₂	k ^h in ₁₂	k ^h in ₁₂	k ^h in ₁₂	k ^h in ₁₂	k ^h ən ₁₂	k ^h in ₁₂	k ^h in ₁₂	芹
gun ₁₂	gun ₁₂	gun ₁₂	gin ₁₂	gin ₁₂	gin ₁₂	gin ₁₂	gin ₁₂	gən ₁₂	gin ₁₂	gin ₁₂	銀
sĩ ₃₃	sĩ ₃₃	sĩ ₃₃	sĩ ₃₃ / sẽ ₃₃	sĩ ₃₃	sĩ ₃₃	sĩ ₃₃	sĩ ₃₃	sĩ ₃₃	sẽ ₃₃	sĩ ₃₃	生 團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ẽ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青 盲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病
gueʔ ₂	gueʔ ₂	ɲẽʔ ₂	ɲẽʔ ₂	gæʔ ₂	geʔ ₂	gæʔ ₂	gæʔ ₂	gæʔ ₂	gæʔ ₂	ɲẽʔ ₂	夾
kueʔ ₂	gueʔ ₂	ɲẽʔ ₂	ɲẽʔ ₂	gæʔ ₂	gueʔ ₂	gæʔ ₂	gæʔ ₂	kæʔ ₂	ɲẽʔ ₂	kæʔ ₂	莢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間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前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還



新莊	大稻埕	大龍峒	五股	三重	蘆洲	社子	永和	八里	淡水	萬華	
k ^h un ₁₂	k ^h un ₁₂	k ^h un ₁₂	k ^h un ₁₂	k ^h un ₁₂	k ^h un ₁₂	k ^h un ₁₂	k ^h un ₁₂	k ^h un ₁₂	k ^h un ₁₂	k ^h un ₁₂	芹
gun ₁₂	gun ₁₂	gun ₁₂	gun ₁₂	gun ₁₂	gun ₁₂	gun ₁₂	gun ₁₂	gun ₁₂	gun ₁₂	gun ₁₂	銀
sĩ ₃₃	sĩ ₃₃	sĩ ₃₃	sĩ ₃₃	sĩ ₃₃	sĩ ₃₃	sĩ ₃₃	sĩ ₃₃	sĩ ₃₃	sĩ ₃₃	sĩ ₃₃	生 𧄸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ĩ ₃₃	青 𧄸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pĩ ₂₂	病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夾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uẽʔ ₂	kueʔ ₂	ŋuẽʔ ₂	ŋuẽʔ ₂	ŋuẽʔ ₂	kueʔ ₂	ŋuẽʔ ₂	kueʔ ₂	gueʔ ₂	莢
ts ^h ĩŋ ₃₃	ts ^h ĩŋ ₃₃	ts ^h ĩŋ ₃₃	ts ^h ĩŋ ₃₃	ts ^h ĩŋ ₃₃	ts ^h ĩŋ ₃₃	ts ^h ĩŋ ₃₃	ts ^h ĩŋ ₃₃	ts ^h ĩŋ ₃₃	ts ^h ĩŋ ₃₃	ts ^h ĩŋ ₃₃	千
kiŋ ₃₃	kiŋ ₃₃	kiŋ ₃₃	kiŋ ₃₃	kiŋ ₃₃	kiŋ ₃₃	kiŋ ₃₃	kiŋ ₃₃	kiŋ ₃₃	kiŋ ₃₃	kiŋ ₃₃	間
tsiŋ ₁₂	tsiŋ ₁₂	tsiŋ ₁₂	tsiŋ ₁₂	tsiŋ ₁₂	tsiŋ ₁₂	tsiŋ ₁₂	tsiŋ ₁₂	tsiŋ ₁₂	tsiŋ ₁₂	tsiŋ ₁₂	前
hiŋ ₁₂	hiŋ ₁₂	hiŋ ₁₂	hãi ₁₂	hiŋ ₁₂	hãi ₁₂ / hiŋ ₁₂	hãi ₁₂	hãi ₁₂	hiŋ ₁₂	hãi ₁₂ / hiŋ ₁₂	hiŋ ₁₂	還

貢 寮	雙 溪	金 山	三 芝	內 湖	士 林	北 瑞 芳	土 城	中 和	板 橋	樹 林	
k ^h in ₁₂	k ^h in ₁₂	k ^h in ₁₂	k ^h in ₁₂	k ^h in ₁₂	k ^h in ₁₂	k ^h in ₁₂	k ^h in ₁₂	k ^h in ₁₂	k ^h in ₁₂	k ^h in ₁₂	芹
gin ₁₂	gin ₁₂	gin ₁₂	gin ₁₂	gin ₁₂	gin ₁₂	gin ₁₂	gin ₁₂	gin ₁₂	gin ₁₂	gin ₁₂	銀
sẽ ₃₃	sẽ ₃₃	sẽ ₃₃	sẽ ₃₃	sẽ ₃₃	sẽ ₃₃	sẽ ₃₃	sĩ ₃₃	sẽ ₃₃	sẽ ₃₃	sĩ ₃₃	生 𧄸
ts ^h ẽ ₃₃	ts ^h ẽ ₃₃	ts ^h ẽ ₃₃	ts ^h ẽ ₃₃	ts ^h ẽ ₃₃	ts ^h ẽ ₃₃	ts ^h ẽ ₃₃	ts ^h ĩ ₃₃	ts ^h ẽ ₃₃	ts ^h ẽ ₃₃	ts ^h ĩ ₃₃	青 𧄸
pẽ ₂₂	pẽ ₂₂	pẽ ₂₂	pẽ ₂₂	pẽ ₂₂	pẽ ₂₂	pẽ ₂₂	pẽ ₂₂	pẽ ₂₂	pẽ ₂₂	pĩ ₂₂	病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geʔ ₂	夾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ŋẽʔ ₂	geʔ ₂	莢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ts ^h in ₃₃	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kin ₃₃	間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tsin ₁₂	前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hin ₁₂	還

紅
竹
竿
子
與
心



表六

石 碇	南 五 股	泰 山	林 口	南 土 城	三 峽	坪 林	汐 止	七 堵	平 溪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倒 反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戶 模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有
kuĩ ₃₃	kuāi ₃₃	kuĩ ₃₃	kuĩ ₃₃	kuĩ ₃₃	kuĩ ₃₃	kuĩ ₃₃	kuĩ ₃₃	kuĩ ₃₃	kuĩ ₃₃	關
huĩ ₁₂	huāi ₁₂	huĩ ₁₂	huĩ ₁₂	huĩ ₁₂	huĩ ₁₂	huĩ ₁₂	huĩ ₁₂	huĩ ₁₂	huĩ ₁₂	橫
kuĩ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ĩ ₁₁	kuĩ ₁₁	kuan ₁₁	kuĩ ₁₁	慣 勢
kuĩ ₂₂	kuāi ₂₂	kuan ₂₂	kuan ₂₂	kuan ₂₂	kuĩ ₂₂ / kuan ₂₂	kuĩ ₂₂	kuan ₂₂ /kuĩ ₂₂	kuan ₂₂	kuĩ ₂₂	縣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峘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毛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²	pŋ ₂₂	飯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卵

大龍 峒	五 股	三 重	蘆 洲	社 子	永 和	八 里	淡 水	萬 華	木 柵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倒 反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戶 模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āi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有
kuĩ ₃₃	kuĩ ₃₃	kuāi ₃₃	kuāi ₃₃	kuāi ₃₃	kuĩ ₃₃	kuĩ ₃₃	kuĩ ₃₃	kuĩ ₃₃	kuĩ ₃₃	關
huāi ₁₂ / huĩ ₁₂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ĩ ₁₂	huĩ ₁₂	橫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āi ₁₁	kuāi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āi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慣 勢
kuāi ₂₂	kuāi ₂₂	kuan ₂₂	kuāi ₂₂	kuāi ₂₂	kuāi ₂₂	kuāi ₂₂	kuan ₂₂ / kuāi ₂₂	kuan ₂₂	kuan ₂₂	縣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āi ₁₂	kuāi ₁₂	kuāi ₁₂	kuāi ₁₂ / kuan ₁₂	kuāi ₁₂	kuāi ₁₂ /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恒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毛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飯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卵

紅
竹
竿
集
思



三 芝	內 湖	士 林	北 瑞 芳	北 土 城	中 和	板 橋	樹 林	新 莊	大 稻 埕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iŋ ₃₁	pāi ₃₁	倒 反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戶 模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tiŋ ₂₂	有
kuāi ₃₃	kuāi ₃₃	kuāi ₃₃	kuāi ₃₃	kuāi ₃₃	kuāi ₃₃	kuāi ₃₃	kuĩ ₃₃	kuĩ ₃₃	kuĩ ₃₃ / kuāi ₃₃	關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ĩ ₁₂	huĩ ₁₂	huĩ ₁₂	橫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慣 勢
kuan ₂₂	kuan ₂₂	kuan ₂₂	kuan ₂₂	kuan ₂₂	kuan ₂₂	kuan ₂₂	kuĩ ₂₂	kuan ₂₂	kuāi ₂₂	縣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 kuāi ₁₂	恒
mǔ ₁₂	mǔ ₁₂	mǔ ₁₂	mǔ ₁₂	mǔ ₁₂	mǔ ₁₂	mǔ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毛
puĩ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pŋ ₂₂	飯
nuĩ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 nuĩ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nŋ ₂₂	卵

南 土 城	三 峽	坪 林	汐 止	七 堵	平 溪	
sn ₃₃	sn ₃₃	sn ₃₃	sn ₃₃	sn ₃₃	sn ₃₃	酸
nn ₃₁	nn ₃₁	nn ₃₁	nn ₃₁	nn ₃₁	nn ₃₁	軟
mn ₁₂	mn ₁₂	mn ₁₂	mn ₁₂	mn ₁₂	mn ₁₂	門
tn ₃₁	tn ₃₁	tn ₃₁	tn ₃₁	tn ₃₁	tn ₃₁	轉
t ^h n ₂₂	t ^h n ₂₂	t ^h n ₂₂	t ^h n ₂₂	t ^h n ₂₂	t ^h n ₂₂	鍛 菜
m ₁₂	m ₁₂	m ₁₂	m ₁₂ / mui ₁₂	m ₁₂	m ₁₂	梅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媒
bə ₁₂	bə ₁₂	bə ₁₂	bə ₁₂	bə ₁₂	bə ₁₂	麋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妹
po ₃₁	pɔ ₃₁	pɔ ₃₁	pɔ ₃₁	pɔ ₃₁	pɔ ₃₁	保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島

表七

貢 寮	雙 溪	金 山	
pin ₃₁	pin ₃₁	pin ₃₁	倒 反
tin ₂₂	tin ₂₂	tin ₂₂	戶 模
tin ₂₂	tin ₂₂	tin ₂₂	有
kuāi ₃₃	kuāi ₃₃	kuāi ₃₃	關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huāi ₁₂	橫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kuan ₁₁	慣 勢
kuan ₂₂	kuan ₂₂	kuan ₂₂	縣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kuan ₁₂	峘
mǔ ₁₂	mǔ ₁₂	mǔ ₁₂	毛
puĩ ₂₂	puĩ ₂₂	puĩ ₂₂	飯
nuĩ ₂₂	nuĩ ₂₂	nuĩ ₂₂	卵

紅
竹
竿
一
束
心



蘆洲	社子	永和	八里	淡水	萬華	木柵	石碇	南五股	泰山	林口	
sŋ ₃₃	sŋ ₃₃	sŋ ₃₃	sŋ ₃₃	sŋ ₃₃	sŋ ₃₃	sŋ ₃₃	sŋ ₃₃	sŋ ₃₃	sŋ ₃₃	sŋ ₃₃	酸
nŋ ₃₁	nŋ ₃₁	nŋ ₃₁	nŋ ₃₁	nŋ ₃₁	nŋ ₃₁	nŋ ₃₁	nŋ ₃₁	nŋ ₃₁	nŋ ₃₁	nŋ ₃₁	軟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mŋ ₁₂	門
tŋ ₃₁	tŋ ₃₁	tŋ ₃₁	tŋ ₃₁	tŋ ₃₁	tŋ ₃₁	tŋ ₃₁	tŋ ₃₁	tŋ ₃₁	tŋ ₃₁	tŋ ₃₁	轉
t ^h ŋ ₂₂	t ^h ŋ ₂₂	t ^h ŋ ₂₂	t ^h ŋ ₂₂	t ^h ŋ ₂₂	t ^h ŋ ₂₂	t ^h ŋ ₂₂	t ^h ŋ ₂₂	t ^h ŋ ₂₂	t ^h ŋ ₂₂	t ^h ŋ ₂₂	鍛 菜
m ₁₂	m ₁₂	m ₁₂	muĩ ₁₂	m ₁₂	m ₁₂	m ₁₂	m ₁₂ / muĩ ₁₂	m ₁₂	m ₁₂	m ₁₂	梅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媒
be ₁₂	be ₁₂	bɣ ₁₂	bə ₁₂	bə ₁₂	bə ₁₂	bə ₁₂	bə ₁₂	be ₁₂	be ₁₂	bə ₁₂	麋
be ₂₂	be ₂₂	bɣ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bɣ ₂₂	bə ₂₂	bə ₂₂	妹
po ₃₁	pɔ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ɔ ₃₁	pɔ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ɔ ₃₁	保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o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島

北 瑞 芳	北 土 城	中 和	板 橋	樹 林	新 莊	大 稻 埕	大 龍 峒	五 股	三 重	
sn ₃₃	sn ₃₃	sn ₃₃	sn ₃₃	sn ₃₃	sn ₃₃	sn ₃₃	sn ₃₃	sn ₃₃	sn ₃₃	酸
nn ₃₁	nn ₃₁	nn ₃₁	nn ₃₁	nn ₃₁	nn ₃₁	nn ₃₁	nn ₃₁	nn ₃₁	nn ₃₁	軟
mn ₁₂	mn ₁₂	mn ₁₂	mn ₁₂	mn ₁₂	mn ₁₂	mn ₁₂	mn ₁₂	mn ₁₂	mn ₁₂	門
tn ₃₁	tn ₃₁	tn ₃₁	tn ₃₁	tn ₃₁	tn ₃₁	tn ₃₁	tn ₃₁	tn ₃₁	tn ₃₁	轉
t ^h n ₂₂	t ^h n ₂₂	t ^h n ₂₂	t ^h n ₂₂	t ^h n ₂₂	t ^h n ₂₂	t ^h n ₂₂	t ^h n ₂₂	t ^h n ₂₂	t ^h n ₂₂	鍛 菜
muĩ ₁₂	bue ₁₂ / muĩ ₁₂	bue ₁₂	bue ₁₂	m ₁₂	m ₁₂	m ₁₂	m ₁₂	m ₁₂	muĩ ₁₂	梅
muãi ₁₂	muãi ₁₂	muãi ₁₂	muãi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hm ₁₂	媒
mue ₁₂	muãi ₁₂	muãi ₁₂	muãi ₁₂	be ₁₂	be ₁₂	be ₁₂	be ₁₂	be ₁₂	be ₁₂	麋
mue ₂₂	muãi ₂₂	muãi ₂₂	muãi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be ₂₂	妹
po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ɔ ₃₁	pɔ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ɔ ₃₁	保
tɔ ₃₁	to ₃₁	to ₃₁	to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tɔ ₃₁	島



表八

七 堵	平 溪	
tsion ₃₃	tsion ₃₃	將
sion ₁₁	sion ₁₁	相
sion ₁₁	sion ₁₁	想
ick ₂	ick ₂	約
bɔ ₁₂	bio ₁₂	謀
hio ₂₂	hio ₂₂	後
hɔ ₂₂	hɔ ₂₂	厚
bɔ ₂₂	bɔ ₂₂	質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興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證
sik ₂	sik ₂	識

貢 寮	雙 溪	金 山	三 芝	內 湖	士 林	
suĩ ₃₃	suĩ ₃₃	suĩ ₃₃	suĩ ₃₃	suĩ ₃₃	sŋ ₃₃	酸
nuĩ ₃₁	nuĩ ₃₁	nuĩ ₃₁	nuĩ ₃₁	nuĩ ₃₁	nŋ ₃₁	軟
muĩ ₁₂	muĩ ₁₂	muĩ ₁₂	muĩ ₁₂	muĩ ₁₂	mŋ ₁₂	門
tuĩ ₃₁	tuĩ ₃₁	tuĩ ₃₁	tuĩ ₃₁	tuĩ ₃₁	tŋ ₃₁	轉
thuĩ ₂₂	thuĩ ₂₂	t ^h uĩ ₂₂	t ^h uĩ ₂₂	t ^h uĩ ₂₂	t ^h uĩ ₂₂ / t ^h ŋ ₂₂	鍛 菜
bue ₁₂	muĩ ₁₂ / m ₁₂	m ₁₂	bue ₁₂	bue ₁₂	bue ₁₂	梅
muāi ₁₂	müe ₁₂	muāi ₁₂	muāi ₁₂	muāi ₁₂	muāi ₁₂	媒
muāi ₁₂	muāi ₁₂	muāi ₁₂	muāi ₁₂	muāi ₁₂	muāi ₁₂	麋
muāi ₂₂	müe ₁₂	muāi ₂₂	muāi ₂₂	muāi ₂₂	muāi ₂₂	妹
po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po ₃₁	保
to ₃₁	to ₃₁	to ₃₁	to ₃₁	to ₃₁	to ₃₁	島

萬 華	木 柵	石 碇	南 五 股	泰 山	林 口	南 土 城	三 峽	坪 林	汐 止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將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相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想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約
bio ₁₂	bo ₁₂	bio ₁₂	bo ₁₂	bo ₁₂ /bio ₁₂	bo ₁₂ /bio ₁₂	mō ₁₂	bio ₁₂ /bo ₁₂	bio ₁₂	bio ₁₂	謀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後
ho ₂₂	ho ₂₂	ho ₂₂	ho ₂₂	ho ₂₂	ho ₂₂	ho ₂₂	hio ₂₂	ho ₂₂	hio ₂₂	厚
bo ₂₂	bk ₂₂	b ₂₂	b ₂₂	boŋ ₂₂	bo ₂₂	bo ₂₂	bo ₂₂	bo ₂₂	bo ₂₂	貿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興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證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識

紅
竹
竿
興
心



新莊	大稻埕	大龍峒	五股	三重	蘆洲	社子	永和	八里	淡水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tsioŋ ₃₃	將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sioŋ ₁₁	相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sioŋ ₃₁	想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ioŋ ₂	約
bo ₁₂	bo ₁₂	bo ₁₂	bo ₁₂	mō ₁₂	mō ₁₂	bo ₁₂	bo ₁₂	bo ₁₂	bo ₁₂	謀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後
ho ₂₂	ho ₂₂	ho ₂₂	ho ₂₂	ho ₂₂	ho ₂₂	ho ₂₂	ho ₂₂	ho ₂₂	ho ₂₂	厚
bo ₂₂	bo ₂₂	bo ₂₂	bo ₂₂	bo ₂₂	mō ₂₂	bo ₂₂	bo ₂₂	bo ₂₂	bo ₂₂	貿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興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證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識

雙溪	金山	三芝	內湖	士林	北瑞芳	北土城	中和	板橋	樹林	
tsian ₃₃	tsian ₃₃	tsian ₃₃	tsian ₃₃	tsian ₃₃	tsion ₃₃	tsion ₃₃	tsion ₃₃	tsian ₃₃	tsion ₃₃	將
sian ₁₁	sian ₁₁	sian ₁₁	sian ₁₁	sian ₁₁	sion ₁₁	sion ₁₁	sion ₁₁	sian ₁₁	sion ₁₁	相
sian ₃₁	sian ₃₁	sian ₃₁	sian ₃₁	sian ₃₁	sion ₃₁	sion ₃₁	sion ₃₁	sian ₃₁	sion ₃₁	想
iak ₂	iak ₂	iak ₂	iak ₂	iak ₂	ick ₂	ick ₂	ick ₂	iak ₂	ick ₂	約
bɔ ₁₂	bɔ ₁₂	bɔ ₁₂	bɔ ₁₂	bɔ ₁₂	mo ₁₂	bɔ ₁₂	bɔ ₁₂	bɔ ₁₂	bɔ ₁₂	謀
hɔ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ɔ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hio ₂₂	後
hɔ ₂₂	hɔ ₂₂	hɔ ₂₂	hɔ ₂₂	hɔ ₂₂	hɔ ₂₂	hɔ ₂₂	hɔ ₂₂	hɔ ₂₂	hɔ ₂₂	厚
bɔ ₂₂	bɔ ₂₂	bɔ ₂₂	bɔ ₂₂	bɔ ₂₂	bɔ ₂₂	bɔ ₂₂	bɔ ₂₂	bɔ ₂₂	bɔ ₂₂	貿
hin ₃₃	hin ₃₃	hiŋ ₃₃	hin ₃₃	hin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hiŋ ₃₃	興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tsiŋ ₁₁	證
sit ₂	sit ₂	sit ₂	sit ₂	sit ₂	sit ₂	sik ₂	sit ₂	sit ₂	sik ₂	識

紅
竹
竿
上
興
心



表九

林口	南土城	三峽	坪林	汐止	七堵	平溪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教室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在室 _女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初中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公所
hui ₂	hui ₂	hui ₂	hui ₂	hui ₂	hui ₂	hui ₂	血
saŋ ₃₃	saŋ ₃₃	saŋ ₃₃	saŋ ₃₃	s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aŋ ₃₃	雙
tsam ₃₃	tsam ₃₃	tsam ₃₃	tsam ₃₃	ts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am ₃₃	針
kã ₃₁	kã ₃₁	kiã ₃₁	kã ₃₁	k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ã ₃₁ /kiã ₃₁	圀
11	11	11	11	11	11	11	陽平變調
23/22	22	23/22	23/22	22/23/3	22	23/22	陽入本調
33/23	33	23	33	33	33	33	上聲變調

貢寮	
tsiaŋ ₃₃	將
siaŋ ₁₁	相
siaŋ ₃₁	想
ia ₂	約
bɔ ₁₂	謀
hɔ ₂₂	後
hɔ ₂₂	厚
bɔ ₂₂	貿
hin ₃₃	興
tsin ₁₁	證
sit ₂	識

社 子	永 和	八 里	淡 水	萬 華	木 柵	石 碇	南 五 股	泰 山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教室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在室 女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初 中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公 所
hui ₂	hui ₂	hui ₂	hui ₂	hui ₂	hui ₂	hui ₂	hui ₂	hui ₂	血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aŋ ₃₃	saŋ ₃₃	s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aŋ ₃₃	雙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am ₃₃	tsam ₃₃	ts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針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ã ₃₁	k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圀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陽平變調
3	3	3	3	23	23	22	22	22	陽入本調
33	33	33	33	23	33/23	33	33	33	上聲變調



中和	板橋	樹林	新莊	大稻埕	大龍峒	五股	三重	蘆洲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教室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在室 女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初中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公所
hueʔ ₂	hueʔ ₂	huiʔ ₂	huiʔ ₂	huiʔ ₂	huiʔ ₂	huiʔ ₂	huiʔ ₂	huiʔ ₂	血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雙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針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圀
22	22	11	11	11	11	11	11	11	陽平變調
22	22	22	22	2	3	3	3	3	陽入本調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上聲變調

貢寮	雙溪	金山	三芝	內湖	士林	北瑞芳	北土城	
sit ₂	sit ₂	sit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sik ₂	教室
tsit ₂	tsit ₂	tsit ₂	sik ₂	tsit ₂	tsit ₂	sik ₂	sik ₂	在室 女
ts ^h e ₃₁	ts ^h e ₃₁	ts ^h e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ts ^h ɔ ₃₁	初中
se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e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sɔ ₃₁	公所
hueʔ ₂	hueʔ ₂	hueʔ ₂	hueʔ ₂	hueʔ ₂	hueʔ ₂	hueʔ ₂	hueʔ ₂	血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siaŋ ₃₃	雙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tsiam ₃₃	針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kiã ₃₁	圀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陽平變調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陽入本調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上聲變調



【附表二】

臺北地區主要方言變項變體關鍵字表

字類														變體
13 關官 白	12 熊經 白	11 青更 白	10 恩巾	9 箴箴 文	8 杯稽 白	7 雞稽	6 科檜	5 科伽	4 珠居	3 居龜	2 居居	1 入入		
uĩ	*uĩ	ĩ	in	im	ue	æe	ə	ə		i	i	dz	老泉	泉腔
uāi	āi		un	im		ue	ke	e		u	u	l	新泉	
uāi	in	ẽ	in	m	e	e	ue	e		u	i	dz	老漳	漳腔
													新漳	
關橫	千間前還反 戶 奠有	生青病	斤根芹銀	蔘森	買賣批八	雞街 月 初挨 標 細會節	回火過未揣卜	退短	乳取	自思史	煮薯據箸鼠魚豬汝去佇	字二日入裕熱乳	涵字	

26 陽平變調	25 陽入本調	24 高稽	23 卿經	22 鉤姑	21 香羌 文	20 高高 文	19 科糜 白	18 梅糜 白	17 梅檜 白	16 毛禪 白	15 毛扛 白	14 關觀 白
11	230	ɔ	iŋ		iɔŋ iɔk		bə	hm	m	ŋ	mŋ	uĩ
	30			io			be					uāi
22	220	e	in	ɔ	iaŋ iak	o	muẽ	muẽ	bue	uĩ	mõ	uan
	20						muāi (māi)	muāi				
紅皮鋤	縛毒著白		興證 知 識 教 室 在 室	謀後厚貿	將相 思 想約	保島	糜妹	媒	梅	飯卵酸軟門轉鍛	毛	慣 勢 縣 垣 (高)

紅
修
生
才
集
思



【附表三】

發音人基本資料

方言點	縣市	姓名	性別	生年	職業	祖籍	調查人	記音人
老安溪腔								
平溪	臺北縣	李牡丹	女	西元一九二二	家管	泉州府安溪縣	潘科元	潘科元
七堵	基隆市	黃水木	男	西元一九二五	農、商	泉州府南安縣	洪惟仁、李仲民、王鐘銘	洪惟仁
汐止	臺北縣	黃聰明	男	西元一九二六	農	泉州府安溪縣	潘科元	潘科元
汐止	臺北縣	李祖繼	男	西元一九三二	農	泉州府安溪縣	潘科元	潘科元
坪林	臺北縣	王榮華	男	西元一九三一	小商	泉州府安溪縣	洪惟仁	洪惟仁
坪林	臺北縣	王富貴	男	西元一九二四	小商	泉州府安溪縣	洪惟仁	洪惟仁
三峽	臺北縣	蘇大興	男	西元一九二〇	農	泉州府安溪縣	洪惟仁	洪惟仁
南土城	臺北縣	鐘義信	男	西元一九四〇	廟公	泉州府安溪縣	洪惟仁、李仲民、黃美慈	洪惟仁
林口	臺北縣	蕭欽良	男	西元一九一九	農	泉州府安溪縣	潘科元	潘科元
泰山	臺北縣	李清江	男	西元一九一六	農	泉州府安溪縣	洪惟仁、黃美慈	洪惟仁
新安溪腔								
南五股	臺北縣	陳張筵	女	西元一九一九	家管	漳州人居安溪腔地區	洪惟仁、黃美慈	洪惟仁
石碇	臺北縣	高正興	男	西元一九二五	茶、雜貨	泉州府安溪縣	潘科元	潘科元
木柵	臺北市	張海土	男	西元一九一六	農	安溪縣大坪	潘科元	潘科元

萬華	臺北市	闕水治	女	西元一九一一	家管	泉州府安溪縣	洪惟仁	洪惟仁
	淡水	臺北縣 李永益	男	西元一九二四	農、工	同安縣馬厝巷	洪惟仁	洪惟仁
	八里	臺北縣 楊地	男	西元一九一八	廟理事	同安縣仁德里	張屏生	張屏生
	八里	臺北縣 康鹽成	男	西元一九二一	農	同安縣十三都	潘科元	潘科元
	永和	臺北縣 連根旺	男	西元一九二五	農	泉州府同安縣	洪惟仁、李仲民、黃美慈	洪惟仁
新同安腔	永和	臺北縣 陳根	男	西元一九一四	農	泉州府同安縣	洪惟仁、李仲民、黃美慈	洪惟仁
	社子	臺北市 楊陳抱	女	西元一九一二	家管	泉州府同安縣	潘科元	潘科元
	蘆洲	臺北縣 李陳阿碧	女	西元一九三二	家管	泉州府同安縣	張屏生	張屏生
	三重	臺北縣 蔡紅綢	女	西元一九二六	家管	泉州府同安縣	洪惟仁	洪惟仁
	五股	臺北縣 陳阿啓	男	西元一九三五	小商人	泉州府同安縣	洪惟仁	洪惟仁
偏泉腔	大龍峒	臺北市 陳得勝	男	西元一九三二	里長	泉州府同安縣	張屏生	張屏生
	大稻埕	臺北市 蕭紫東	男	西元一九三二	教師	莆田	張屏生	張屏生
	新莊	臺北縣 尤結義	男	西元一九三〇	小商	泉州府安溪縣	洪惟仁	洪惟仁
	樹林	臺北縣 王罔	女	西元一九二一	家管	泉州府安溪縣	洪惟仁	洪惟仁
	樹林	臺北縣 王世慶	男	西元一九二八	公	泉州府安溪縣	洪惟仁	洪惟仁
偏漳腔	樹林	臺北縣 王世慶	男	西元一九二八	公	泉州府安溪縣	洪惟仁	洪惟仁
	樹林	臺北縣 王罔	女	西元一九二一	家管	泉州府安溪縣	洪惟仁	洪惟仁
	樹林	臺北縣 王世慶	男	西元一九二八	公	泉州府安溪縣	洪惟仁	洪惟仁
	樹林	臺北縣 王罔	女	西元一九二一	家管	泉州府安溪縣	洪惟仁	洪惟仁
	樹林	臺北縣 王世慶	男	西元一九二八	公	泉州府安溪縣	洪惟仁	洪惟仁



貢寮	雙溪	金山	金山	三芝	士林	內湖	老漳腔	北瑞芳	北土城	中和	板橋
臺北縣	臺北縣	臺北縣	臺北縣	臺北縣	臺北市	臺北市		臺北縣	臺北縣	臺北縣	臺北縣
蕭石鰲	沈木火	徐石金	李連盛	江輝明	曹賜固	黃萬清		劉竹松	林孫仁	蕭政德	李千癸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西元一九一一	西元一九二九	西元一九三〇	西元一九一八	西元一九二一	西元一九〇三	西元一九三〇		西元一九四〇	西元一九三八	西元一九三二	西元一九一四
農	農	農	商	廟祝	醫	農		商	公教	警察	農
漳州府南靖縣	漳州府漳浦縣	漳州府南靖縣	漳州府	汀州府永定縣	漳州府平和縣	漳州府南靖縣		漳州府	漳州府	漳州府	漳州府平和縣
潘科元	李仲民	洪惟仁	洪惟仁	洪惟仁	洪惟仁	潘科元		黃以丞	洪惟仁、李仲民、黃美慈	洪惟仁、李仲民、黃美慈	潘科元
潘科元	李仲民	洪惟仁	洪惟仁	洪惟仁	洪惟仁	潘科元		洪惟仁	洪惟仁	洪惟仁	潘科元

【附表四】

臺北地區閩南語音標系統

老漳州腔

適用地區：三芝、石門、陽明山、金山、萬里、雙溪、貢寮

一、聲母

邊 p-	頗 ph-	文 m-	文 b-
刀 t-	他 th-	柳 n-	柳 l-
貞 ts	出 ts ^h	時 s-	入 j- [z]
求 k-	去 kh-	語 ng-	語 g-
英	喜 h-		

二、韻母

〈開尾韻〉

(一) 口音韻

阿 a ah	挨 e eh	伊 i ih	
烏 oo ooh	呵 o oh	污 u uh	
哀 ai aih	甌 au auh		
椰 ia iah	腰 io ioh	憂 iu iuh	妖 iau iauh
哇 ua uah	桎 ue ueh	威 ui uih	歪 uai uaih



(二) 鼻音韻

餡 ann annh	嬰 enn ennh	燕 inn innh	
惡 onn onnh	姆 m mh	秧 ng ngh	
乃 ainn ainnh	腦 aunn aunnh		
纓 iann iannh	鴛 iunn iunnh	貓 iaunn iaunnh	
鞍 uann uannh	糜 uenn uennh	黃 uinn uinnh	關 uainn uainnh

〈閉尾韻〉

庵 am ap	安 an at	𪔐 ang ak	
蔘 om op	汪 ong ok		
音 im ip	因 in it	英 ing ik	
闍 iam iap	煙 ian iat	央 iang iak	雍 iong iok
溫 un ut	冤 uan uat	嚕 uang uak	

三、聲調

〈調類〉

聲名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陽平	陽去	陽入
調號	1	2	3	4	5	7	8
例字	東	董	凍	督	同	洞	毒
臺羅	tong	tóng	tòng	tok	tông	tōng	tòk

※ 臺北地區漳州腔有七個聲調，缺陽上聲。

〈調讀〉

聲名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陽平	陽去	陽入
本調	33	31	11	2	12	22	22
變調	22	33	31	3	22	11	1
例字	東	董	凍	督	同	洞	毒
臺羅	tong	tóng	tòng	tok	tông	tōng	tòk

※ 臺北地區漳州腔七個聲調，每一個聲調都至少有本調和變調兩個變體。

特色是陽入聲和陽去調型相同，但陽入聲有-p, -t, -k 或-h（喉塞音）韻尾，許多人-h尾消失，喉陽入便混入陽去聲。

四、重疊

嬉嬉 suí-suí	嬉嬉嬉 suí-suí-suí
老老實實 [áu] [áu-sít] sít	老實老實 [áu-sít]-[áu-sít]
有人緣有人緣 ū-[âng-iân] ū-[âng-iân]	
臭牛奶羶臭牛奶羶 ctshàu-gû-ling-hiàn tshàu-gû-ling-hiàn	



【附表五】

臺北地區閩南語音標系統

老泉州腔

適用地區：平溪、坪林、石碇、汐止、南港、三峽、林口

一、聲母

邊 p-	頗 ph-	文 m-	文 b-
刀 t-	他 th-	柳 n-	柳 l-
貞 ts	出 ts ^h	時 s-	入 j- [dz/l]
求 k-	去 kh-	語 ng-	語 g-
英	喜 h-		

※ 泉州腔「入」字頭聲母老派唸 [dz]，新派多變成 [l]。

二、韻母

〈開尾韻〉

(一) 口音韻

阿 a ah	下 e eh	伊 i ih	
烏 oo ooh	呵 o oh	污 u uh	
鍋 er [ə] erh [əʔ]	於 ir [i]		
哀 ai aih	甌 au auh	鞋 ere [əe] ereh [əeʔ]	
椰 ia iah	腰 io ioh	憂 iu iuh	妖 iau iauh
哇 ua uah	桎 ue ueh	威 ui uih	歪 uai uaih

(二) 鼻音韻

餡 ann[ã] annh[ãʔ]	燕 inn innh	
惡 onn onnh	姆 m mh	秧 ng ngh
乃 ainn ainnh	腦 aunn aunnh	
纓 iann iannh	鴛 iunn iunnh	貓 iaunn iaunnh
鞍 uann uannh	每 uinn uinnh	樣 uainn uainnh

〈閉尾韻〉

庵 am ap	安 an at	𪔐 ang ak	
汪 ong ok	恩 irn [in] irt [it]		
音 im ip	因 in it	英 ing ik	
闍 iam iap	煙 ian iat	響 iang iak	雍 iong iok
溫 un ut	冤 uan uat	嚕 uang uak	

※ 泉州腔韻母的特色是多了兩個央元音er[ə] (鍋)、ir[i] (於)，但〈於〉字母除外來語之外，沒有相應的入聲韻母。複元音有一個ere [ere](鞋)，入聲ereh [æʔ]，相當於《彙音妙悟》的〈雞〉字母，這個韻母保存了古代泉州音，在現代閩南語屬稀有韻母。

※ 鼻音韻沒有enn，但個別由漳州借來的字會用到enn。

※ 閉音節沒有om，但有irn [in](恩)，入聲irt [it]除文讀音之外很少用到。本韻相當於《彙音妙悟》的〈恩〉字母，這個韻母保存了古代泉州音，在現代閩南語也屬稀有韻母。



三、聲調

〈調類〉

聲名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陽平	陽去	陽入
調號	1	2	3	4	5	7	8
例字	東	董	凍	督	同	洞	毒
臺羅	tong	tóng	tòng	tok	tông	tōng	tòk

※臺北地區泉州腔有七個聲調，缺陽上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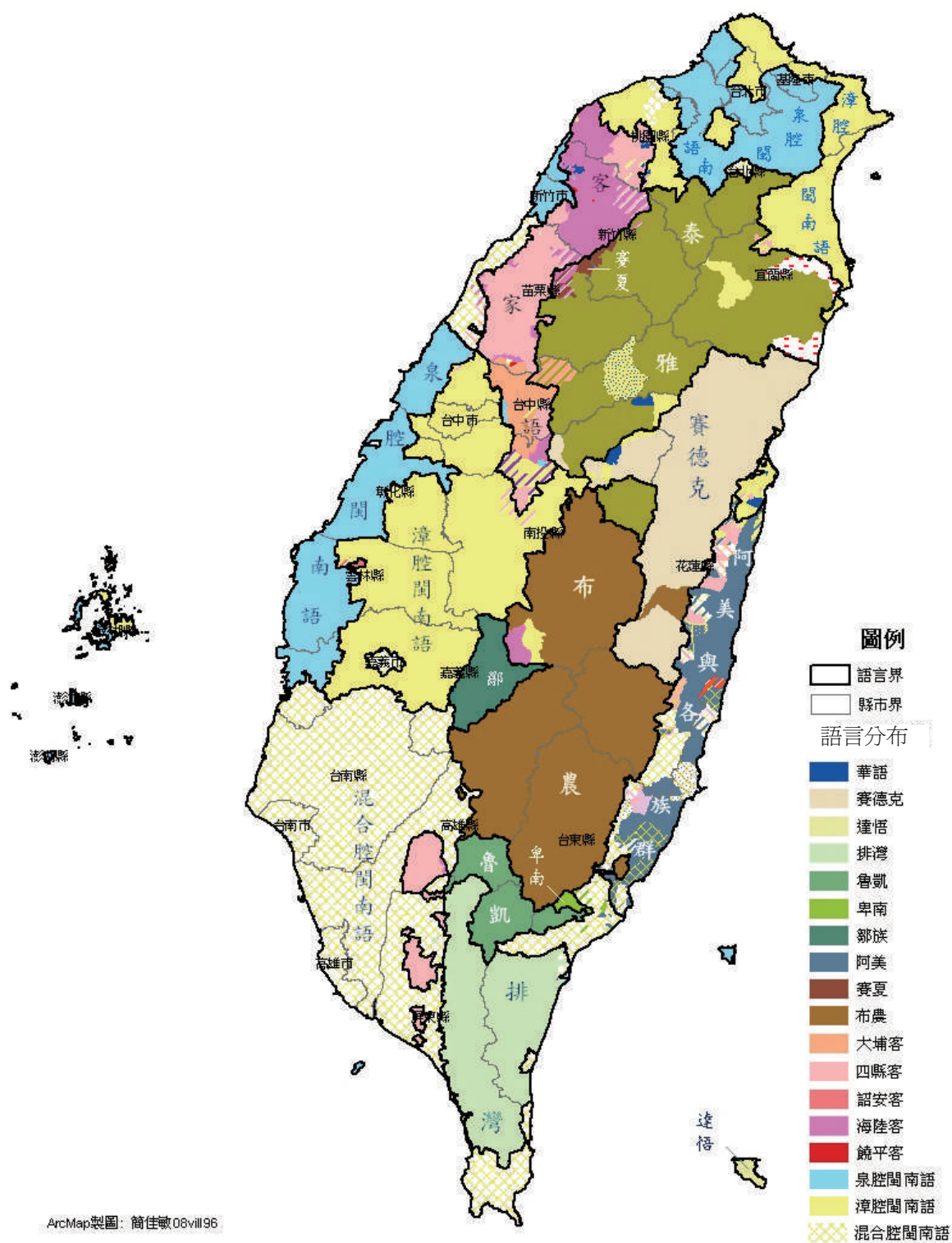
〈調讀〉

聲名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陽平	陽去	陽入
本調	33	31	11	2	12	22	22/23
變調	22	33	31	3	11	11	1
例字	東	董	凍	督	同	洞	毒
臺羅	tong	tóng	tòng	tok	tông	tōng	tòk

※ 臺北地區泉州腔七個聲調，每一個聲調都至少有本調和變調兩個變體，調讀和漳州腔相同，陽入聲和陽去調型也相同，有些老派陽入聲略微上升為 [23]，大部分都唸平調 [22]。但陽入聲有 -p, -t, -k 或 -h (喉塞音) 韻尾，許多人 -h 尾消失，喉陽入便混入陽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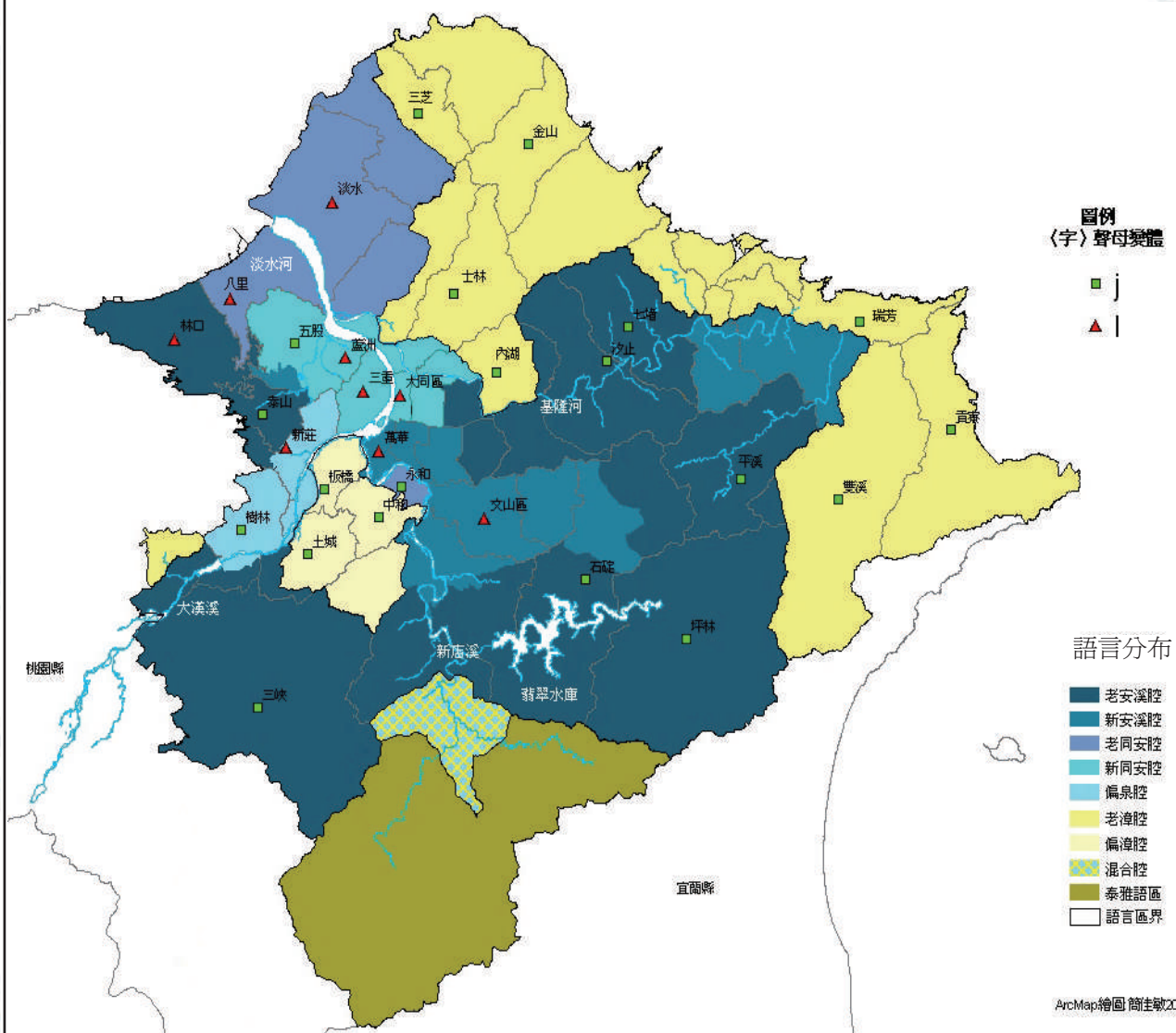
※ 泉州腔的調讀唯一顯著的特色是陽平聲變讀唸低調。這樣一來，所有的陽聲調變調都唸低調。

【附圖一】臺灣語言方言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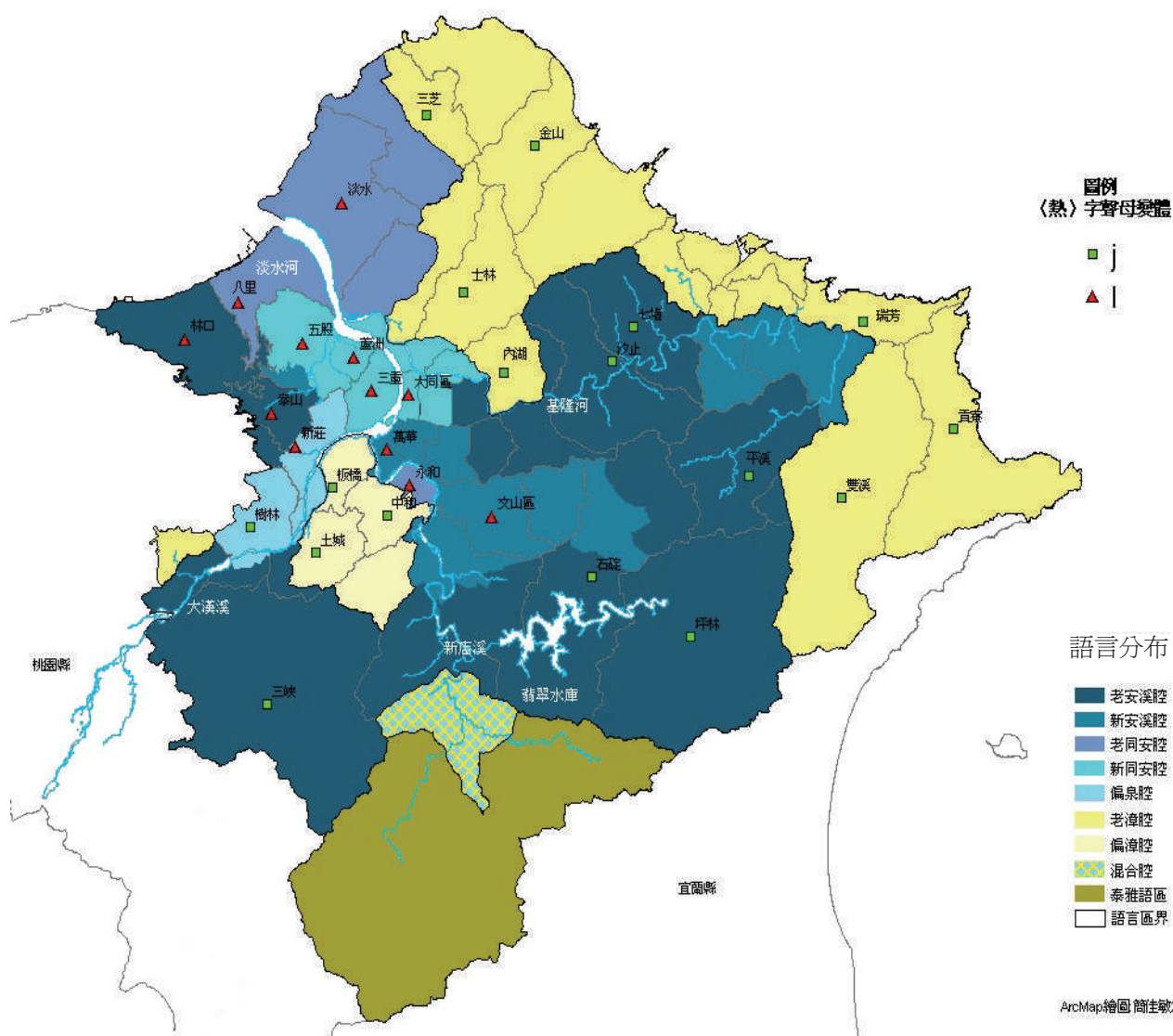




【附圖二】臺北地區「字」字聲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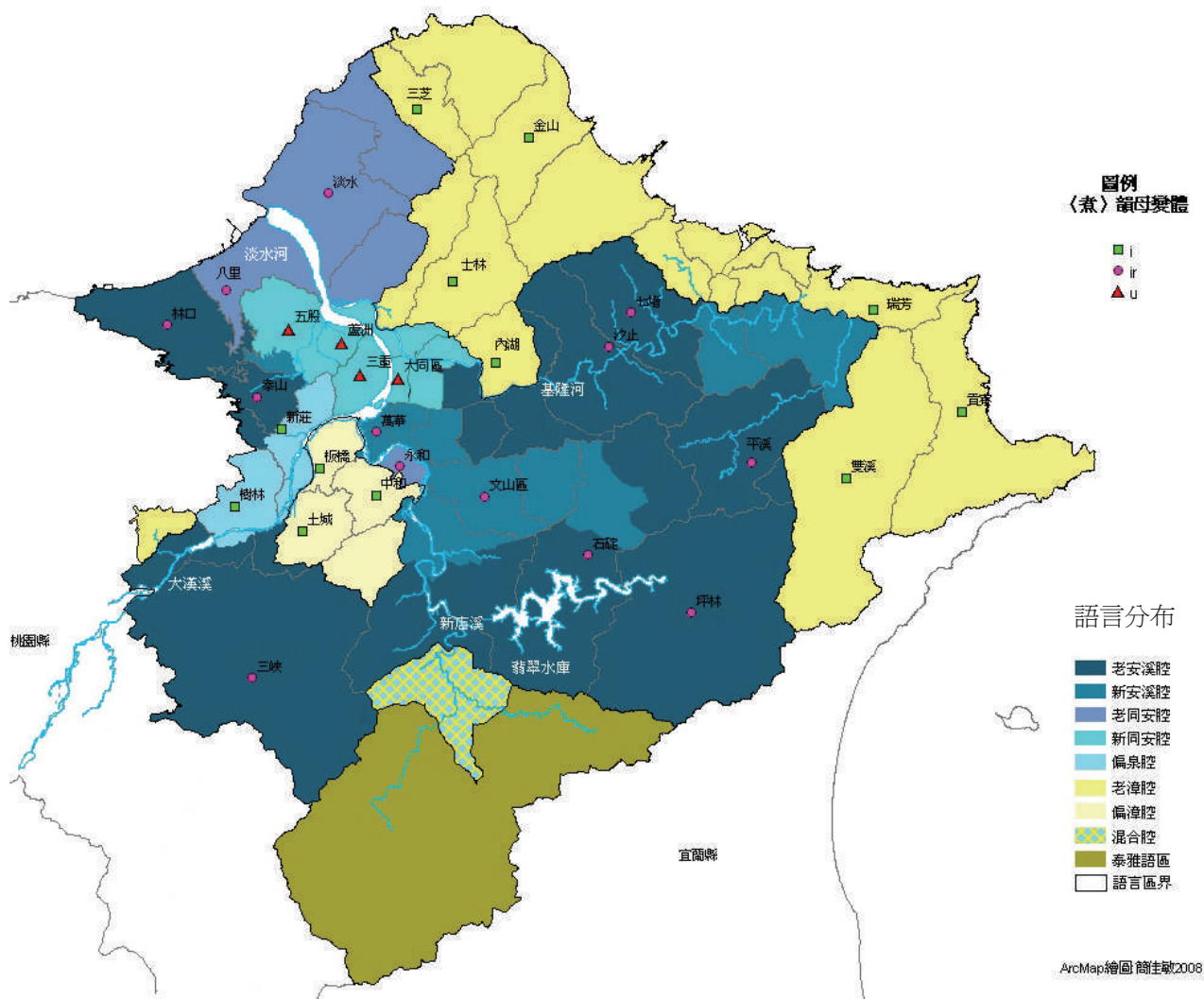


【附圖三】臺北地區「熱」字聲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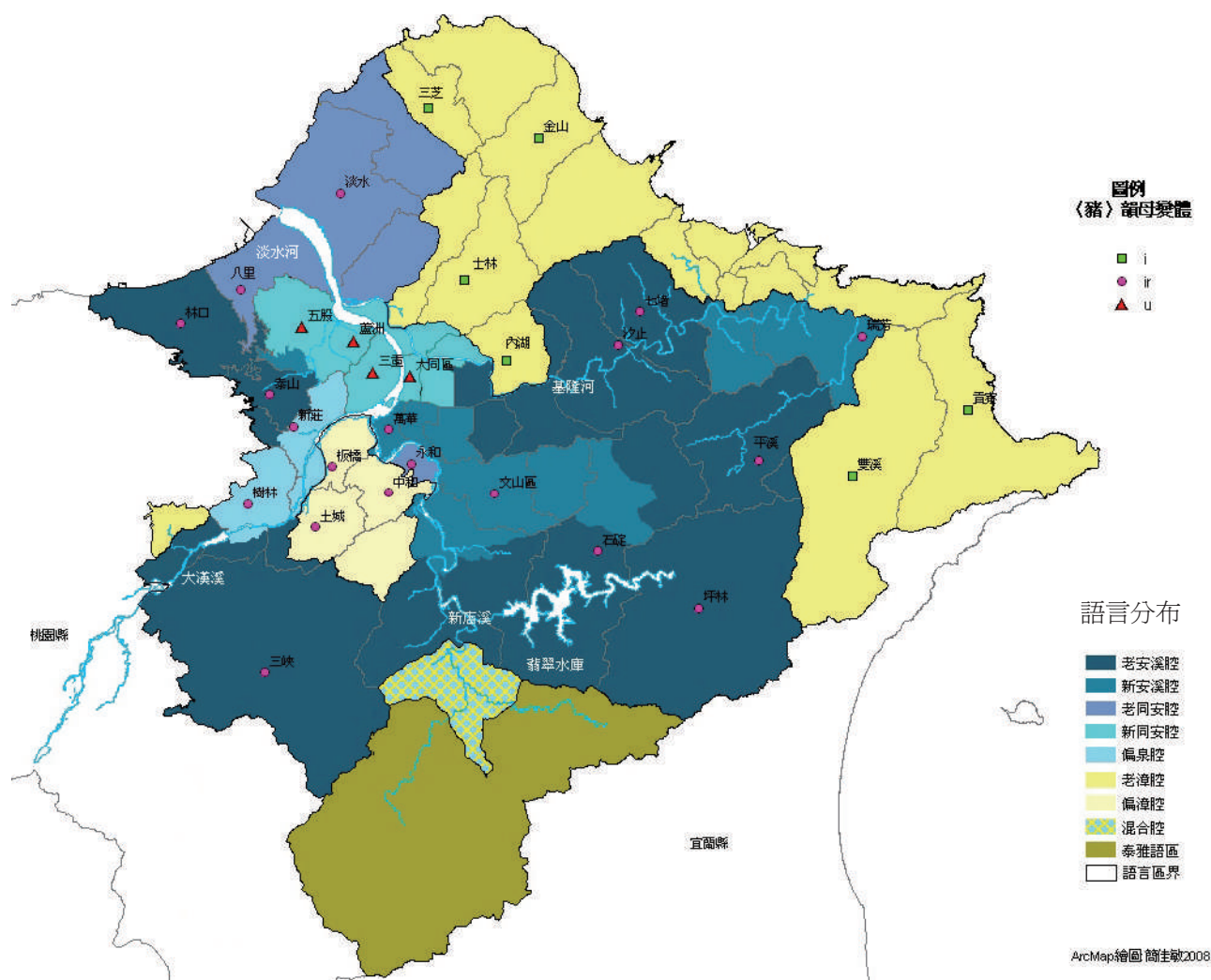




【附圖四】臺北地區「煮」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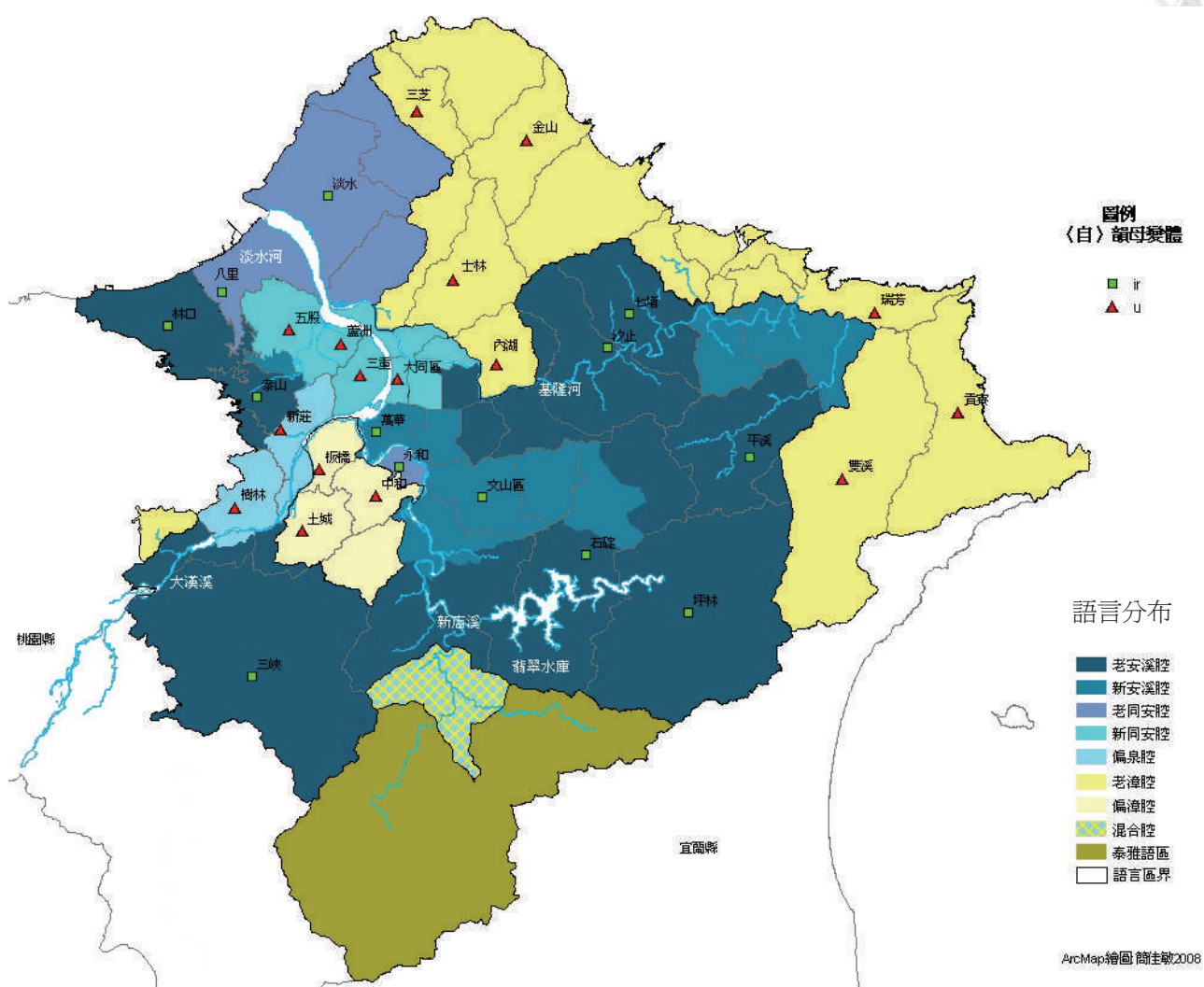


【附圖五】臺北地區「豬」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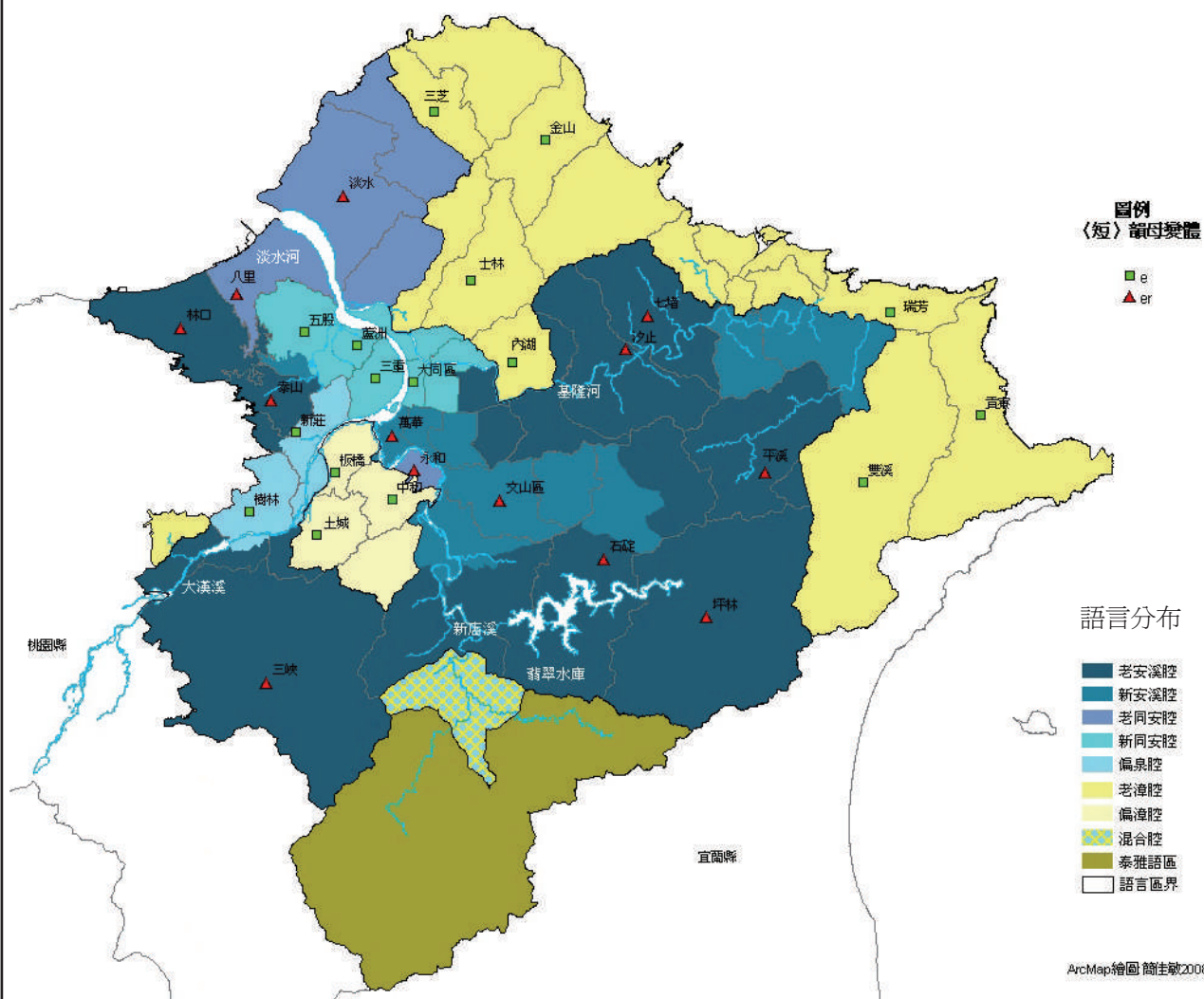




【附圖六】臺北地區「自」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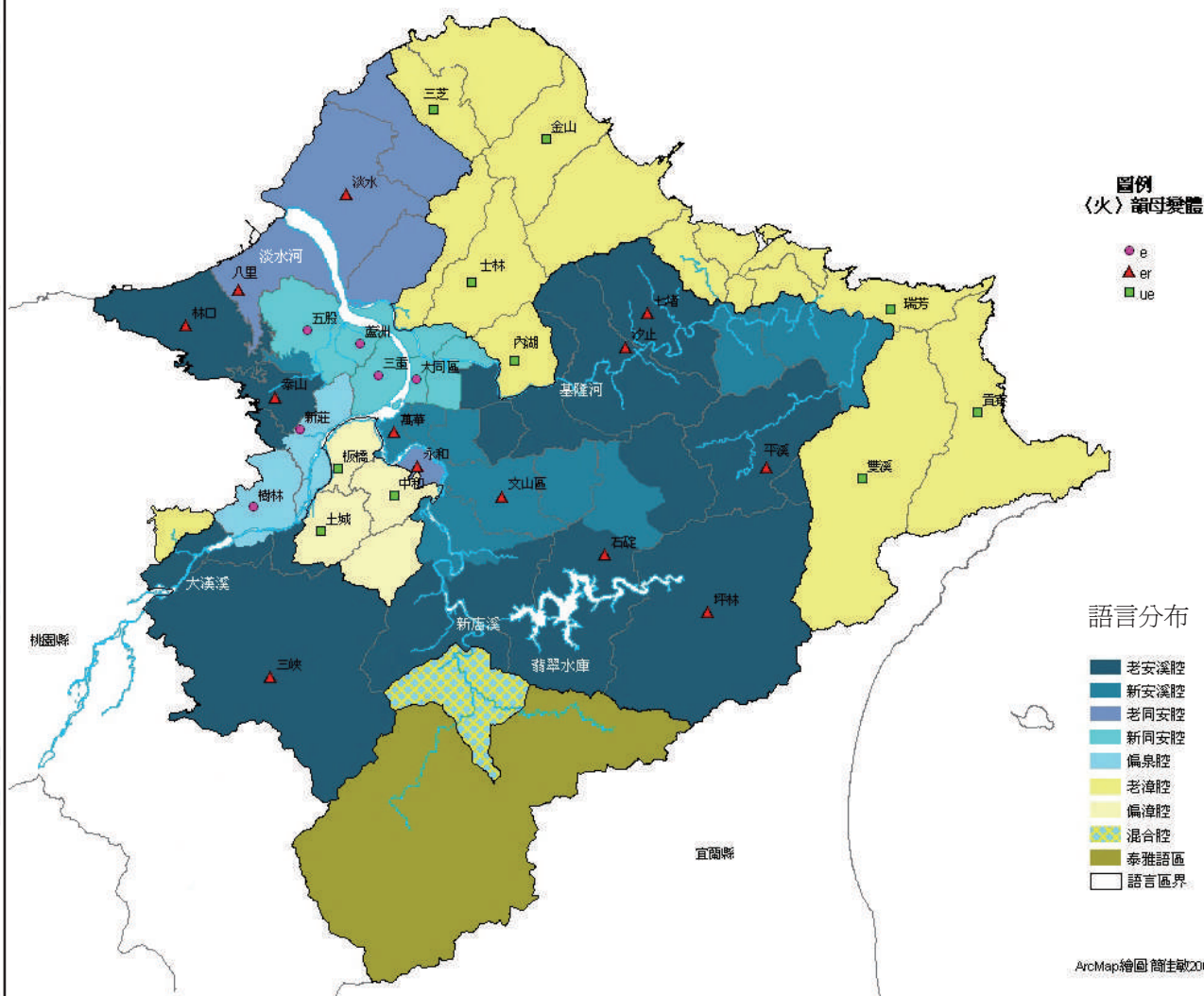
【附圖七】臺北地區「短」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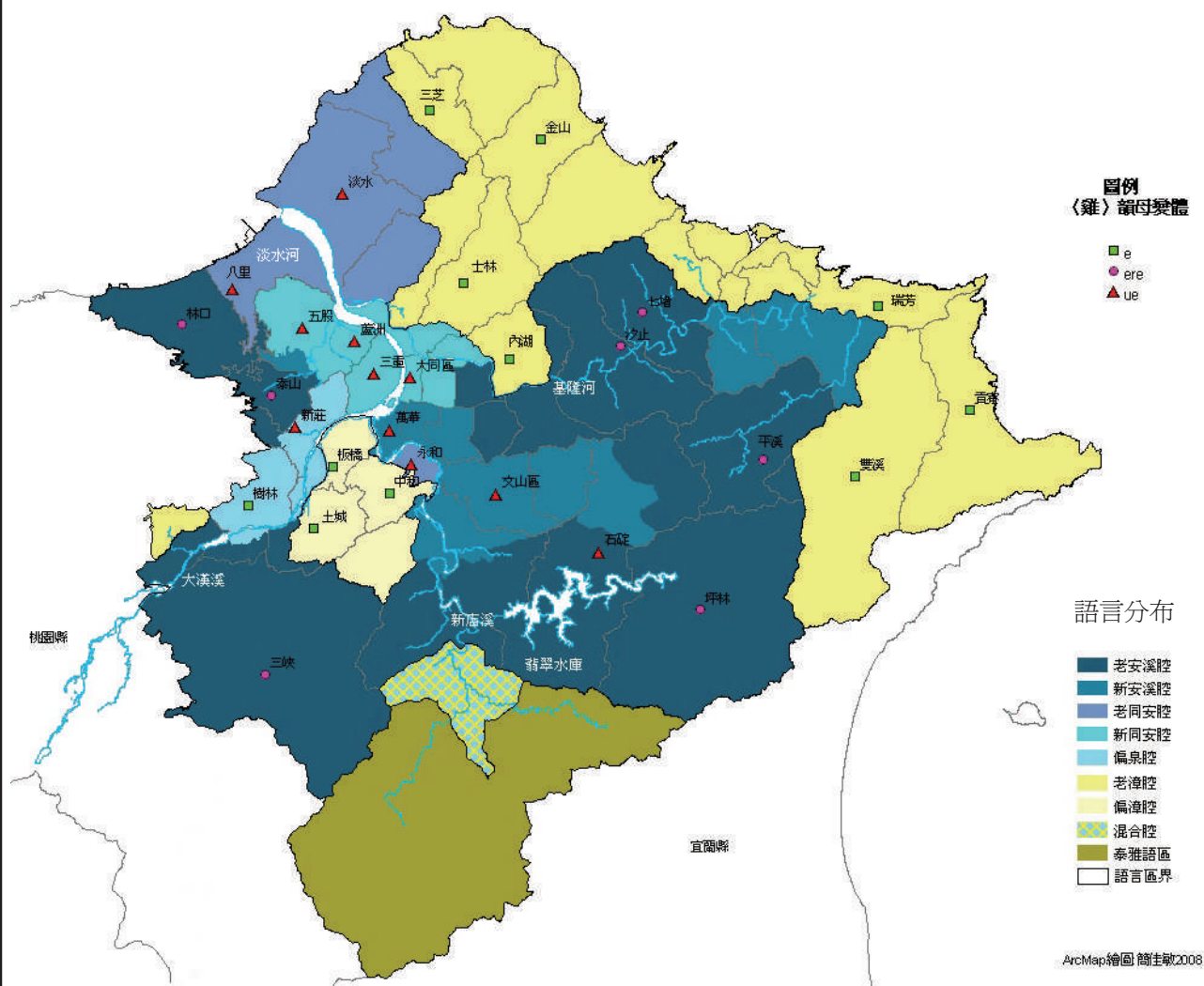
ArcMap繪圖 簡主敏2008



【附圖八】臺北地區「火」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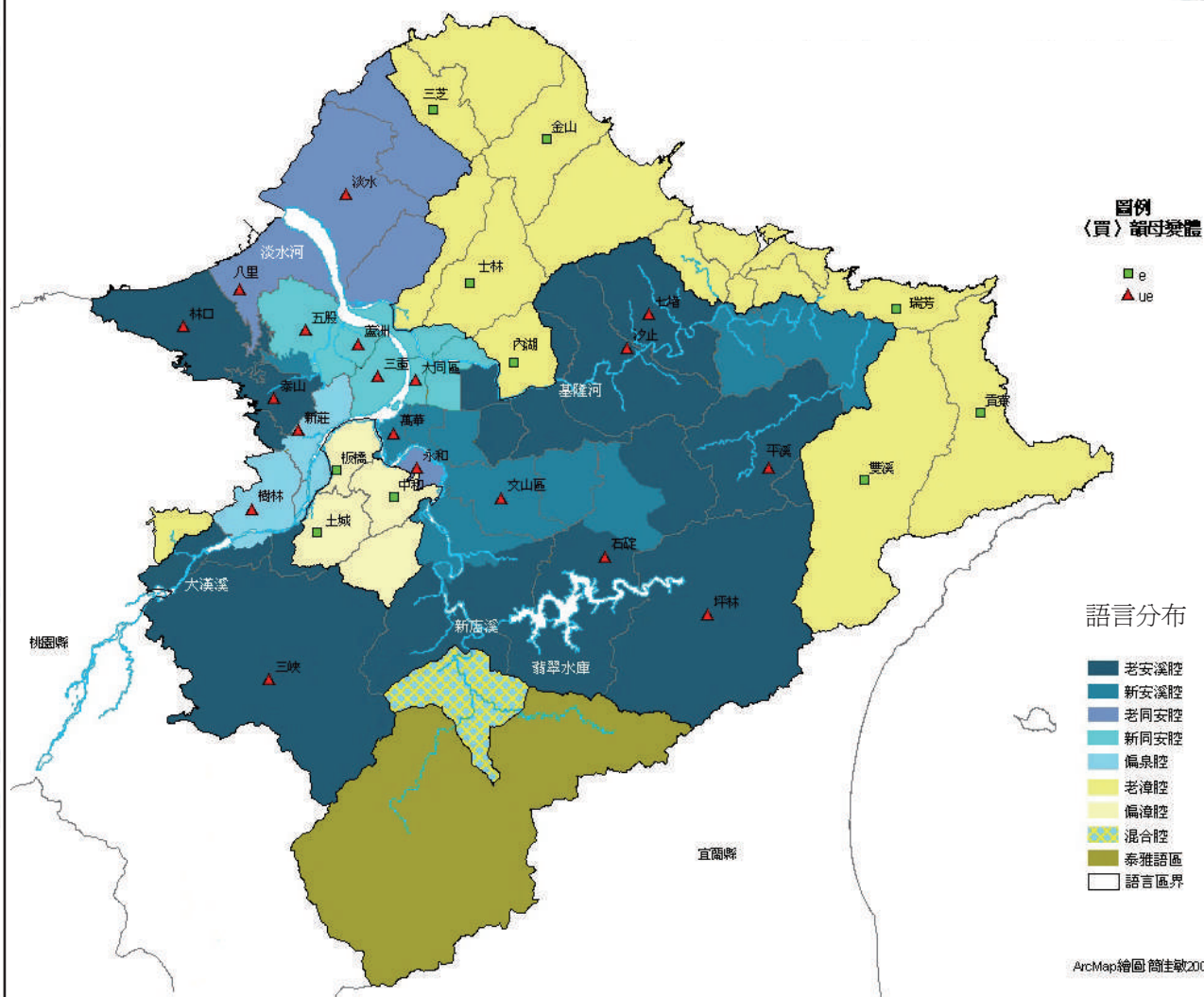


【附圖九】臺北地區「雞」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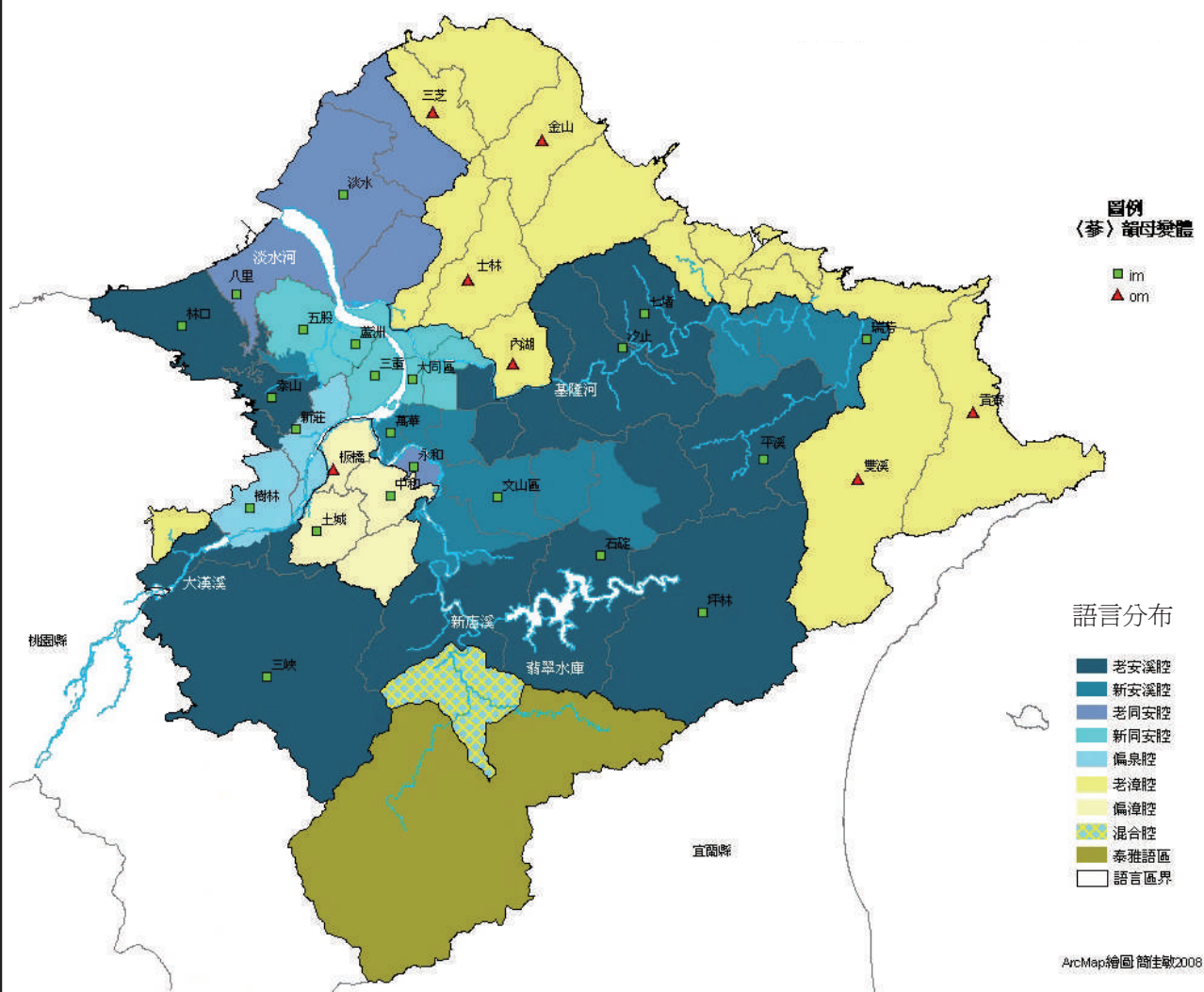




【附圖一〇】臺北地區「買」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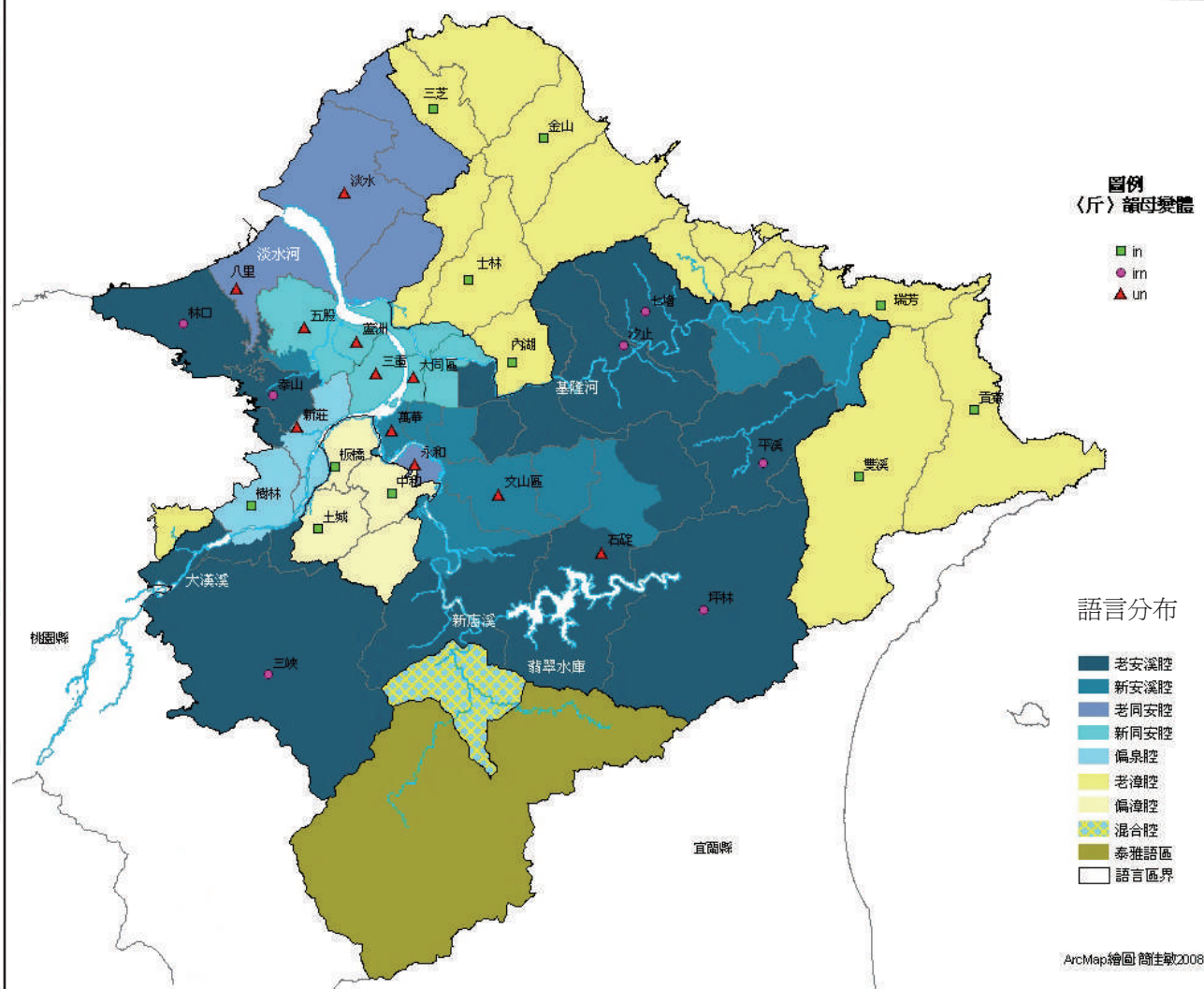


【附圖一一】臺北地區「蔘」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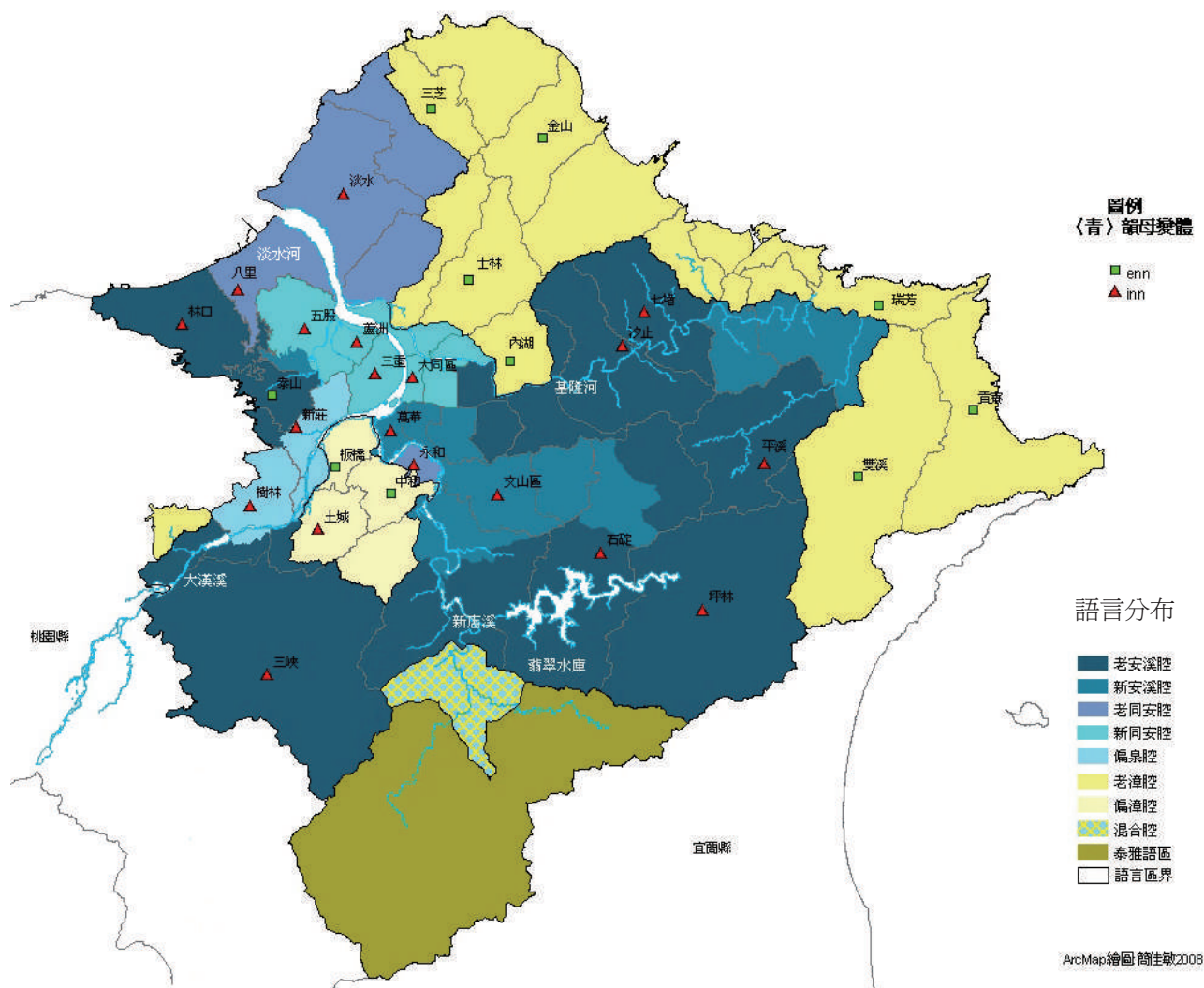




【附圖一二】臺北地區「斤」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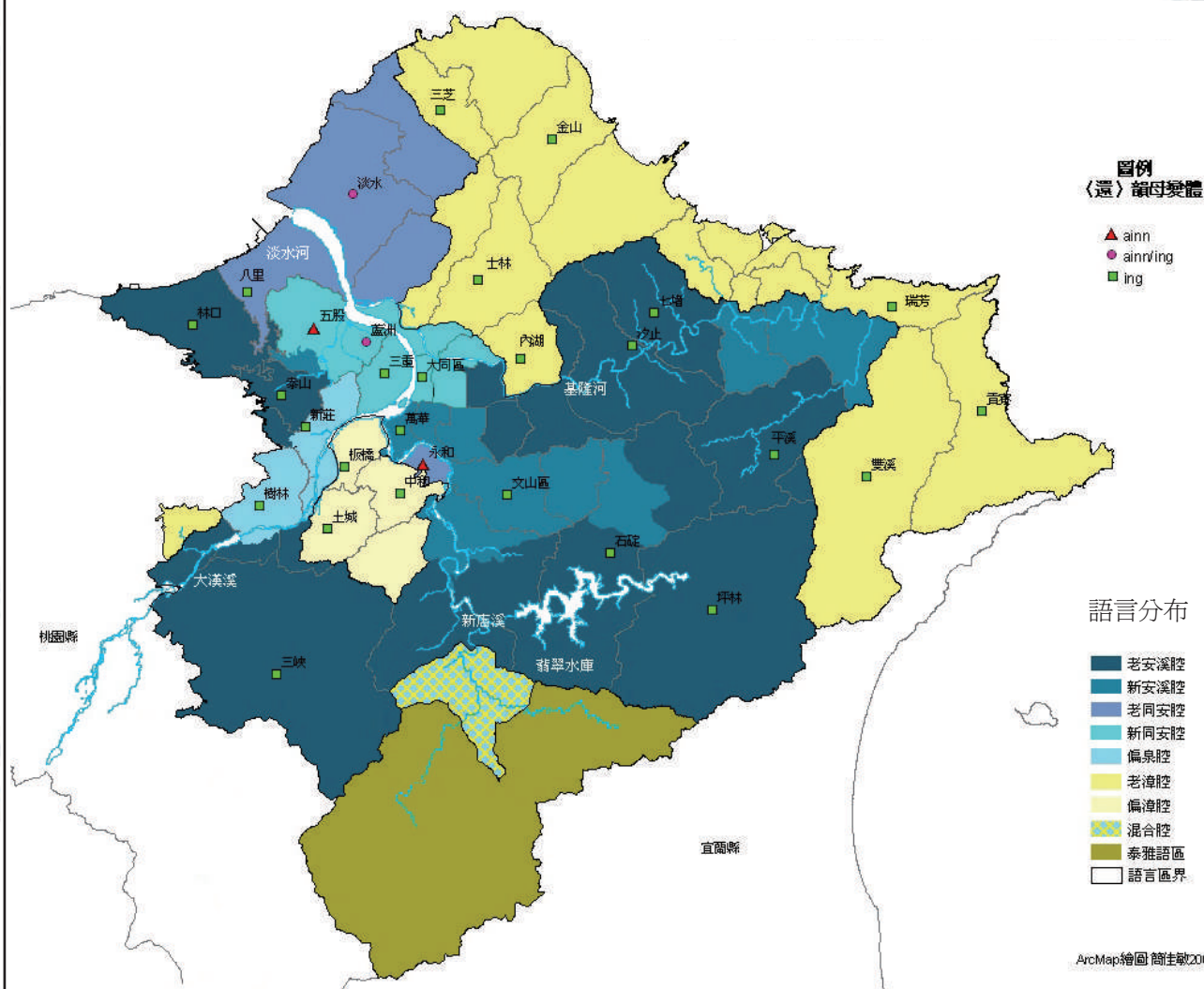


【附圖一三】臺北地區「青」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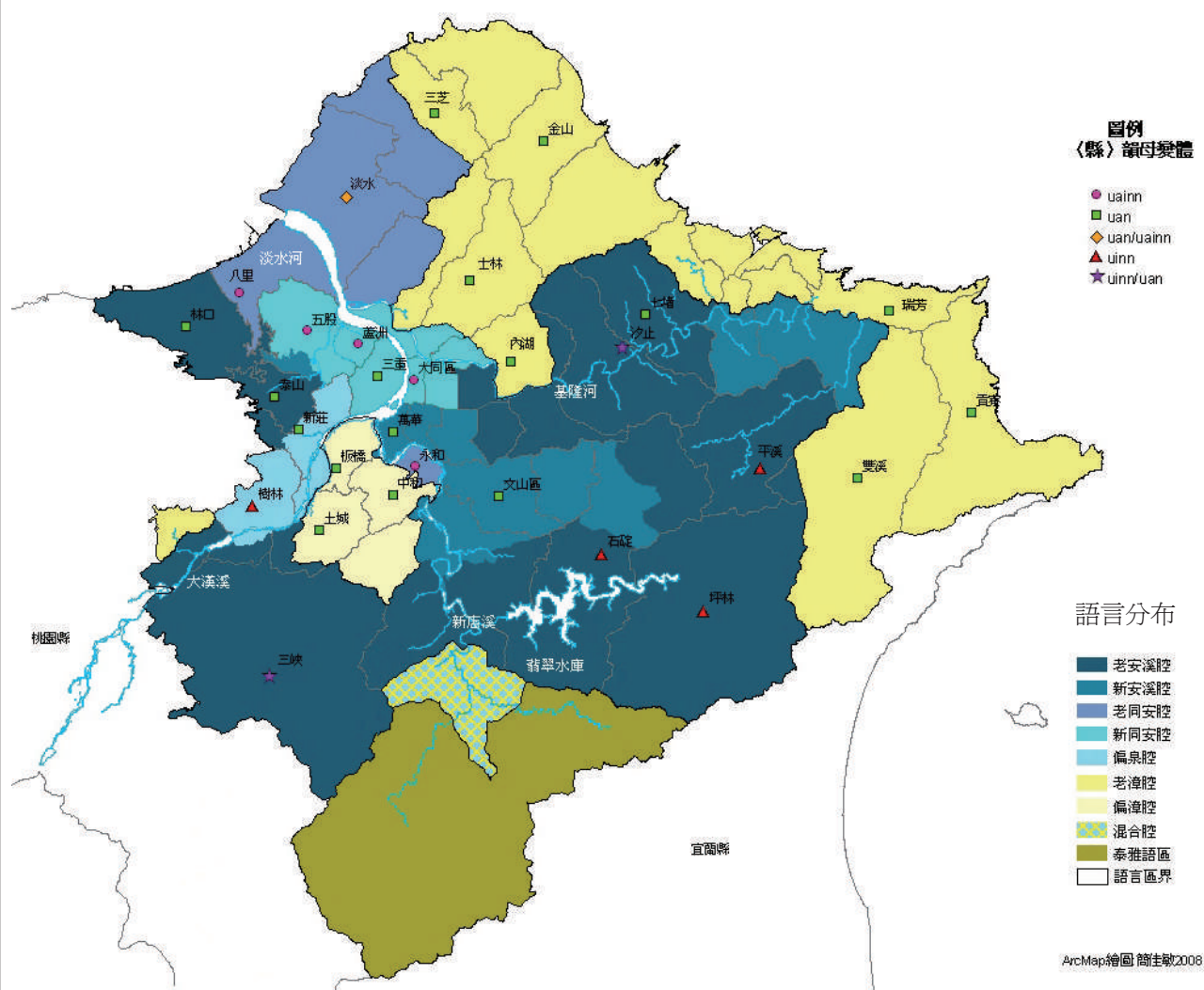




【附圖一四】臺北地區「還」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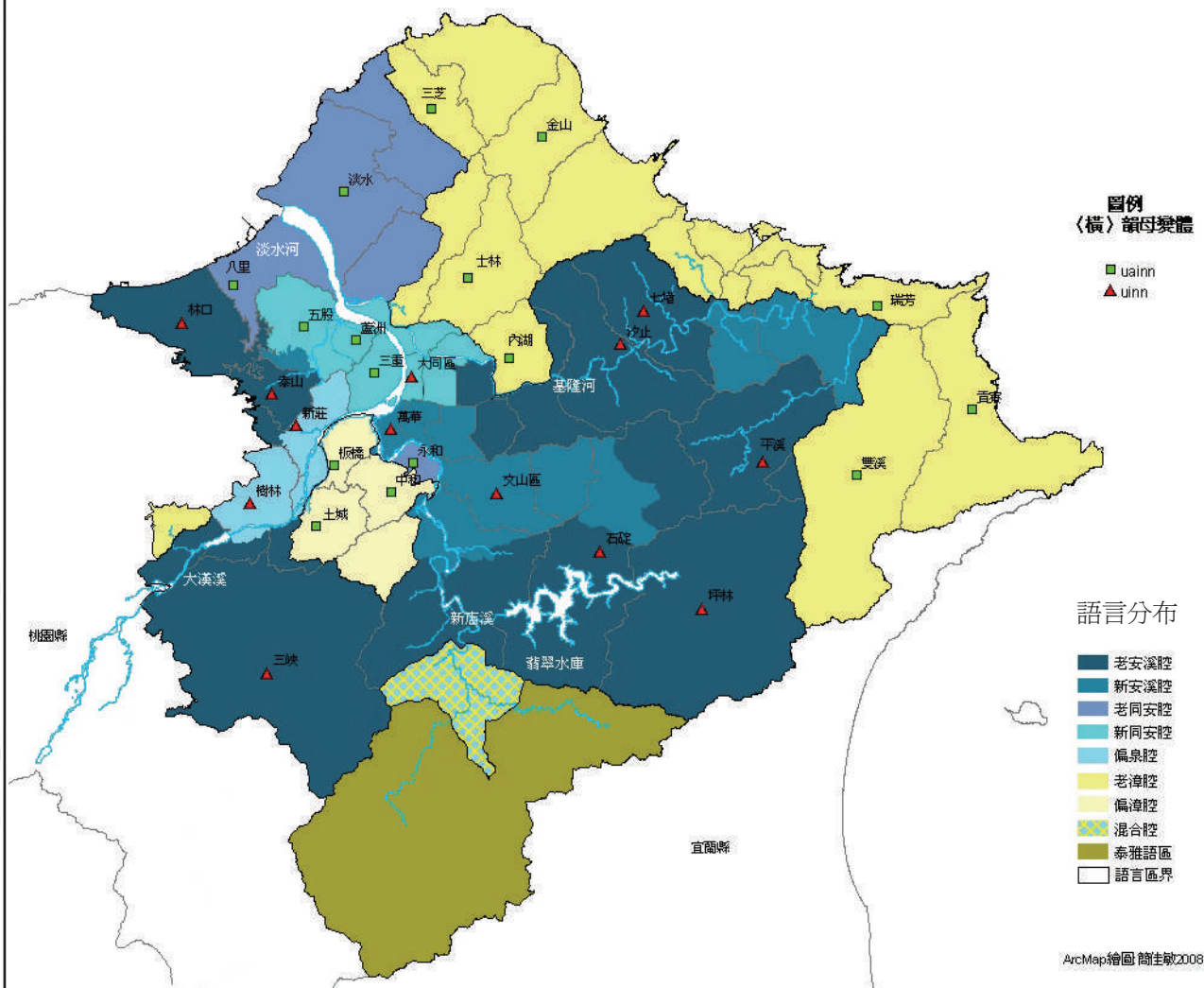


【附圖一五】臺北地區「縣」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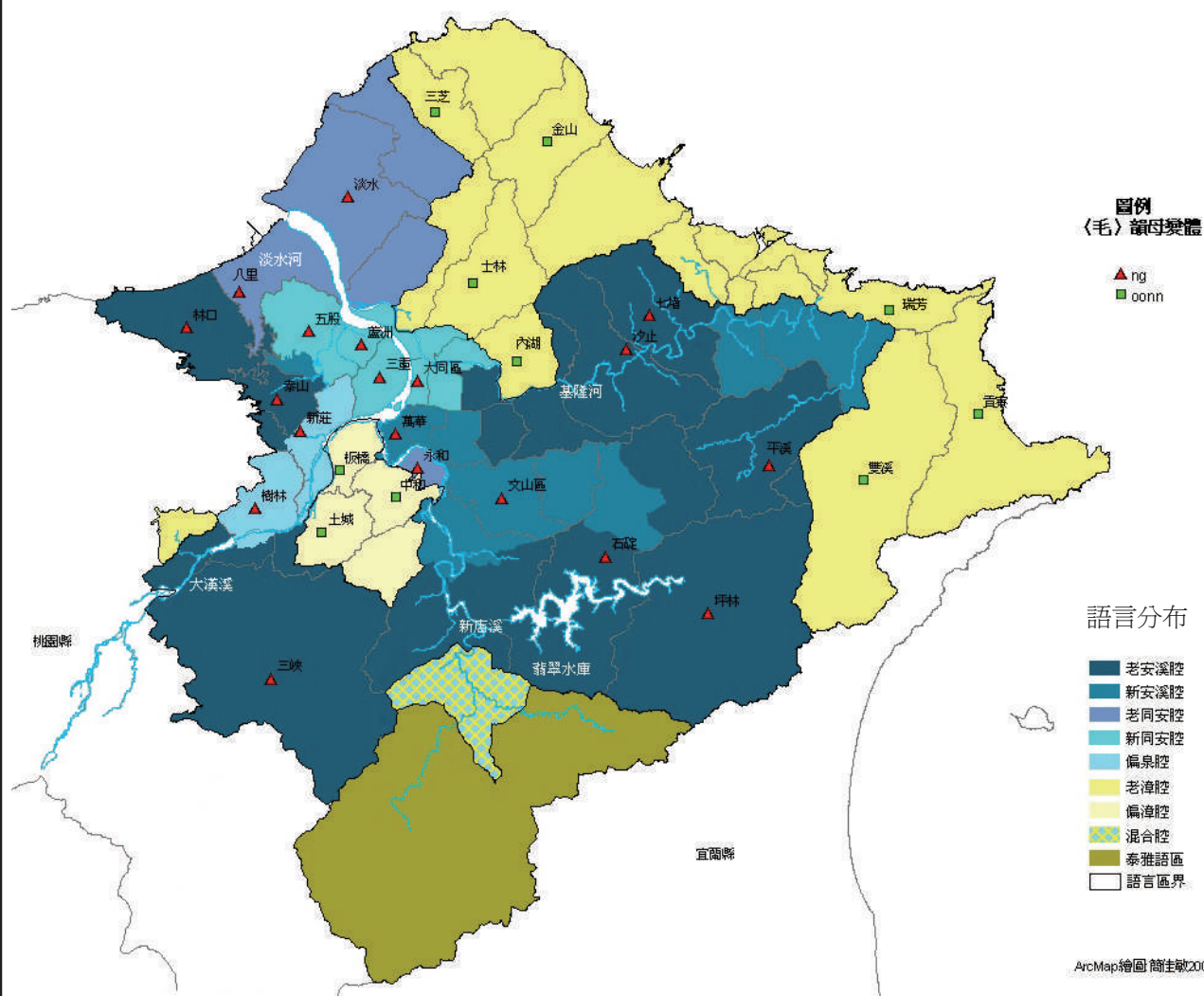




【附圖一六】臺北地區「橫」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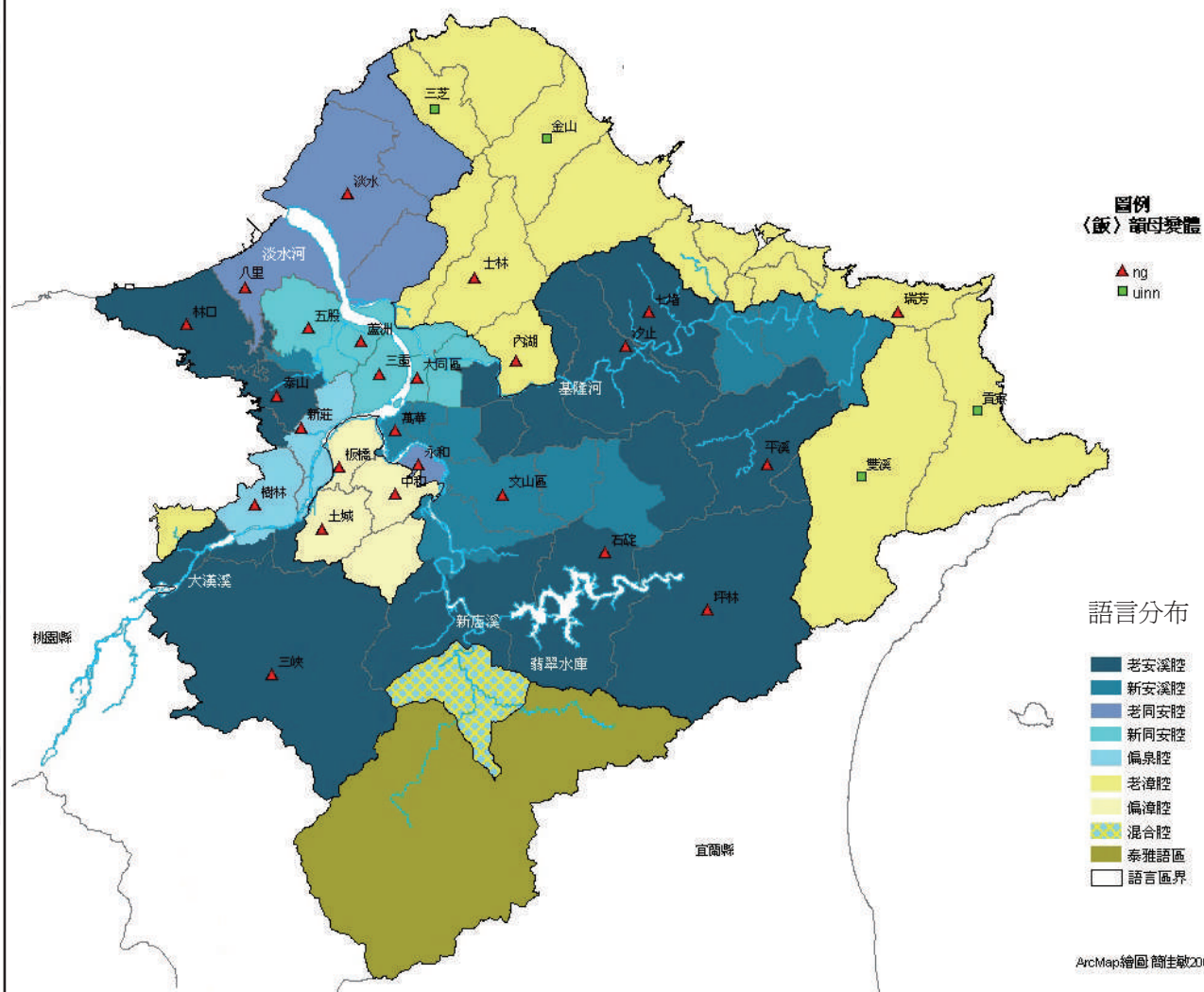


【附圖一七】臺北地區「毛」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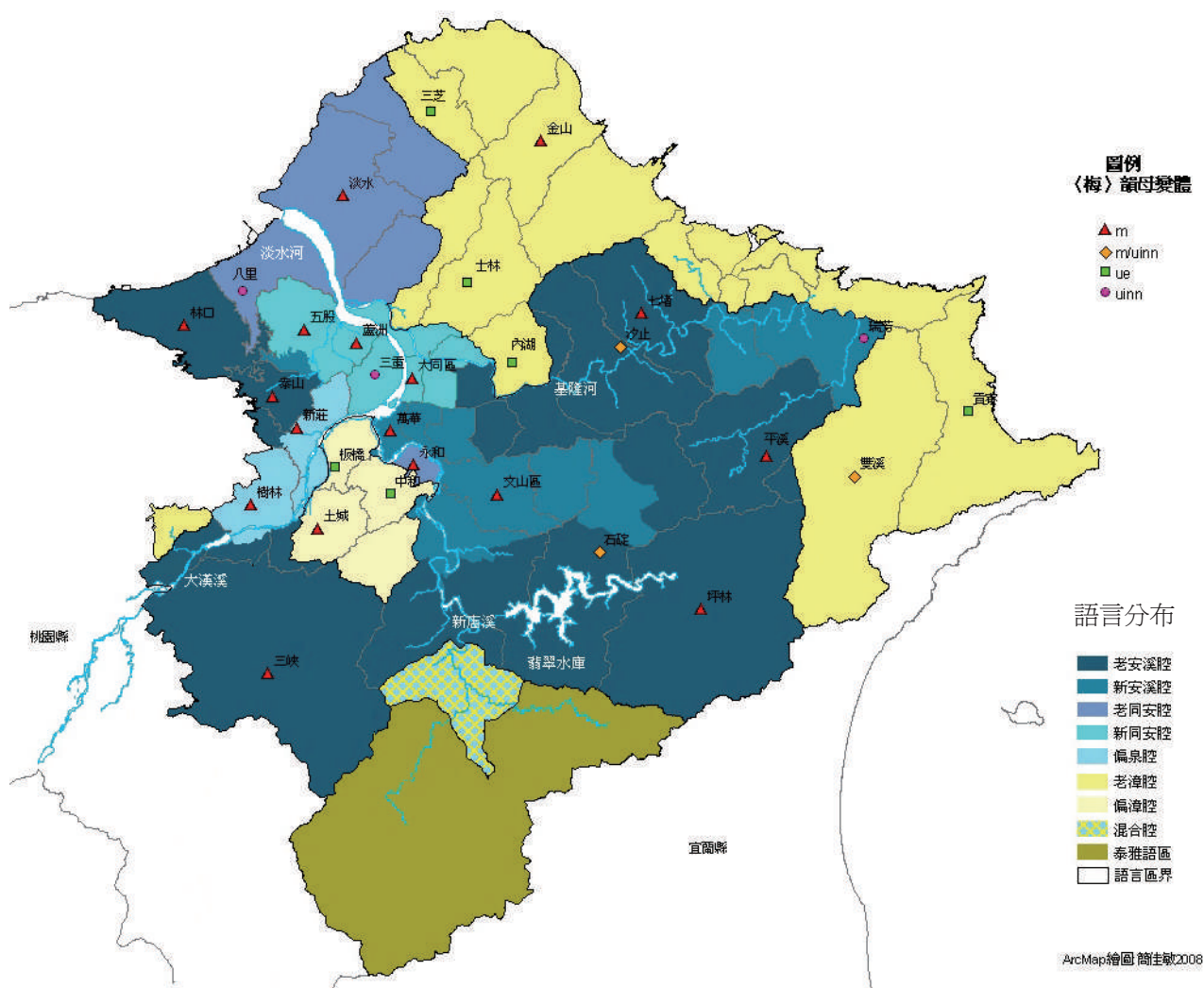




【附圖一八】臺北地區「飯」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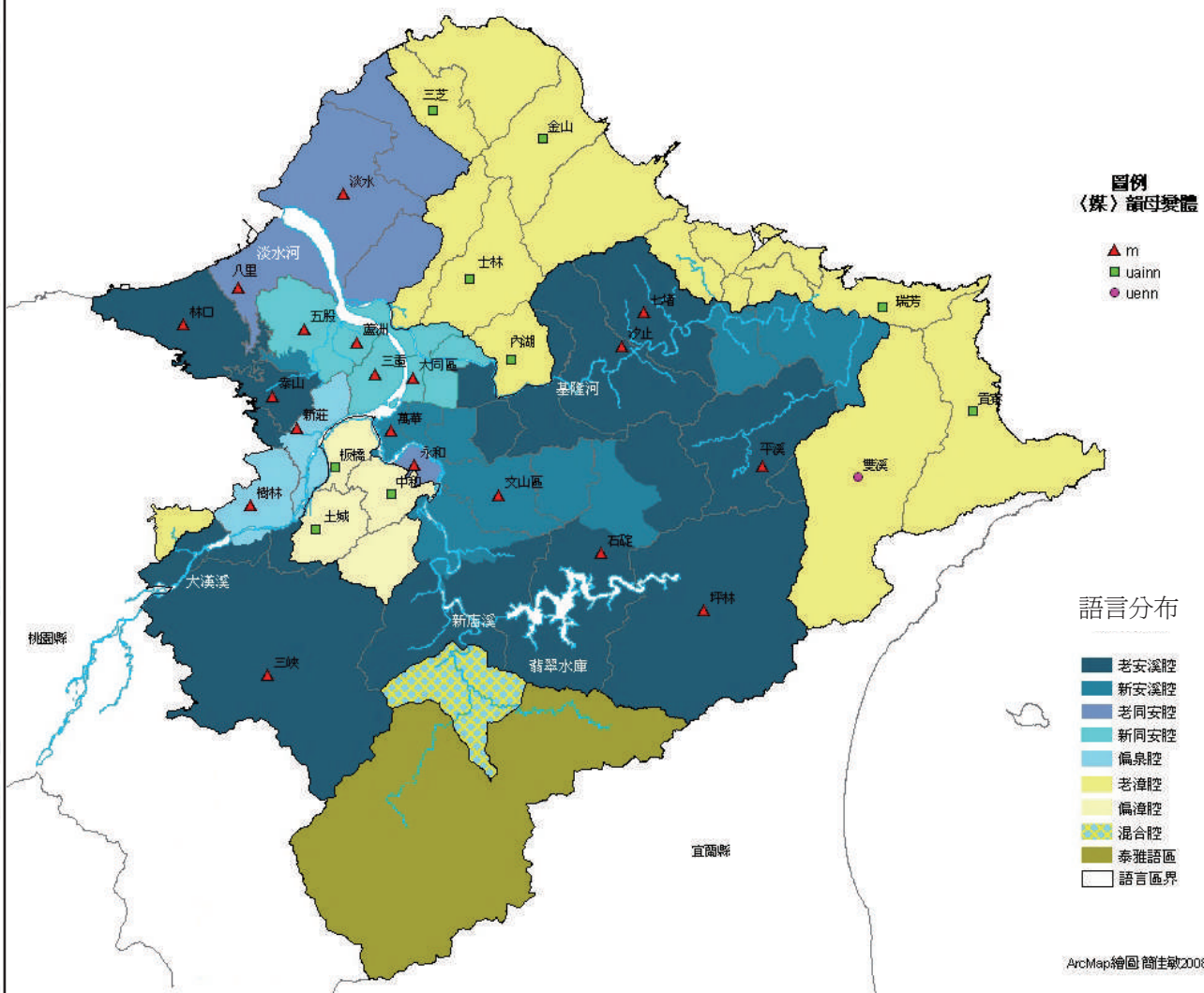


【附圖一九】臺北地區「梅」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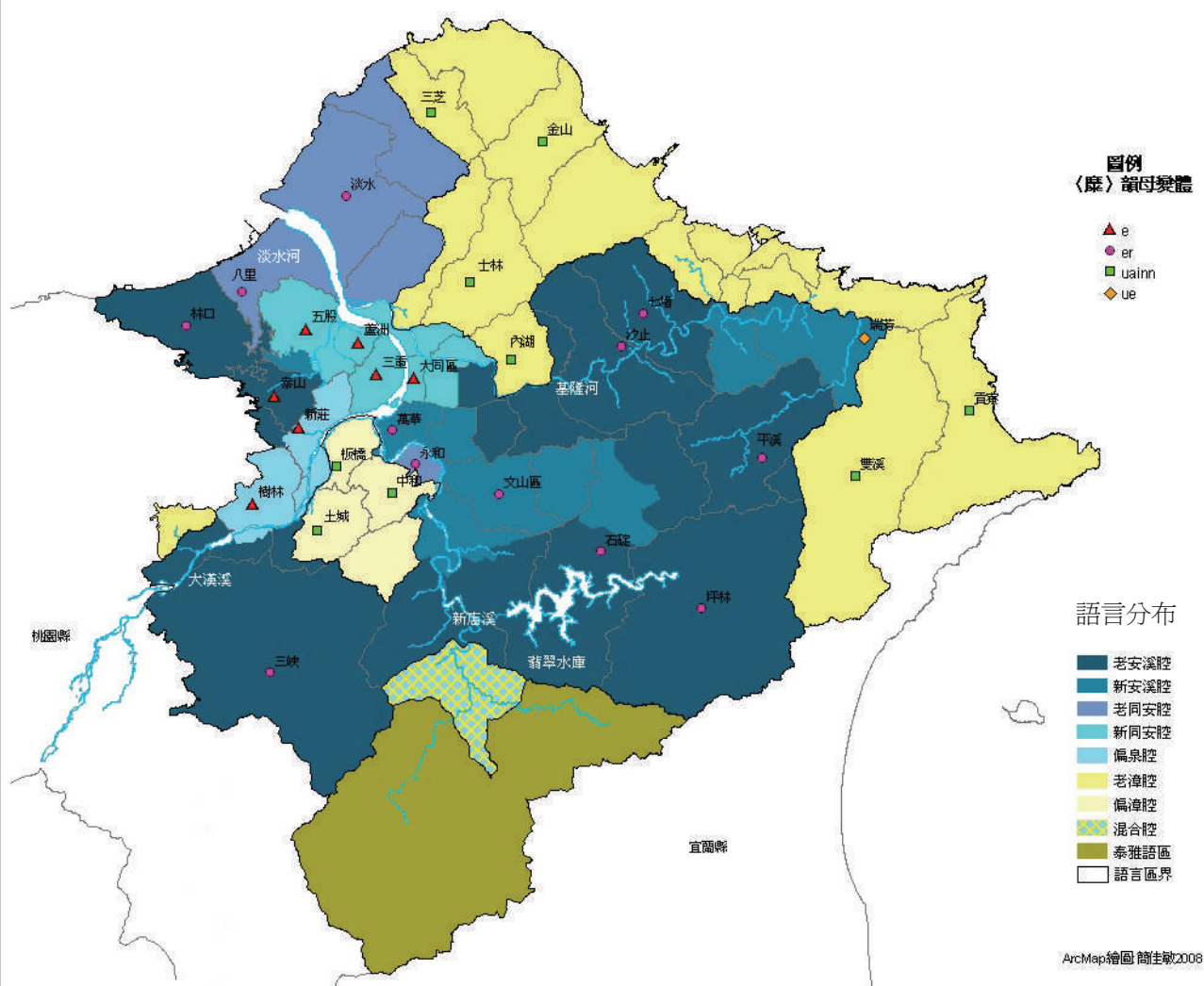




【附圖二〇】臺北地區「媒」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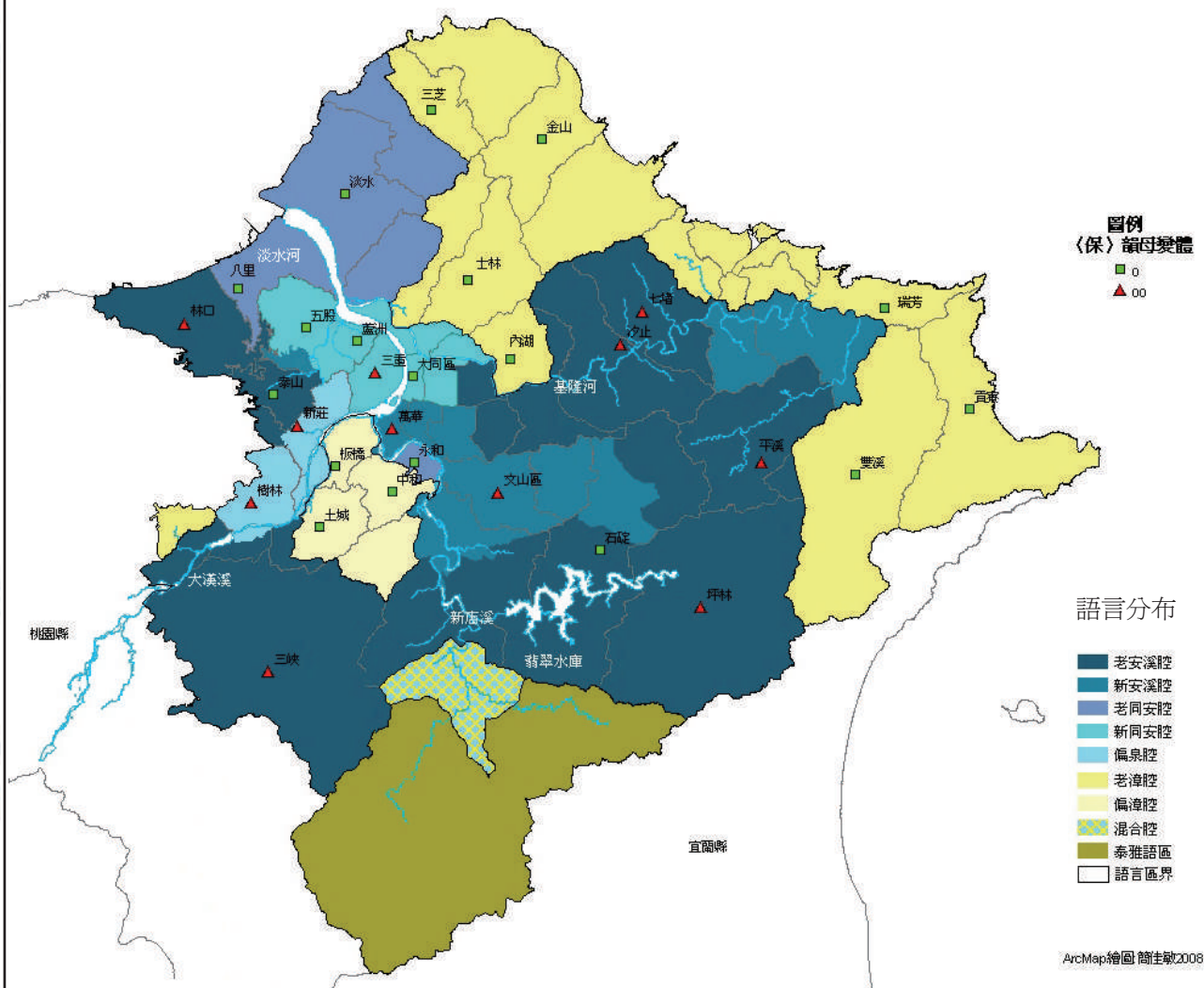


【附圖二一】臺北地區「糜」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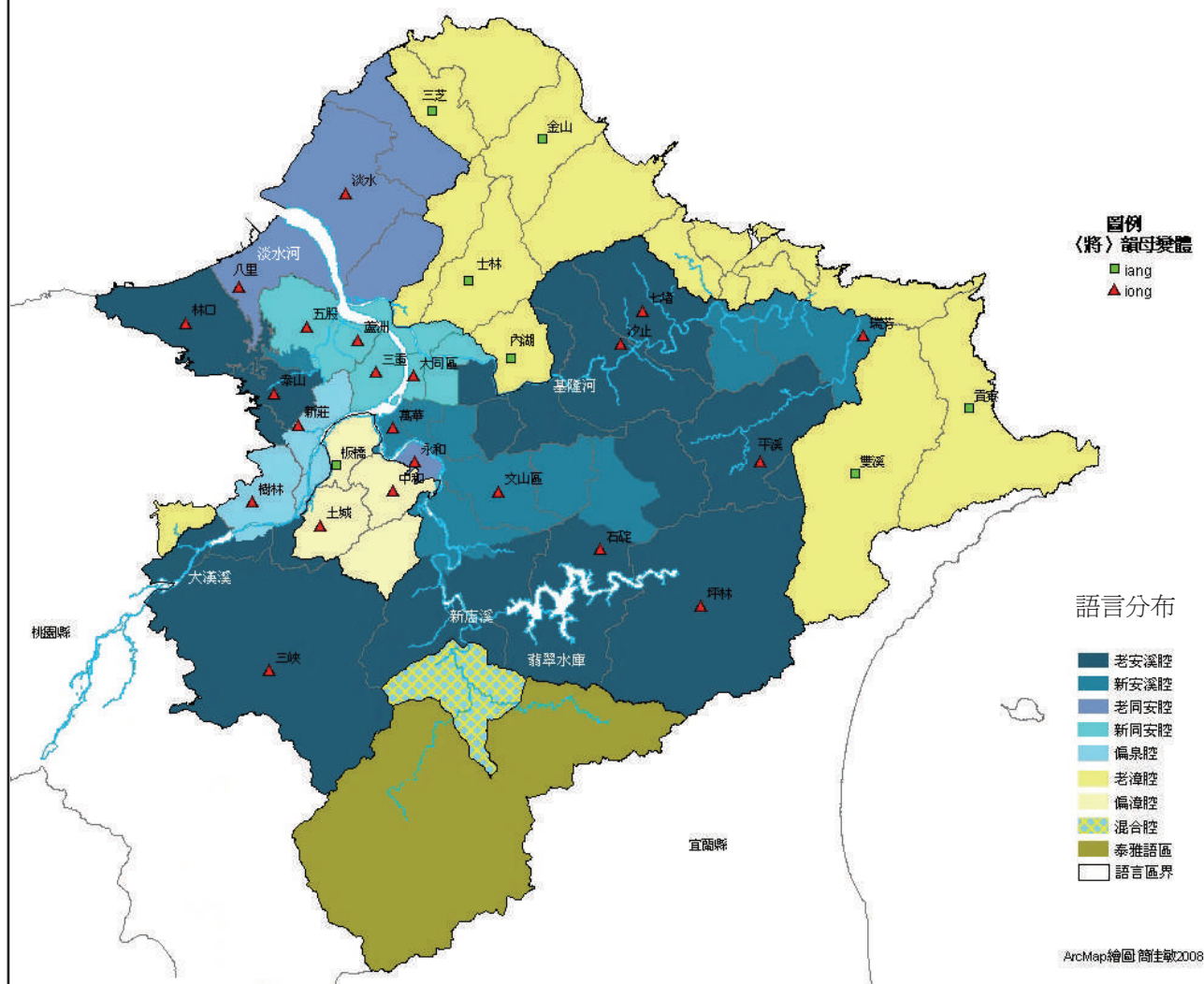




【附圖二二】臺北地區「保_底」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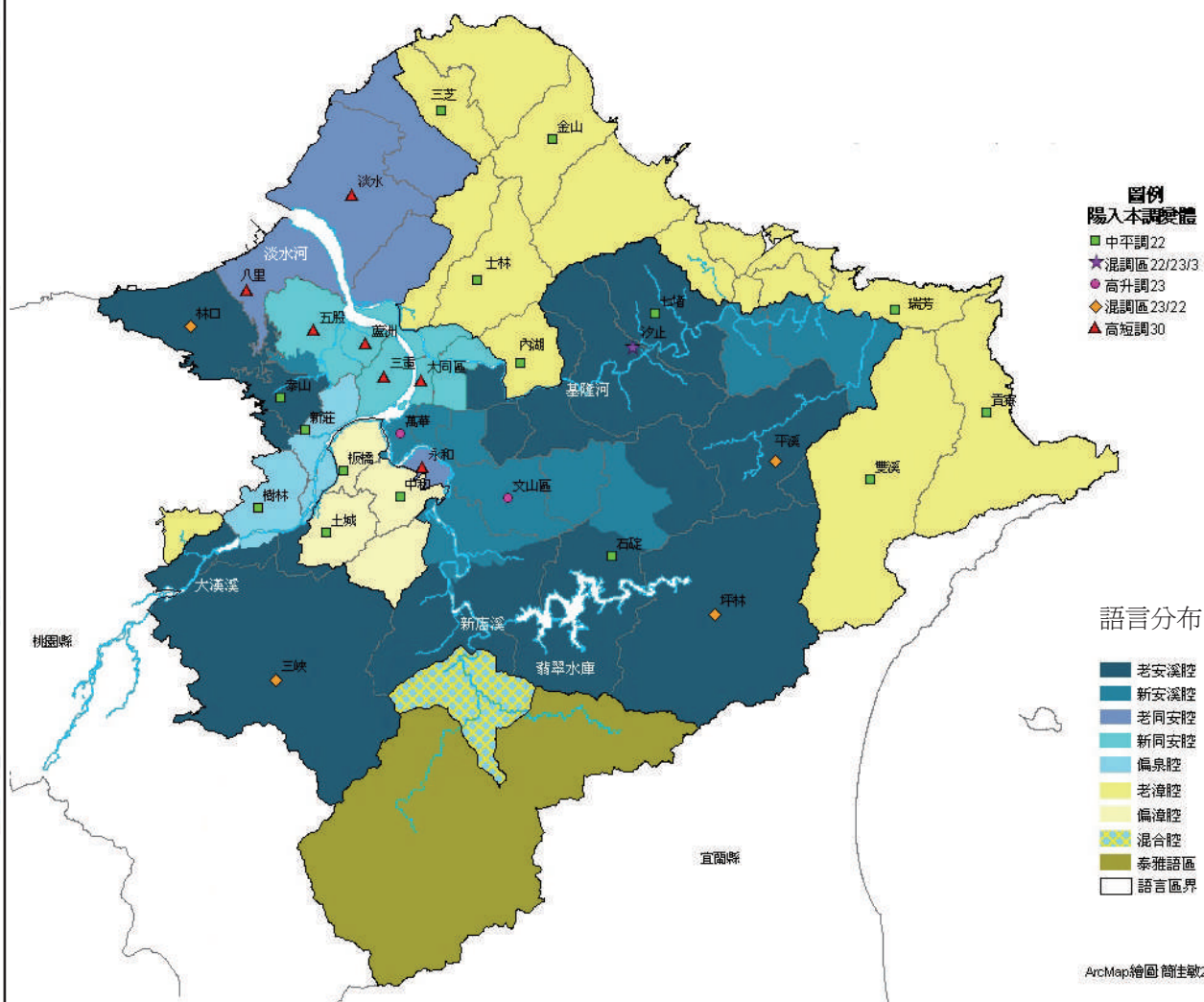


【附圖二三】臺北地區「將_來」字韻母變體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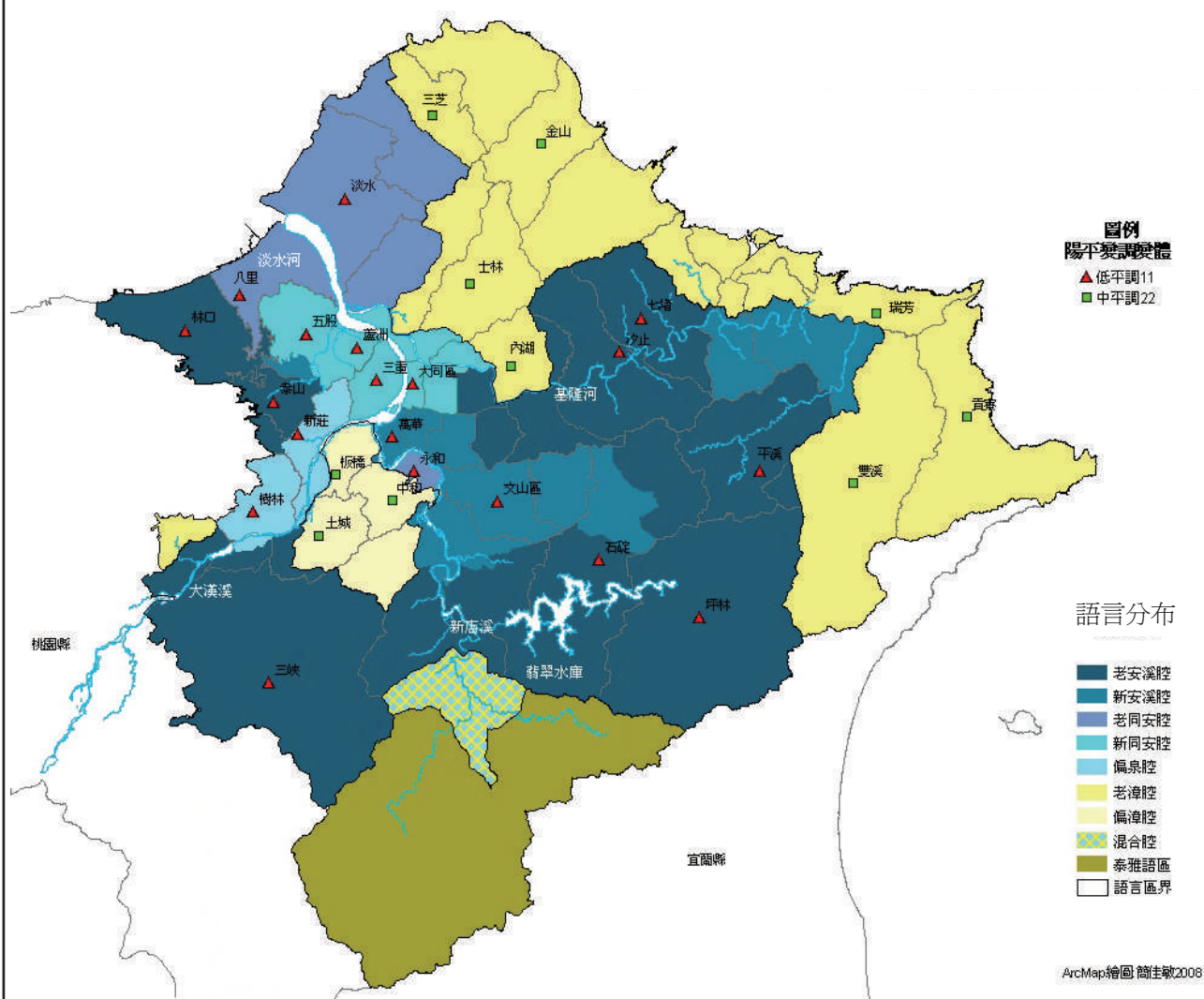




【附圖二四】臺北地區陽入本調變體分布圖



【附圖二五】臺北地區陽平變調變體分布圖





【附圖二六】臺北地區閩南語方言分區圖

